



这个春天， 让我们播种自己的梦

文 / 岳秀红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春天，让我们播种自己的梦！

没有比春天更适合播种梦的季节。严寒的冬天已经过去，风和煦起来，阳光明媚起来，空气温暖起来，是大面积播种的时候了。还迟疑什么？立即播种我们自己的梦吧！春天播种我们自己的梦，就种下了美丽的未来；春天播种我们自己的梦，就种下了辉煌的理想；春天播种我们自己的梦，就种下了永远的希望！

没有比当下的时代更适合播种梦的时代。这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这是一个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与智慧为王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管是官员明星富豪或者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打工者，都有播种属于自己梦的权利，都有最终实现梦想的现实基础和条件。这样的时代，无论梦的宏大或者微小，都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都可能创造灿烂的未来！

没有比中国更适合播种梦的国家。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厚实积淀，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仁人志士的丰功伟绩，都是梦的前因和内核。在中国，你可以播种你的梦，我可以播种我的梦；石棉可以播种石棉梦；雅安可以播种雅安梦；四川可以播种四川梦。在中国，每一片土地，每一位个体，都正在或将要播种自己的梦。这些梦，最终汇聚成美丽中国梦！

这个春天，让我们播种自己的梦，播种这个时代的梦，播种美丽中国梦！

目录

CONTENTS



05	棉城故事	
	强渡大渡河（四川评书）	改编 / 张弗尘、赵又麟 执笔 / 赵又麟
	我的从军生涯——	一位川军二十四军战士讲述他不平凡的军旅岁月
		文图 / 鄢晓兰
	松岗山上的隐姓女侠	文图 / 谭 遴



20	藏彝走廊	
	尔苏藏族的歌声	文 / 赵良冶 图 / 王泽清
	晒佛节印象	文 / 程霓虹 图 / 蜀山沫水



30	沫水诗韵	
	水妖	文 / 赵川荣
	风吹着夏天（外三首）	文 / 赵 敏
	谁温暖了我（散文诗·外三章）	文 / 余元英
	秋天，我的那些思考（组诗）	文 / 李易农
	窗外（外一首）	文 / 范宏博
	时光如此（外三首）	文 / 赖杨刚
	棉城景秀	文 / 榭冲奖
	琥珀祭	文 / 子 云
	秋天的童话	文 / 殷志学
	独处也是一种享受	文 / 杨春蛟
	芳香爱心	文 / 姜驭坤
	阳光石棉	文 / 张 华
	安顺古镇	文图 / 周万龙



48	文海拾贝	
	小镇往事	文 / 刘学森
	报名	文 / 相岭传说
	带露生长	文 / 何 文
	昙花初恋	文 / 张莉华
	第十一个失踪者	文 / 闻 桑
	阳台上的琴声断了	文 / 刘泉深



72	百花竞艳	
	人生好短	文 / 刘 坤
	有梦想就会有追求	
	——我的“中国梦·教育梦·教师梦”	文 / 胡芳彬
	安顺儿女	文 / 陈万孝
	谈无为	文 / 孙延浩
	茶马古道川滇线石棉段上的文化遗产概况	文 / 周万任
	四大妈夸儿媳（音乐快板表演唱）	文 / 韩兆云



86	文化动态	
	· 上海传媒心系我县文化建设	
	· 美罗乡建成省级示范乡镇综合文化站	
	· 我县举行少儿钢琴比赛	
	· 石棉县举行摄影知识讲座	
	· 我县蟹螺藏族乡猛种堡子、木耳堡子入选全国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 奥运健儿公益服务大行动进校园活动在安顺八一希望小学顺利开展	
	· 我县扫黄打非之“秋风”行动取得战果	
	· 2013年雅安市省级示范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推进会在安顺场召开	
	· “清风廉韵 阳光石棉”书法美术摄影展正式展出	
	· 文化惠民暖冬行 春晚海选百姓乐	
	· 大渡河畔展宏图——石棉县灾后恢复重建掠影	

棉城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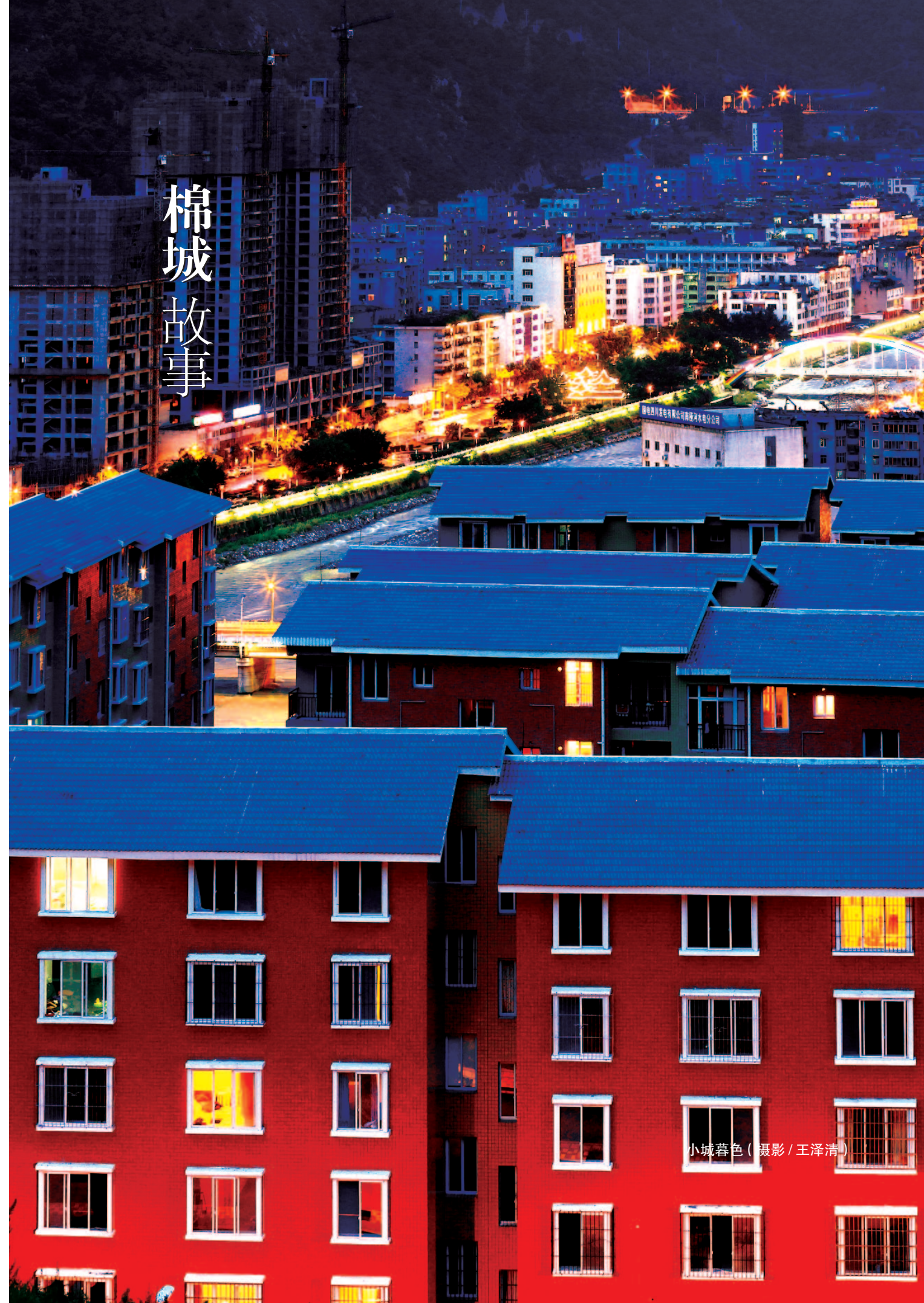
主管单位 中共石棉县委宣传部
石棉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局
主办单位 石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石棉县文化馆
编辑出版 《石棉文化》编辑部
地址 石棉县长征路青少年活动中心6楼(625400)
shimianwenhua2011@163.com

编委会成员

顾问 王加良 曾令举
双志云 李权易
主编 李健强 及康生
副主编 赵 红 姜成强

执行主编 王泽清 周万龙
责任编辑 鄢晓兰
通联 陈林芬 欧阳建梅
文字编辑 鄢晓兰 岳秀红
插图 李万龙 马 欣
校对 欧阳建梅 黄华峰
设计制作 成都睿品设计

准印证号 雅内印(2012)字第71号



小城暮色(摄影/王泽清)



插图编制 / 马欣

强渡大渡河 (四川评书)

改编 / 张弗尘、赵又麟 执笔 / 赵又麟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悬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诸位：要问今天讲的是哪一段，且听我把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表一番。

那是一九三五年的春天，自党的遵义会议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由贵州转战云南，五月初巧渡天险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党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后，团结全党全军继续胜利向大渡河挺进，经过大小凉山，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几百里后，到达冕宁。红军先遣团接受了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人人心急火燎，个个摩拳擦掌，连夜冒雨急行军，向大渡河渡口安顺场进发。全军指战员踢出飞毛腿，迈开铁脚板，不怕山高陡坡，不顾雨大路溜，在那黑嗡嗡的刺笆笼笼蕨鸡荒荒头如履平川，一蹿就是一百六十多里，翻过菩萨岗，穿过擦罗海洋汇，经苏家街爬上马鞍山垭口，离安顺场就只有十几里路了。

这安顺场乃是河道七场的中心，背靠营盘山，面临大渡河，形势险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彻底粉碎敌人阴谋，实现我党北上抗日的目的。我工农红军必须强渡大渡河，渡口就选在安顺场。当年，这安顺场乃是地主赖执中的天下，方圆几十里全是他家地盘，老百姓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烂襟襟，吃的是清汤汤。那个日子硬是哑巴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啊。再加上国民党部队在这一带抓丁、派款、拉夫、抢粮、估吃霸奈、更加整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在这小小的安顺场周围，敌人为了防我红军渡河，已设重兵把守。蒋介石疯狂叫喊什么“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他一面叫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国民党将领率领几十万部队从后面追击红军，一面又命令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派出“精悍部队”，扼守大渡河沿岸。霎时间，安顺场上乌云滚滚，杀气腾腾，河西安顺场这边有一个营布防，上游泸定桥附近有刘文辉三个团；河对岸安靖坝还有一个团把守渡口，下游三十里老鸦漩到草八牌一带，还有杨森的两个团防守，再加上民团、土匪、袍哥武装，硬像菜叶子上的天燕子，密密麻麻起坨坨，沿河两岸，碉堡林立，工事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封锁了道路，控制了渡口，所有的渡船都被匪军烧的烧了，抢的抢了，只留了一条船供他们来往巡逻使用。刘文辉的兵二哥跟杨森的烂丘八为了争船，还在河边干了一仗，真是“为了争船渡，

内伙子打燃，你也不认黄，我也不手软，有的打断脚，有的夺瞎眼，结果船撞烂，当官的日决惨。”且不管它狗咬狗。再看这大渡河有两百米宽，三、四丈深，两岸悬崖绝壁，高耸入云，如刀劈斧削一般，对门河坎是十几丈高光麻麻的陡坡，抬头一望，帽儿都要落。那年春雨发得晏，才涨头河水，只见那河头狂风呼啸，河水奔腾，一个浪子跟到一个浪子，劈头盖脑往下冲；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扑天洒地往下闯，急流冲上险滩，哗啦！哗啦！昂得震耳，浪子打着岩石，轰冲！轰冲！响得赫人。一秒钟四公尺的流速，硬是眼睛一眨，它就漂了多远一截，况且，这河水又是从关外流出来的雪水，五黄六月都冷得侵骨头，还没有走到河边，就觉得寒气逼人，不要说过河，身体不好的人，在河边站一会儿，都觉得头昏眼花心发慌。蒋介石做梦都想凭这大渡河天堑困死红军。他拨好如意算盘，洋洋得意地摸着光溜溜的秃头，狂妄叫嚣：“哼哼，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你共军就是插翅也难飞。”

“共军就是插翅也难飞”！在蒋介石冲壳子、夸海口的时候，赖执中也正在安顺场的公馆里，举着酒杯欢宴他的难兄难弟狐群狗党，“嘿嘿！诸位，我料这红军是走不出海子边彝区的，更走不拢安顺场的了，就是走拢了也无船过河呀！”一个酒糟鼻子营长，听到赖专员吹牛皮说大话，也得意忘形地随声附和：“老兄高见，用不着紧张，共军就是来了也不会有多少人马，兄弟我是完全可以应付的。”众匪军骚吹一阵，一个个酒醉饭饱，烟瘾过足，各自寻欢作乐去了。呸！这些龟儿子杂种简直是蚊子咬菩萨——认错了人。在共产党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红军战士英雄汉，英雄面前无阻拦，纵有千难与万险，休想吓倒先遣团。我工农红军出师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斩关夺寨，所向无敌，这大渡河且能阻挡红军前进的道路。

这时，我先遣团党委根据先遣指挥部：“连夜奇袭安顺场，夺取渡船，强渡过河”的命令，决定由杨得志团长率领一营先夺取安顺场，然后实施强渡，黎政委带领二营从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摆起一副要在下游过河的架势，以便吸引安靖坝敌军主力，牵制敌人。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这时，离天亮只有几个小时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二营，三营各自执行任务按下不表。且说杨团长率领的先遣

团一营，兵分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下马鞍山，把安顺场包围得水泄不通。敌人一下子就成了坛子头的乌龟，安顺场的守敌不按红军来得这样神速，几个歪戴帽儿斜挎枪的伪军官，还在屋头打乱戳（四川长牌），口令一传，我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那哨兵还在打梦脚，看到黑压压一大片，还默到是前来增援的兄弟部队，咱们的尖刀兵大吼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话音未落，一个箭步冲将过去，这家伙还没有搞赢拉枪栓，就当俘虏。另一个哨兵正在啄瞌睡，晃儿糊稀听到吼声，吓了一跳，魂头都摸不到，爬起来就是一趟子，边跑边打枪，惊动了白匪帮，可是他们已经晚了，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吼叫起来，哒哒！哒哒！嘟嘟！嘟嘟！整个安顺场噼噼啪啪响成一片，就像三十晚上放火炮一样，好不热闹，不到半个钟头，两个连的敌人，就像一背砂锅滚下崖——全部报销了。杨团长又带领一连向敌人纵深迂回猛插，正在赖执中家碉房楼上打麻将的伪军官被枪声惊动，“外面咋个在打枪呢？”还没有搞清楚是咋个一回事，有的连牌都顾不得丢就吓跑了，有的抓把赌注想往外跑，简直是抓手骑马——抓不到缰，杨团长已率领一连如神兵天降，闯进门来，“站住！不许动！”几个敌人规依伏法，不扳不举地当了俘虏，这一下安顺场的国军简直成了豆渣打汤——浑做一锅了，杨团长刚指挥打扫好战场，在赖执中公馆里设下了团指挥所，突然听到“那一个”的喊声，通讯员一听不对头，赶忙举起枪来迎上去，“不许动！缴枪不杀！”果然，硬是敌人送货上门来了，他们还没有摸到火门，就乖乖地放下了武器，你说，这是哪个搞起的呢？原来这是三连从场口撵过来的散兵游勇，他们一碰到红军就吓得脚蹬手软，丧魂落魄，拼死老命地跑，越怕死就越往死路上跑，本来跑到赖家碉房头保险，结果成了飞蛾扑火，自投罗网。再说，红三连从另一头攻占安顺场，趁着天黑，悄悄插到场口，只听得几声狗叫，几点灯火闪烁，三连长还以为敌人有了准备，把细一听，隐隐约约听到传来阵阵鞭打声和呻唤声，咦！咋个喃？原来，这安顺场上游一个叫宋聋子的穷苦农民，前几天从冕宁那边借粮食回来，向乡亲们摆谈了那边红军公买公卖，秋毫无犯，打富济贫的事。那晓得这话传到驻军耳朵里，说他私通共匪，煽动民心，宋聋子就被捆起来，打得鼻青脸肿，鲜血长流，

关进了土牢，今晚上敌人把宋聋子绑在黄葛树上拷打，天亮之后就要砍头示众了，树上还插着一个写着“私通共匪者斩！”的斩标。面对这种情况，三连指战员，人人满腔怒火，个个义愤填膺，一声“打”！战士们像山洪一样冲向敌人，只见战刀挥舞如斩瓜切菜，只听得枪弹齐鸣似风卷残云，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一排长从黄葛树上救下了宋聋子，又紧随部队追歼逃敌，连部文书收拾战场，把那个斩标改为“屠杀工农者斩”，插在被击毙的伪军官尸体上，在黄葛树侧边的磨房墙上，写下了几行大字：“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打到土豪，赤化全川。”这红光闪闪的大字，照亮了安顺场人民解放的道路。

打！为了北上抗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打！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打！用战斗为十万红军开辟胜利的道路！

就在一连、三连分别从场口两头打进街上的时候，一营孙营长带领二连侦察排从河边搜索过来，发现有几个白匪军跟头扑爬，贼呵呵地朝到河边上跑，“咦”！孙营长马上意识到，一定是敌人想趁机渡船逃过河去。这是唯一的一条渡船，是我军渡河的主要工具，决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立即命令曾排长消灭敌人，夺取渡船，曾排长带领侦察排猛地扑向河边，狡猾的敌人，吓慌了手脚，顾不得解开栓在大石包上的缆绳，捞起蒿杆就要撑船，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曾排长手起枪响，“啪”的一声，就把那个撑船的白军送下河去了，另外两个白军见势不妙，拿起菜刀就要砍缆绳，其余几个白匪军也不死心，正在向我军开枪。，我侦察排的英雄们在曾排长“只能消灭敌人，不能损伤渡船”的命令下，奋不顾身，一齐冲向岸边，打败了残敌，缴获了渡船，天亮前胜利结束了强占安顺场渡口的战斗。

红军解放安顺场以后，紧抓进行群众工作，为渡河战斗打下基础，一面打开赖执中的粮仓，把粮食分给吊起锅儿甩的穷苦老百姓，一面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消除群众顾虑，老乡们看到红军硬是巴适，的确跟那些白匪军大不相同，从内心里佩服、爱戴、拥护。听说红军需要船工，由宋聋子带头，开得来船的纷纷报名，踊跃支前，这时，我先遣团全力以赴，积极安排渡河的准备工作的，在这之前，先遣团党委为了胜利完成渡河任务，曾反复研究过几种渡河方案，首先是

插水，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波浪滔天，难以下脚，其次是架桥，水急浪高，泥沙滚滚，连个木桩都栽不稳，唯一的办法还是依靠渡船，但我军缴获的一条渡船，长不过两丈，宽不过五尺，只能容纳二三十人，河对门又有敌人的主力部队以坚固的公式和碉堡严密防守，必须组织一支坚强精悍的渡河先遣队，战士们一听说要组织渡河先遣队，人人摩拳擦掌，个个欢喜若狂，一下子把孙营长团团围住，尽都想当先遣队员，各班的“请战书”、“决心书”、“保证书”一摞摞的朝团部送，这时，河对门的敌军，已经察觉到我们的行动，正在加固工事，准备堵击我们，兵贵神速，必须在对岸敌人准备不及的情况下，一举强渡，先遣团党委决定在二连选派人员组成渡河先遣队，二连长熊上林马上把队伍带到我军团部驻地，由孙营长宣布批准名单：二连长熊上林、二排长罗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明、名字刚一念完，十六个勇士蹦地跨出队伍，站成一列，只见这十六个好汉，一个比一个登笃，一个比一个拽实，特别是熊连长自长征以来，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这次组织渡河先遣队，又是一马当先。大家精神抖擞，斗志高昂，等待首长下达命令，突然：“哇”的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边哭边喊：“我也要去，我一定要去！”你道此系何人？原来是二连通讯员小张，名叫张万清。你不要看这小鬼虽然只有十七、八岁，但是长得又高又大，赛过二十几的大小伙子，这娃儿苦大仇深，这次听说上级要组织渡河先遣队，早就表示了决心，可是刚才孙营长把名单念完了，还没的他的名字，又看到连长都去了，急的一下子就哭起来了。部队首长被他的表现感动，同意了他的申请，他赶忙擦掉眼泪，破涕为笑，飞快地跑进了勇士们的行列。

一支英雄的渡河先遣队组成了，由二连长熊上林担任队长，十七个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几个手榴弹，随带作业工具，准备第一船渡河，船工们早已作好了开船的准备。为了掩护渡河先遣队胜利强渡，杨团长在前沿阵地观察了对岸敌人的活力配备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压倒对方，把炮兵连的三门“八、二”迫击炮和八、九挺重机关枪，布置在有利阵地上，又抽调一部分轻机关枪来增强火力，

集中各连的特等射手、神枪手也都分别进入阵地。这时，一切准备就绪，部队首长再次来到河边向十七勇士作最后的战斗员“同志们！这次渡河，既艰巨又光荣，它关系着数万红军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只听得十七个人一个声音：“坚决完成任务！”杨团长看了看表：“嗯”预定的渡河时间已到，随即下达出发命令，岸边的同志们看到自己的战友跨上渡船，顿时群情激奋，船工们掌的掌舵，搬的搬东西，渡船如离弦之箭向河心划去。

勇士们一上船立即投入战斗准备，熊队长反复勉励同志们，在这次渡河战斗中，一定要发扬我军机智顽强，英勇善战，有我无敌的光荣传统，夺取辉煌战果，向全军报捷。大家表示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在正面开始渡河之前，下游黎政委率领的二营已经向安顺坝守敌开展了佯攻，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水花飞溅，烟雾弥漫。敌人以为我军主力要在那里渡河，吓得手忙脚乱，不顾一切盲目还击。原先那个叫赖执中不要神经过敏的酒精鼻子匪营长，此时早已沉不住气，他暗自盘算，共军这番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一仗必定凶多吉少，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主意打定，急忙把嘴筒子凑到副官耳边，如此这般一番，这两家伙急急如丧家之犬，慌慌似漏网之鱼，逃之夭夭，溜之大吉。暂不提匪营长乔装改扮临阵脱逃。

却说，这边欢送勇士登船不打紧，惊动了渡口对岸的白匪军，顷刻之间，向我渡船猛烈射击。杨团长亲自指挥，立即命令炮兵：“打！给我狠狠地打！”。神枪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巴不得两下把炮弹送过河去。听到命令“通”“通”两炮，敌人的碉堡已经飞向半空。我军轻、重机枪也一齐开火，炮弹一个接着一个飞向敌人碉堡，炸得碉堡偏偏倒到开不起腔，子弹像漂泊大雨洒向白军阵地，打得白匪栽倒工事里头不敢抬头。几个船工乘此机会拼命使劲划船。由于水大浪急，船在河中颠簸进行，非常吃力，周围团转是子弹打起来的浪花。岸上全体指战员一面用火力掩护，一面全神贯注地盯着木船行进。突然“轰”的一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一个巨浪腾空而起，硝烟弥漫中但见渡船摇摇晃晃，差点翻转，船梢被弹片打了碗口大一个洞，顿时就像开了闸门，河水立即涌入船舱，眼看就有船沉人沉的危险。此时，船在河中进行，一无工具，二无材料，这又如何抢修

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宋聋子二话没说，脱下身上的羊皮褂子，裹成一坨，塞到洞口，堵住了漏船。霎时间，渡船随着巨浪颠簸起伏又慢慢平稳下来。熊大队长立即命令渡船加快速度，向对岸猛进。对岸山上的白匪居高临下，集中火力，企图封锁渡船阻止登岸。我十七勇士冲过一个个巨浪，避开一阵阵弹雨。在这惊涛骇浪中，灵活机智继续奋勇前进。突然，战士小张手杆挂花，鲜血渗出衣袖，只见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紧握手中武器，两眼瞪住对岸，侧边熊队长正要为他包扎伤口，他却说一点小伤不要紧，你赶快稳住船身。注意敌人乘机袭击。由于通讯员小张负伤，引起了船上小小的波动，渡船飞快向下游滑去，“砰”的一下，撞在一个大石包背后的漩涡里，那就糟了，幸好刚才船工乘了一把，船未撞烂，只是船头撞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几个船工跳下船来，站在滚滚急流中的石头上，拼命用背抵到船舷朝外挡，船上的人也用蒿杆使劲撑着。经过一场激烈搏斗，终于使船离开礁石，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继续前进了。这时渡船离对岸越来越近了，已经能够听到敌人的嗥叫。勇士们不顾白匪军的疯狂射击，在熊队长的率领下，一齐站了起来，准备凫水上岸，就在这关键时刻，下游那几户老乡的房子里，突然冲出一股敌人涌向渡口，妄想把我军撵下河去，“哼”！这才是飞机上放鞭炮——响（想）得高哇，杨团长立即下令：“给我轰”，神枪手赵章成又送了两发炮弹过去，不偏不斜，端端打在敌群中，打得敌人呻唤连天，喊爹喊娘，接着神枪手李德才的重机枪也抵到火的干，打得敌人东倒西歪，连滚带爬。“打”只听得机关枪哒……地响个不停，只见那敌人一个个只恨他爹妈少给他生了两只脚，不要命的跑啊。我军在猛烈火力掩护下，未等渡船靠岸，熊队长便率领十六个勇士飞步跳入河中，涉水冲上岸去，势如破竹，打垮了扑过来的敌人，占领了渡口的前沿阵地。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还想负隅顽抗，企图趁我立足未稳，把我渡河勇士消灭在岸边。我们的炮弹、子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十七勇士同时甩出一排手榴弹，打出一阵冲锋枪，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这时十七勇士一声怒吼：“杀”！出阵地猛扑敌群，十七个手榴弹一齐丢出去，十七挺冲锋枪一齐打过去，十七把大刀银光闪闪，左劈右砍，此起彼落，杀得白

匪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尽管那几个白匪军官在后头持枪督阵。莽起叫喊，那些白匪军还是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有的干脆举起手投降。我军胜利地控制了渡口，红旗插上对岸。船工们早已调转船头，接二连三，一船又一船把部队陆续送上对岸。我军乘胜追击残敌，在渡口下游又缴获了两只渡船，于是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了大渡河。

红军先遣团强渡大渡河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飞夺泸定桥。五月二十五日泸定桥被我军四团

胜利夺取了。红军没有翅膀也飞越了大渡河。蒋介石企图把我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壮举，将永远为人们传颂，这正是：

大渡天险谁曾过，
况有重兵紧封锁，
工农红军英雄汉，
青史永载风流歌。



插图编制 / 马欣



我的从军生涯

——一位川军二十四军战士讲述他不平凡的军旅岁月

文图 / 鄢晓兰

参军

我叫杨秀云，石棉县先锋藏族乡金坪村二组（原安顺乡先锋堡雷坪子）人。1949年5月，刚满17岁，母亲给我一升面粉让我单独生活。我不同意，一升面粉让我怎么活。和母亲吵了一架后，赌气离家出走。一路上心里很是生气，不停埋怨母亲对我不公平。走到流河坝时，我被川军设在这里的鸦片检查站士兵拦住，其中一个当官的对我说：“我是马向征，是他们的连长，小鬼，跟老子当兵不干？”我正在气头上不想回家，便说：“干就干，当兵有好恼火嗦。”就这样我参加了川军，进入军队后被分配到炊事班。

每天炊事班事情做完后，我就看其他当兵的如何操练，不久便学会了操练的全部科目。两个月后，连长马向征看我好学又机灵，安排我做他的警卫员，每天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等。每天跟着连长跑，不久便知道我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我所属的连队隶属于136师407团，团长张永锡，师长伍培英。我们团部设在汉源富林，营部在安顺场。

当兵2个月后，我参与了一项特殊任务——从西昌运鸦片到汉源。此次鸦片数量大，共用了16匹骡子驮运。为确保鸦片安全到达汉源，我们整个营被调往西昌负责鸦片的运送和保护。从西昌到冕宁县，一路都比较顺利。到达冕宁县，为了加强翻越托乌山时的

护卫力量，冕宁县保安队也参与了护送，一直安全护送我们安全翻越菩萨岗后才回冕宁县城。由于运送队伍庞大，翻越托乌山时引起当地彝族的注意，当保安队撤走后，在栗子坪大营盘有几百个想抢鸦片的彝族便围了上来。此时营长果断将部分骡马上的鸦片掉包，给他们留下装鸦片的空口袋迷惑他们。扔下装鸦片的空口袋后，我们营快速行军，迅速渡过南桠河，同时将河上的木桥撤除。刚拆除完，对岸的倮倮发现口袋是空的后，便朝我们开枪。此时我们知道他们无法过河，在营长的命令下我们隔河朝他们还击，我没有枪就躲在一个石头后面避免被乱枪击中。刚开火不久便听到对岸“哎呀哎呀”地呻吟，有几个人被打中。因为力量和军备悬殊，抢鸦片的彝族打不过我们，便撤走了。但他们并不甘心，因为他们的同伙被打死，为发泄心中的怒火，他们当天便跑到冕宁县城报复保安队，将保安队打到西昌去了。我们圆满完成任务将鸦片护送至汉源富林交给雅安来的队伍后，就地驻扎。

经历这次战斗后，第二天我跑到连长房间，找到连长要求不干警卫员了，连长说：“干得好好的，为啥子不干？”我说：“我长这么大都没有好好服侍过我的爹妈，你要我天天服侍你，要是哪天不小心死了，才划不来哦！”无论他怎么说我都不同意。最后把我安排在一排二班做一名普通士兵。

起义

1949年12月，我们营调往西昌，有一天师长伍培英向全师宣告起义参加解放军。按照安排我们营负责抢蒋介石设在西昌的军火库。营长迅速作战前安排，并告诉我们：“兄弟们，要打仗了，今天去抢军火库，谁抢的就是谁的。”我们很多人没有枪，知道起义后要打仗了，为了能抢到好枪和弹药，在营长的带领下，火速包围了军火库。军火库只有一个班的守卫，我们连第一个冲进军火库，缴了他们的枪，他们拒绝打开军火库的大门，连长命令就地将他们全部枪决。将库房门用铁锤砸开后，大家便一窝蜂冲了进去。一阵乱抢和乱骂声后，我抢到一支中正步枪和一箱子弹。

由于害怕国民党飞机轰炸，加之接到上级命令到汉源阻击由乐山方向过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南逃部队，当天我们便全部退出西昌。我们营走冕宁翻托乌山，而师长伍培英则跟随三营走越西，经晒经关到汉源。走了一天一夜后，我们在汉源汇合。汇合时三营的人全部只剩下一条内裤，原来在过晒经关时，他们被几百个彝族包围，为了节省时间和避免伤亡，部队没有还击，就被抢了个精光，驻扎在汉源富林川主庙。当晚我们将汉源娃娃营渡口的渡船全部破坏，并在白岩岗设了前沿阵地。

第二天，白岩岗的部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先头部队交上火，很快前沿部队就被打垮了，全部退回富林。敌人穷追猛打，直逼富林，我们只能利用富林街上的民房阻击。此时国民党空军赶来支援，突然一颗炸弹落在我们班躲藏房屋的墙角，将房屋炸塌。我们边跑出屋边说：“狗日的，幸好这个飞机扔炸弹没扔准，要不然全部完蛋了。”我们6个人迅速跑到公路上，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刚上公路就碰到五个国军。距离很近，大家非常紧张，我们中的一个老兵仔细一看是几个女兵，紧绷的那根弦也就稍微放松了一些，说：“妈哟，怕啥子哦！女人有好凶哦？婆娘伙，鸡公大点气力。我们一个打一个还怕打不赢嗦。你们两个小鬼先不上，我们四个先上，看我们咋个收拾她们。”他们四个便冲了上去，只见那些女兵跳起来朝他们脑袋扇了一耳光后，就被全部打到在地，嘴巴和耳朵马上出血，立刻就死了。我看到此情景被吓坏了，全身紧张，心里想：“完了，这些女兵咋这么凶哦，从来没有见过，肯定是保护蒋介石的，这下死定了。”我

害怕至极，马上说：“我们是不跟你们这样打的哈，要比枪你们就离得远点，我也离得远点，我们过枪瘾。”她们见我们俩岁数小没有动手，就同意了，趁大家距离拉远后，我们俩撒腿就跑。我们师打不赢他们，一晌午就把我们全部赶出了富林。部队只好渡过流沙河，驻扎在娃娃营的后山一带，隔河阻击。

当天晚上这一个营的女兵驻扎在富林，没有再攻击我们。第二天一早，我们部队在娃娃营后山上挖战壕，准备阻击。刚开始挖时，敌人开始进攻了，瞬间迫击炮弹便落在我们的阵地上，班长被河对岸射过来的子弹击中头部牺牲了。见此情景大家丢弃了阵地，往萝卜岗山上跑，那些女兵也顺利渡过流沙河。经过交战大家都知道女兵不仅枪好炮好，而且身手也好，都不愿意去堵截她们。但为了延缓她们渡河的时间，当官的决定派出小股部队进行袭扰，派出去袭扰的部队，大多都狼狈地回来了。轮到我们班出击了，我们从山坡上下来，选择一处较为隐蔽的地方，全身插满野草埋伏着。当官的下的命令是每个人必须打完50发子弹才能够退回来。伪装好后，便开始开枪。枪一响，天上就来飞机了，炸弹全都扔到了大渡河，河水被炸起来几丈高。大家看到此情景，加上领教过这些女兵的厉害，所以不敢露出头瞄准射击，全部都是乱开枪，待50发子弹打完后，全都安全撤离了。敌我力量差距太大，我们无法阻击这些女兵，她们当天便全部渡过大渡河，往西昌方向去了。

女兵过河后的第二天，解放军派来了代表，指挥我们堵截从乐山方向过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大部队，我们全师立即开赴马烈、皇木等地占据有利地形。当天国民党军的大部队就过来了，我们和国民党部队交上了火。打仗时，当官的全都跑到离阵地较远的地方躲着，只派有一个副排长在阵地上协助解放军的代表。

由于装备差，官兵也不齐心，导致战斗力不高。国民党部队装备比我们好很多，他们一强攻我们，我们便被打垮，全师翻山从枷担湾撤往清溪方向，国军就攻到清溪，为了彻底击溃我们。我们又往大山上撤，待他们走后，又从山上下来偷袭国民党后续部队。但还是交手没有多久就扛不住了，就这样我们上下枷担湾三次。在汉源堵截国民党部队约一个月后，接到解放军的命令，要求我们师向雅安方向攻击前进，到雅安与解放军汇合接受整编。

全师从清溪的大山里出发，准备翻山从夙仪堡到荣经县城。翻越大相岭，接近荣经夙仪堡的一个山坡时，我们遇到了一支由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组成的队伍，约有一个营。他们喊话叫我们加入他们，见我们不投降，便朝我们开枪。敌人火力很猛，在山梁上向我们射击，弄得我们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一直被压在半山上的山槽里。打了一阵见打不着我们，就从高处仍石头砸我们，我险些被砸中，又不敢抬头。此时心里想：“妈的，把老子整冒火了，你死还是死，我死还是死，你实在要怎死我，我就下决心要怎死你。”我从排长那里要了一发开花弹，这个子弹是在西昌抢军火库抢的。这种子弹打中人后弹头会爆炸，一箱子弹中配有十发，大多都被当官的拿了，平时是要不到的。在这生死关头，排长给了我一发。我将开花弹上膛，用枪尖将前面的树丫丫拨开看能不能看到他们。刚一拨开正好看见有一个当兵在往下看，我目测了一下发现可以打到他。我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瞄准后扣动了扳机，只听到山梁上“啊”的一声，然后立即趴下，听到敌人中有人在说：“干不得了，我们在这里不安全，狗日的好打我们。”等了一会儿后，山梁上的守军全退了，我跑过去看有没有打中敌人，爬到山梁上发现打中了，是个当官的，死得很惨，头被开花弹炸没了。我捡起他的两支手枪和弹夹，和队伍一起追击他们，在夙仪堡时，这些敌人被前来接应的一个营解放军部队和我们师包围，很快被我们打垮了，敌人被打死了不少，剩余的全往山上逃窜了。由于我们的任务是要成功突围出去到雅安，所以并未追击他们，而是和解放军一起往外打，沿途土匪很多，但大伙都知道只有拼命往外打才是出路。当天我们成功突围，来到雅安草坝接受了整编。至此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部队给我们发了一套军装、一双胶鞋、一支三八步枪、150发子弹、三个银元。

在雅安草坝整编完后，第二天我们被调往邛崃接受大整编和学习，这一天是大年三十。部队开往名山县城时，遭遇到了土匪，我们便攻击他们。同时从邛崃出发前来接应我们的解放军部队也到了名山县城，在合击下，土匪被打跑了。我们到街上时，发现街上放了好多锅，里面煮的全是猪肉。自起义以来大家就没有吃过一块肉，冲上去抢锅里最肥的肉来吃，也不管土匪是不是下了毒药。接应我们的解放军部队，并

未停下，而去追击土匪了。我们边吃着肉边往邛崃方向前进，当天就到了。整编后，普通士兵被编六十二军独立师，副班长以上的干部，被派往专门的地方接受学习。

整训结束后，六十二军发起了解放西昌等地的战斗，我们独立师作为预备队，没有打过什么大仗，解放西昌等地后，全军开赴云南剿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土匪，在云南每天几乎要急行军120里路，打了1个多月，一直打到云南边境上，才撤回了四川。

建设新中国

1950年9月左右，我们军作为修路大军开赴资阳临江修筑成渝铁路，接到的任务量很大，部队首长在做动员时说要修三年。修成渝铁路还是很危险的，我们部队修的地方在一条大河旁边，每天河对岸有土匪放冷枪骚扰我们。我们是全副武装修铁路，工地上架有机枪防止土匪偷袭，大家每隔两个小时轮班值守，只要对岸有枪响，就开火还击。十多天下来，战友牺牲了十几人，工程进展也很缓慢。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向上级汇报，上级同意抽出一部分兵力过河剿匪。我们到山上砍了一些楠竹做了三个竹筏，将我们营大部分战士运过去。过河后，迅速将土匪包围，展开攻击。由于大家在修铁路时被土匪骚扰凶了，过河后都抱着为死去战友报仇的决心，奋勇杀敌。不过这些土匪也很凶悍，有一个土匪被我们围在屋里，他拒不投降，负隅顽抗，有一个战友被打死，我的大腿还被他打中流了很多血。在做思想工作无效后，战友们端着机枪朝屋里扫射将其击毙。一盏茶的功夫，这些土匪全部被剿灭。没有土匪袭扰后，我们部队负责的工程进展很快，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将负责的工程全部完成。在工程竣工那天我们这些川军起义的战士受到表彰，共产党的领导说：“四川汉子虽矮小，但干事情忠诚、老实、能干、吃得苦。打起仗来也是一马当先，战斗力不可小觑，蒋介石竟将宝当成草，国军的损失啊！”

路修完后，全师被调往邛崃、大邑县一带驻防参与土改和剿匪。这一带的土匪非常厉害和狡猾，剿匪难度非常大。一次我们营接到任务到大邑县刘文彩公馆背军粮，我和我们班的两位战友作为尖兵在大部队前面侦察情况。在要到刘公馆时，突然有人朝我们开枪，走在中间的战友被打倒，我和另一个战友立即卧倒在

田里，观察土匪的动向，原来土匪就是刚才在田里挖田的那几个农民，他们趁我们不注意，便朝我们开枪。后面的大部队听到枪响，立即冲了上来，架起小钢炮和轻机枪向这些土匪开火，打了一阵后，一个土匪也没有打到，全部跑了。这下营长发火了：“同志们，我们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将这个乡的土匪剿灭干净”。部队将这个乡包围，挨家挨户搜查土匪，对拒不投降的土匪就地剿灭，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将这个乡里的一百多号土匪全部肃清。刚解放的四川，像这样平地起匪的情况非常多，经常有战士被土匪偷袭牺牲。

进军西藏

1951年底，我们军接到上级命令保粮进西藏支援第十八军，我们的车队在翻越二郎山时，遭遇土匪的

袭击，最前面的几辆车受损严重。一听到枪响，我们全部跳下车，部队首长把地图拿出来看了后，开始分配攻击任务。当地的一位老百姓向导对领导说：“你们如果要彻底剿灭他们，那么必须派一支部队从后山爬上去，上下夹击才行，如果从下往上攻的话，土匪打你的滴水枪，拿他们没有办法。”首长接受了他的建议，派我们连跟随他从后山爬上去，我们踩着齐膝深的雪用了几个小时才爬上山。上山后便从上往下打，下面的部队从下往上打，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将这一百多人的土匪窝全部剿灭，投降的土匪押到泸定县城时交给泸定县政府处理。随后我们继续向西藏出发，沿途也有小股土匪袭扰，但都被我们击溃。到达拉萨后，将粮食交到粮站，当天我们就离开了。回到成都，部队驻扎在大邑、邛崃。1952年5月我光荣退伍，从军生涯宣告结束，回家乡石棉县做了一名村干部。



(资料图片)



现已九十周岁，仍生活在松岗山上的当年“周氏”的孙女王桂芳老人。

松岗山上的隐姓女侠

文图 / 谭 遴

时间要追溯到1863年，这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上万天国将士，从宁远（今凉山州）方向来到了越西县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前后在安顺场苦斗40余天，最终面临弹尽粮绝，清军围攻，不少天国将士葬身于大渡河畔，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悲剧。

就在翼王石达开被清军诱骗落入圈套的6月下旬，许多天国将士已横尸在安顺场的山坡田野，翼王的十四王妃刘王娘也不得不抱子投河自尽。为了生存，

也有部分太平军将士寻机逃脱清军的屠杀，各自踏上了坎坷而神奇的人生旅途。有的隐入高山寺庙变为施主，有的奔向藏区成为牧民，有的成为山农，辛勤耕作，绿化荒山，繁衍后代……

也就在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沉浸在浓浓的腥风血雨之中，天空时隐时现的星星也似乎流下了悲痛的眼泪。翼王部下许多将士惨死在清军的屠刀下，具具体体的鲜血深深地渗透在安顺场这片肥沃的土地里。在静静的黑夜之中，分不清山有多高，

路在何方，只听到大渡河水滚滚东流的浪涛声。顺着下坝方向的山边，一个黑影十分吃力地移动着，她，踏过了横铺在地上的尸体，踩着一段又一段脚下的乱石，慢慢地摸索在丛林之中，凭借着淡淡的星光，继续移向山沟。她心中在想，眼下的艰辛，也许就会铺垫自己的生路，虽然跋涉在布满荆棘的山路上，但也可能已经摆脱了清军的追杀。凭着自己的勇气，她艰难地到走了半山腰的山沟处，并见到沟边一块平坦大石后，油然感到这里是一块喘息之地，于是随之放下身上的负重物件和背上的小孩，捧起沟里的清泉暂时填充了忍受多日的饥饿。凌晨3时左右，她爬进了飞水岩深沟里一个栖身的岩洞，顿时感到一股清新的山风扑面而来。并更加坚信，自己已经死里逃生，将会找到安身的地方。在岩洞里，似睡非睡，脑中一个梦幻接着一个梦幻……正在冥思苦想之中，伴随着东方展现的曙光，突然又听到后山上有狗叫的声音。此时，她心中一亮，立即起身朝着狗叫的方向离开了岩洞，并发现眼下还有一条山路，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又顿时迸发在心中。顺着山路延伸的庄稼地，远远地一家林荫相映的住户已经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她壮着胆子奔向住户家门。见到临门的生人，拴在柱上的一只大黑狗突然又汪汪地狂叫起来。主人余鼎山很快走到院坝，一边制止狗叫，一边瞅着这位不速之客，同时又热情地倒水招呼客人在堂屋入座。这时，金色的阳光已经洒进了余家院坝，院内的空气也显得格外新鲜……

见到这位来客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妇，不仅带着一个不到两岁的男孩，同时还挎着一个大包，带着马刀、梭镖和一支药枪，包内还有厚厚的几叠文书。尽管她已显得十分疲劳，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仍然放射出一种强盛的青春活力。辉映在阳光下，她深深的酒窝、红润的脸蛋显得更加美丽。长长的辫子已经打上了许多结子，虽然那和服似的衣着也被荆棘划了多处口子，粘上许多泥土，但她那大大的眼睛，苗条而健美的体态，让主人余鼎山越看越入了神。主人不断地打量着，既是惊奇，又十分疑惑。于是便问：“姑娘家住何方，姓甚名谁，为何来到我们松岗山上？”“大伯，说来话长，本人来得很远，因为家乡遭到劫难，是在兵荒马乱，死里逃生中来到这里，全家人已遭到清军屠杀，只剩下我和带着的侄儿。由于家中贫穷，没有学名，

只叫‘周氏’”。听了姑娘的回答，主人不断点头，显得十分同情。此时东方的红日已百尺竿头，松岗山上的片片庄稼也更加勃勃生机……

余家的灶房内已飘出了扑鼻的腊肉香味，原来，主人的老伴和儿媳正忙着打理早餐，并将饭菜摆上了饭桌。见此情景，自称“周氏”的客人暗暗激动，感到十分欣慰，明显的觉得余家人是很善良的老百姓。在余家人的热情招呼下，“周氏”抱着“侄儿”围坐在饭桌旁，多日的饥饿让她感到有一种无限的温暖。在饭桌上，主人余鼎山的老伴和儿媳不断为她夹肉夹菜，她在深表谢谢的同时，不知不觉眼眶已浸满泪水。怀中的“侄儿”也睁大了眼睛，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同时还拍起了幼嫩的小手，也惹得主人的孙子发出了阵阵笑声。吃饭间，余家人一直都在关切地问长问短，温暖的气氛使“周氏”感到特别亲切。在言谈中，余鼎山的大儿子余涛也插上话来坦诚地说：“我们也是穷人，幸好我们住在高山上，我们靠的就是山坡土地和勤巴苦做，才养活了这一家子……”在一顿饱餐之后，“周氏”牵着“侄儿”要帮助收拾和洗碗，主人老伴和儿媳始终拒绝，让她好好休息，“周氏”感觉很是过意不去。看着“周氏”穿的衣裤已经发出汗味并且破损，主人媳妇便找出了自己的旧衣旧裤叫她换洗，为她烧水洗澡，帮助她梳妆打扮。看着经过一番整理打扮后的“周氏”，余家人似乎觉得是仙女下了凡，给自家带来了福音和吉祥……

50多岁的主人余鼎山身体很壮实，过去曾经读过一些古书，每当农闲时节，也戴上老光眼镜看一些书籍。在他家农舍里，也似乎笼罩着知书达理的气氛。他，一家六口，女儿已嫁外乡独立门户。在家里除了六岁多的小孙子，全家人都是劳动力，儿子和儿媳已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虽然家住安顺场以南的松岗山上（今松岗村），但终年没有外界干扰，生活还算过得太平和实在，逢年过节，也总是饭菜飘香，充满了喜庆。

“周氏”带着“侄儿”不知不觉在余家一住就是六、七天，也好像余家就是自己的安身之处。在这几天里，主人余鼎山也经常前思后想，面对这位年轻美貌的“周氏”，心中也有很多疑团不得其解……她，是何方人士？难道真的实名就是“周氏”吗？为什么只身背着一个“侄儿”还带了三件兵器？她很不像一般农家之女，做起事来，非常麻利，走起路来，好似学过轻功一样，她

绝不是一个平凡之人。但主人余鼎山十分善良和明智，他没有对“周氏”打破沙锅问到底。“周氏”也十分深切地感到，在余家这多天，好像换了人间，内心既轻松又温暖，不仅自己的体重有了明显增加，“侄儿”的脸蛋也逐渐红润了很多，连余家喂养的黑狗也给自己摇起了尾巴。

有一天清晨，“周氏”在打扫完院坝后，就向带着微笑的主人说：“大伯，这么多天来，你们一家对我就像亲闺女一样，干脆我就做你的养女，跟着你们一辈子好吗？”余鼎山一边点着头，一边叫“周氏”坐在自己的身边，并亲切地说：“闺女，你的想法我很高兴，你年轻漂亮，又能干，要是我再有个儿子，你做我的儿媳妇该多好啊！你毕竟还要成家立业，还要过一辈子，让我给你想想看。”片刻之后，主人余鼎山高兴地说：“闺女，有了，离我家将近还有一里路程的后山坡上还有排行为王老五的王永富，还是单身汉，这个人也勤劳善良，为人忠厚，也是家中的主要劳力，现在只有二十四五岁，你去之后，他一定会把您当着宝贝来对待。”“周氏”默默无语，只是点头表示对主人的好意。

时隔一天，吃过早饭之后，余鼎山拿着自己的烟袋，面对“周氏”叫道：“走吧，闺女，我送你到王家去。”这时“周氏”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又流下了眼泪，并且在出门前从包里拿出了用红纸包着的一根金条双手递到主人怀里。主人打开红纸，顿时双眼一亮，再次吃惊，连忙说道：“闺女，这是干什么？这样的东西我能要吗？你还是把它带到王家去吧！”“周氏”十分恳切地表示：“大伯，您们一家对我恩重如山，这是我对您老人家的一点孝敬之心，您留着它是会有用的……”主人一家大小都围在“周氏”身旁，主人的老伴和儿媳都紧紧握着“周氏”的双手表示衷心的祝愿，依依不舍，小孙子还连忙拿出了两个煮好的鸡蛋放在“周氏”“侄儿”的手里，“侄儿”也高兴得手舞足蹈。主人也按耐不住满怀喜悦转回屋去耽搁了一会才跨出家门。

伴随着清凉的微风及其和煦的阳光，余鼎山背着“周氏”“侄儿”，带着“周氏”穿过山坡一片又一片的玉米林慢慢地来到了王家。一进门，王家大小都喜出望外、前扶后拥地来迎接。在余鼎山的引荐下，王家既高兴又惊讶！王老五顿时觉得喜从天降，目不

转睛地盯着这位远方“来客”。王老五的父母也格外热情，显得手忙脚乱。在恭请余鼎山和“周氏”进屋的同时，又赶快准备柴禾，烧水做饭。在堂屋，王老五眉开眼笑抱起了“周氏”的“侄儿”，并表示出格外的亲切和关爱。此时的王家没有外人在场，全家人都沉浸在愉快的气氛之中。余鼎山一直和王老五的父亲拉着家常，切切私语；王老五的母亲始终拉着“周氏”的双手深情打量，问寒问暖；王老五的十六岁小妹王么妹也一直在灶房内忙碌不停。除了端茶送水，又洗腊肉又洗菜，成了当日在灶房内操持一切的主角。

过了一些时辰，太阳已经当顶，精干的王么妹已经做好饭菜摆在桌上。在王老五母亲的招呼 and 安排下，客人和家人一一入座，彬彬有礼。王老五母亲赶快将“周氏”的“侄儿”接到怀中，一边哄他，一边喂他菜饭，意在让“周氏”轻松就坐，顺当午餐。饭桌上除了醇香的腊肉和其它好菜，在王老五的主刀下，还特地杀了一只大公鸡。鸡肉鲜嫩味美，算是山寨农家人不寻常的美餐。在饭桌上，王老五父亲在与余鼎山夹菜敬酒的同时也一直话语不断，显得格外热情和愉快；王老五也去掉了平时的憨厚，主动给“周氏”又夹菜又添饭，“周氏”也觉得一股暖流突然穿透了全身，整个脸庞也一下滚烫起来。尽管是无声表达谢意，但在眼神的相撞中已经产生了依恋的火花……虽然是中午饭，然而吃完饭后，已经是霞光映照。余鼎山在和王家招呼告别的同时，又特地叮嘱“周氏”就在王家好好过日子，将来是会幸福的。“周氏”情不自禁地又含着眼泪不断点头，并目送着“余大伯”离开了王家。

余鼎山走后，王老五一家五口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大家跳动的心始终没有平静。王老五父亲王松林一直含着烟斗坐在大门若有所思；母亲王李氏一边陪着“周氏”说话，指点自家的屋内屋外，一边又叮嘱女儿和小儿子收拾房前屋后，把院坝清扫得干干净净；王老五更是心潮澎湃，眉开眼笑，并从“周氏”怀里接过“侄儿”在院坝内转来转去……夜幕已经降临，鸡不叫，狗不咬，此时的王家院内显得特别宁静。遵照“周氏”与王老五母亲交流的心愿，王家把“周氏”的暂时隐蔽作了精心安排：一日两餐都由王老五直接送到“周氏”的室内，每当王老五出门干活时，“周氏”就在屋内看书写字，或是做针线；凡是无外人登门的夜间，“周氏”就牵着“侄儿”在院坝散步，时而也

随之做一些强身健体的运动。每当夜深时，还常常和王家人讲一些清军残害老百姓的伤心事情。

“周氏”在王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露面，直到清军反“长毛”的风声渐渐平息之后，她才深信在松岗山上的王家有了安全保证。继后不久便与王永富成亲，结成终身伴侣。同时又经余鼎山的介绍和撮合，“周氏”便心痛地将自己带的“侄儿”托付给相邻的王先生。小孩成人之后，当地人都称他为“赅老表”，至今住在安顺场老街两家姓王的就是他繁衍的后人。

生活在王家，“周氏”觉得是另外一层天地，青峰叠翠，天高气爽；土地肥沃，山泉可口。深深感到松岗山上是一个养老度过人生的好地方。王家人也十分惊喜，明显地觉得由上天送来的媳妇不是平凡之人。她精明能干，有主有谋，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在言谈中似乎还隐藏着许多精彩的故事。与王永富成亲半年后，她便成了王家掌舵的主人。王永富要做的一切都顺从妻子的安排。每当月圆当空的夜晚，“周氏”就将丈夫叫到院坝，在亲切的话语之后，便一步一步地教他耍刀习武。丈夫本来就是山里人，妻子的动作总是让自己目瞪口呆，难以领会。特别是在她拉开弓步，一脚把马刀踢到空中又落下时，更觉得妻子身手不凡，自己真的碰上了好运。凡是一路上山砍柴禾时，“周氏”也带上自己逃生时的这把马刀，并在山上给丈夫讲了许多自己从军挥戈的场景。而砍柴的这把马刀也曾经砍倒过清军的两个将士，因此在逃生时都永不放弃。

“周氏”的能说会道，招呼应酬，以及动人的气质很快就在松岗山上的山民中产生了亲和力和号召力，而且有些时间还在山上一个叫“灯杆坪”的地方组织山民开展“拜上帝会”活动，用她的信仰和精神感染了周围的山民。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周氏”前后在王永富名下养育了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都漂亮、聪明、能干，成人后，有四个女儿都分别嫁到山下安顺场一带吃得起饭的人家，只有三女儿为招女婿上门。因此，由三女所生的王桂芳（今已九十岁）从小就叫“周氏”是奶奶。至今王桂芳老人仍和儿孙们一起住在松岗山上，当年“周氏”所带的兵器、战刀和梭镖（太平军遗物）就是由王桂芳提供捐献给了石棉县人民政府，目前尚存在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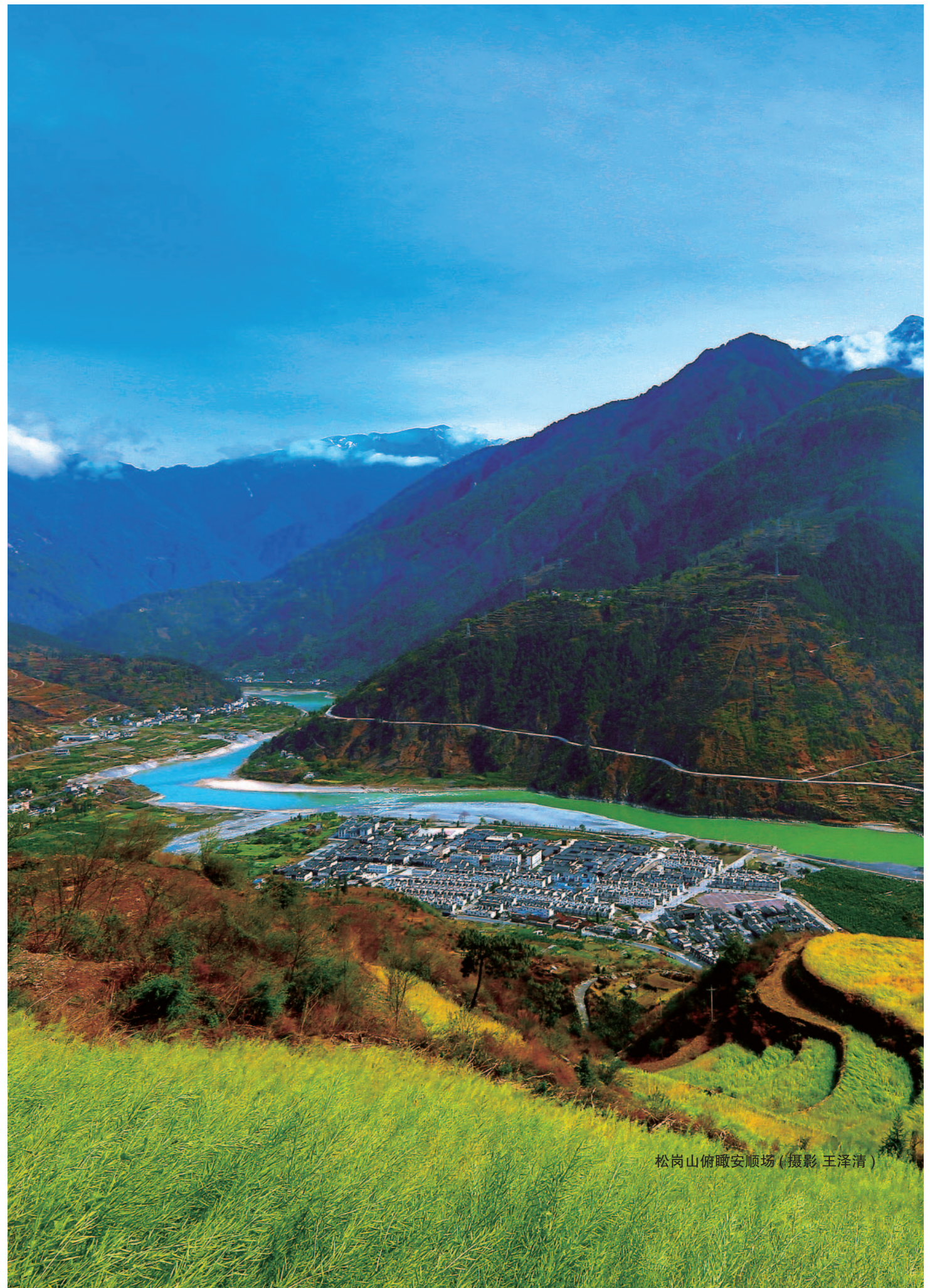
“周氏”当年在松岗山上王家，还先后主持修建了四层高的碉楼住房，以及她和丈夫的双棺“山榫”

等。在当时交通条件十分困难的高山上要办这样的大事，没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是难以完成的，可见“周氏”到了王家也胸有成竹，带了金条。她约是18岁左右与山民王永富为妻，一直在松岗山上度过了70年，88岁在安顺场她二女家中去世时，是1993年。去世前一直与三女儿（王桂芳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也是幸运的一生，在松岗山上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事实证明这些后人都是太平军的后裔。

后记：笔者写到文章结束，感到文尽意长，油然而产生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当年石达开来到安顺场，他部下的女性知多少；周氏是否是她的实名；她是何方人士；她在石达开部下是兵，是将，是文书，还是王妃；她带在身边自称侄儿的小孩又是谁的后代；她为何又带有文书资料和金条以及三件兵器（直到1989年地震，雕楼垮塌，文书资料才被埋没）？这些都应该引起史学家们的关注和考证。



当年“周氏”死里逃生，在飞水岩栖身时的岩洞。



松岗山俯瞰安顺场（摄影 王泽清）



初冬河流 (摄影 / 谢兵)



尔苏藏族的歌声

文 / 赵良治 图 / 王泽清

与安顺场的闻名遐迩不同，由于缺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一曲颂歌，蟹螺堡子名不见经传，尽管两地距离仅十公里，尽管尔苏文化令学者仰慕游客称颂

蟹螺堡子在大渡河中游的巍巍群山里，川藏茶马古道擦身而过，没有上山，而是沿大渡河一路西行，弯弯拐拐去了康定溜溜的城。

上山即见蟹螺堡子。

眼前的堡子，不过横断山脉深处一座宁静的小山村，躺卧于群山的怀抱。

周遭林木葱郁，峰峦叠翠，云雾缭绕，生态绝佳。高低错落的山坡地上，可见绿油油的玉米，黄澄澄的李子，一片片新栽的枇杷。两侧山势舒缓，左边对面山，右边鸡菩萨岗。一条小溪流，将堡子一分为二。溪流那边是老堡子，地势略高，靠鸡菩萨岗依山而建；溪流这边，坡度较缓，形成一大片开阔地，本地人叫“坪子”，新堡子就矗立这里。公路在新堡子和溪流之间缓缓而上，宽阔平坦，在乡村道路中算是满好的。

几十户人家二百多号人，生活在这个堡子里。

蟹螺堡子隶属石棉县蟹螺藏族乡，地名录上的称谓是江坝村第五组。乡里还有猛种、乔白路等几处这样的堡子，居住着藏族的一个支系——尔苏。这一支系两万来人，主要定居于石棉、汉源、九龙、甘洛、越西、冕宁等县。为了生存，尔苏先辈在崇山峻岭中，寻得僻地一方，聚族而居，形成一个个的村落，即尔苏人称的堡子。

清朝同治年间，堡子始冒出尔苏人的黄、王两大姓氏，以后的唐、杨、姜、汤、朱等，盖由黄姓化出。究其根由，似乎天成，自然得不能再自然。诸如祖先养蜂取糖出售，即以“唐”为姓；祖先拜白杨树为干爹，

就以“杨”为姓。

尔苏文化颇为神秘，“姓”的来历仅为其一，另外尚有许多不解之谜。诸如不知自己从哪里来，信仰原始宗教，罕见的萨巴图文，神秘的天文读解，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虔诚的白石情结……

其实尔苏语中，“尔苏”的意思，指的就是“白人”或“崇尚白色的人”。不知根系何方的尔苏人，拥有浓郁的石头情结，尤为崇拜白石。这个崇拜，来自一个久远的传说：创世之初，东方有白色的浩瀚大海，海里巍然屹立一块白色的巨石。待巨石开裂，走出人和诸多的神灵。由是，尔苏人家中，都有一块称为“觉”的白石头，以祭祀祖神。

有“觉”就有歌，歌之始祖亦名“觉里满姆”。歌声昭示后人：这个石头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要过节来敬它；我们要给它抹面、抹油，我们要给它烧香。这歌逢盛典必唱，赞颂白石，祷告神灵，祈求幸福。

我就是在歌声中，走进蟹螺堡子的。

歌声出自一群尔苏妇女。她们身着节日盛装，手挽手，载歌载舞。听不懂唱些什么，只是那无尽的温馨与热情，让人颇有回家的感觉。

知晓尔苏语的朋友道出，她们唱的是流传已久的《迎客歌》，大意说：“远方的客人呀，不知道你们要来，我们没有做准备。知道远方的客人来了，我们热情接待！”

客人往往是不请自到的，那年月又无电话信件沟通，所以歌词直白坦诚，没有丝毫的做作，心里咋想就咋唱。

的确与众不同。真诚的歌，让我顿感尔苏的真诚。普通的村落，普通人的日子。歌声中，我紧随周



尔苏人家

学琼，一位普通的中年妇女，漫步堡子，去感触尔苏的昨天与今天

唱歌的人群中，巧遇周学琼。这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言语简洁，举手投足尽显尔苏的淳朴。

听她讲来，尔苏藏族爱唱歌，一年到头歌声不断，从料理家务到劳作地头，从风雨云雾到花鸟鱼虫，见啥唱啥。当年娘家人口多，小的时候，常听奶奶边磨玉米边唱歌，开口便是“高山的人苦，高山雨绵绵，高山种的是地，高山的女儿嫁矮山”。曲调凄楚伤感，听着听着，泪水止不住往下流。

堡子海拔千米，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祖祖辈辈，可说是刀耕火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姑娘选择嫁平坝，要读书无疑做白日梦。至于住房如何破旧简陋，一首藏汉交融的民歌《苦麻菜儿苦茵茵》这么唱来：茅草房笆笆门，风又吹来雨又淋；白天看到锦鸡窟，夜晚听到山水流。

尔苏苦，清朝初年的《雅州府志》，早留下“地瘠民贫，生计维艰，家鲜盖藏，关山阻碍，风气闭塞”一类的记载。

沧桑巨变，发生在这些年，盼得好日子，尔苏人笑逐颜开。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扶持，项目越来越多，投资越来越大，囊括生产、生活、教育、文化、卫生诸多领域。

就说新堡子的房屋，无不是富裕起来后，近十年来陆续修建。虽系新建，但尔苏风貌依旧，全然木石结构，墙体石块垒砌，连底三层，给人以碉楼的感觉。底层供畜牲御寒，二层是堂屋和卧室，三层堆放粮食杂物，屋面一色的两面坡小青瓦。

周学琼家所在的老堡子，虽已延续数百年，但除

去一栋古旧的碉楼外，其它的房屋如同新堡子，都是这些年建造。

步入周学琼家，典型的尔苏民居，一共三层，每层一百多平米，庭院整洁，靠墙另辟厨房一间。周学琼和丈夫唐全友务农为生，供养一双儿女。

唐全友兼管江坝村卫生，负责垃圾运输和集中销毁。一路行来，果然没有动物粪便，不见白色塑料污染，公路干净得让人难以想象，好像用水刚冲刷过一样。堡子有公约：清扫道路，实行村民分段包干；路边建有垃圾箱，垃圾统一收集，专人处理；人畜粪便发酵后，不往溪流里排放，而用于庄稼和果树。虽有约束，但注重环保，爱护家园，维系生态良性循环，还得归功于村民的高素质，好习惯。

文明素养的提升，全赖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年头讲科学，改良品种，土豆、玉米产量成倍增加，又种上反季海椒，养起猪和牛，周学琼家一年收入三万来元。待高品质的几亩枇杷挂果，日子更富裕。大女儿专科刚毕业，又报名参加美容专业培训，眼下在石棉县城实习。女儿相信自己的选择，认为这是朝阳产业，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生活质量的提升，会有很大发展空间。小儿子刚考上高中，秋天就要去县城念书。

接下来，堡子的人想着发挥优势，搞搞民族民俗文化游，生态度假休闲游，与安顺场的红色旅游连成片，再与周边的景区共同携手，形成规模……

手机响起，收到短信。周学琼告诉我，明天有大雨，提醒预防山洪和地质灾害。信息时代，从农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直到市场动向，手机须臾不可离。

2004年，堡子开始安装电话。第一次拨打时的情景，周学琼记忆犹新：惊讶，激动，我家竟然有了电话！小心地提起话筒，笨拙地逐一按键，挨着给亲戚们打个遍。2007年，建起移动通信基站，座机逐渐淘汰，周学琼全家玩起手机。

时至今日，除了不会使用的老人，谁个兜里不装着手机，就连高中生也普及了。以至堡子的人放出这么一句话：这年头，手机比打火机还多！

好个手机比打火机还多！一句直白的话语，道出尔苏人津津有味的好日子，滋润甜美的新生活。万象更新的中国，这点变化微不足道毫不起眼，然而，尔苏藏族的进步展现出各族儿女的复兴进程，一个堡子的发展折射出神州大地的飞速崛起。

王迁洪走出堡子，得力于时代变革大潮，无数像她这样的尔苏一代，被历史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回望家乡，亲情不言而喻，再忙，也抽时间常回家看看

收入增加，衣食无忧，住房条件改善，国家各种惠民措施不断推出，日子一天好过一天。

祖祖辈辈读不起书的尔苏人，兜里有钱以后，格外看重子女的教育。最大的理想，就是让孩子们好好念书，成为有知识的人。周学琼家如此，她的邻居王国海也如此。

王国海家门前，有一片不小的坝子，在山区可谓稀罕。

坝子是全堡子聚会与庆典的场地。放眼看，一个坝子，人挤人水泄不通，锅庄跳得潇洒矫健。尔苏能歌善舞，跳锅庄的队伍里，王国海的女儿王迁洪舞姿翩翩。

尔苏的锅庄，首推《萨里安多曼》。客人到来，堡子欢歌劲舞，男女老幼节日盛装，舞步飘逸奔放，歌声山谷回荡：我们舞起来，我们跳起来，美丽的姑娘住在堡子里，娇艳的花朵开在山岩上。

美丽的姑娘又岂安于住在堡子里！

天高任鸟飞。尔苏新一代，放眼打量，山外的世界真精彩。于是，美丽的姑娘，英俊的小伙子，瞄着五彩缤纷的世界，展翅高飞，去实现老一辈从未有过的梦想。

出生于1989年王迁红，赶上好时光，成长的年代，正值家乡面貌日新月异。往上数，祖宗八代没人读过书。到了父亲、母亲这辈，一个初中、一个小学文化，已算堡子里的知识分子。轮到王迁洪时，乡村办起学校，她先后就读于江坝村小、蟹螺乡中心校、石棉民族中学。医学专科毕业后，考入国家计生部门。

一大批像她这样的尔苏青年，追逐改革的浪花，踩着时代的鼓点，圆梦今朝。唐全星、杨梦茹、陈丽……王迁洪一口气道出几位走出堡子踏上工作岗位的同龄人姓名。更多的年轻人外出，则为办实业经商务工，抓住机遇，各显其能。

农村的艰辛，王迁洪一一道来：虽说机耕道取代了羊肠小道，但泥巴路依旧难行。求学路上，雨天双脚泥，晴天一身灰；大人们县城办事，两三天打个来回。懂事的她，放学回到家，先帮大人干农活做家务。

收获季节，通往庄稼地的小路上，王迁洪吃力地往家搬运土豆、玉米杆。虽有自来水，但每当冬季来临，铁质水管结冰，王迁洪就得去背水，每天五六趟，一背七八年。乡村电压低，待到晚间做作业，只能就着昏暗的灯泡。

王迁洪的苦恼如今不再。

2009年，国家出资几百万，机耕道改成公路，铺上水泥，直通乡里。去趟省会成都，村里人开上小车，也就三个多小时。小路扩宽并硬化，堡子里一多半人家买上两轮或三轮摩托。王迁洪家前年也买辆三轮摩托，无论种子、农家肥运地头，还是丰收的庄稼回家，开着摩托来回跑，揽下所有累人的活。还是国家拿钱，淘汰铁管，改用pvc水管，并深埋地底。从此，一年到头，拧开笼头水哗哗流淌。

当初，王迁洪背玉米杆当柴火。如今，农网改造投资几十万元，高压线、低压线改头换面，电表全部安到家门，灯光一下子透亮。再加上家电下乡财政补贴，家家买起电饭煲、自动洗衣机、液晶电视机……有的还安起空调，冬天取暖。而在八年前，整个堡子仅有几台黑白电视，看的人堆一屋子。

堡子的每一点变化，总是牵动自己的心。去年年底，住建部、文化部等公布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代表，蟹螺堡子名列其间，王迁洪欣喜若狂。

家乡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逢年过节，王迁洪回到堡子，换身尔苏服饰，唱歌跳舞酣畅淋漓走一回。她看过几本尔苏的书，都是近几年出的，由此更加尊敬、崇拜自己的祖先。她也会绣花，当然是尔苏的针法和花样，也会唱一些尔苏歌曲。不为啥，就为心底保留一份永恒的族群记忆。



尔苏藏族“还山鸡节”

尔苏文化以它的向心力，凝聚力，感召着远去的儿女。

萨巴王志全，尔苏文化的代表人物，全堡子的骄傲。提到自家的好日子，滔滔不绝感慨万千；说起尔苏文化，源远流长传承有望

歌声中，萨巴王志全左手端碗山泉，右手持嫩树枝蘸水，轻洒在每一位客人的头顶、双肩、后背和前胸。

尔苏语中的“萨巴”，即具有卜算、驱邪、做法事等超凡本领的“手艺人”，等同于和尚、道士一类。王志全的手艺出自家传，记事之日，就跟随父亲学习。上世纪五十年代，“萨巴”被视为封建迷信，直到改革开放，王志全方重操祖业，将尔苏文化发扬光大。

身材魁梧的王萨巴，气定神闲，满脸肃穆，口中念念有词，用尔苏语轮流为客人送上祝福。

一旁，激情的锅庄跳个不停，欢快的《萨里安多曼》唱个不歇：让我们一起庆祝丰收的喜悦，一起享受生活的快乐！

客人们绝对想不到，这甜美的祝愿，恰是王萨巴一家的真实写照！年近七十的他，日子越过越舒坦，膝下儿孙成群，个个有出息。

老大当兵回来，安排了单位。后辞掉工作自己干，银行贷款五万元起家，投资一百多万办起工业硅厂，经营至今。

老二的发展犹如滚雪球，搞花岗石板材起步，接着开石英砂加工厂，再下来经营县内三座小电站。而后雄心勃勃，集中资金，赴甘孜州从事水电开发。老二做更大的事去了，丢下石英砂加工厂，就交给父亲。王志全无奈，摇身一变，萨巴成厂长，祈福消灾改打理事企业。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王萨巴操劳八个年头，里面的酸甜苦辣，不足为人道。

虽说累得提早白了头，但萨巴办企业，实是开天辟地第一遭。尤其赚到钱，再苦再累心也甘。回想公社化时，王萨巴两夫妇天天出工，年底算盘一敲，还倒欠生产队的钱。不补上，就扣口粮，不怕你赖账。家里人口多，一年四季缺油少肉，一顿能吃光四斤玉米渣伴饭，怎敢差队上的钱。全靠自己的老父亲，偷偷外出做木工，挣几个辛苦钱，年年填这个窟窿。

老三除担任江坝村党支部书记，还帮助老大照管企业，一天忙到晚。老四、老五买起车子跑运输，亦是衣食无忧。

眼下，儿子们在县城买房，又买小车，就连老三去村里上班，也是开着车。

提及可爱的孙女们，仅念过小学三年级的王萨巴喜上眉梢：一个大学毕业，一个正念大学，还有一个今年高考，在家里等候通知。

尔苏文化传承有望，最让王萨巴乐不可支。

世事沧桑，尔苏的文化和民俗，逐渐淡去。唯有隐身大山的村落，诸如蟹螺堡子这般，保存尚属完整。再加有个王萨巴，可谓尔苏的“活字典”，多年致力于民俗文化活动，对其传承、保护和延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这些年好事连连，国家高度重视尔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投入大量资金，组织了一个个的专题研究。由是，一座堡子，一个萨巴，成为考证尔苏文化的重点，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先是学者们频频造访堡子，轮番拜访“活字典”，挖掘考查尔苏文化，撰写了一本本专著，涵盖历史、民俗、建筑，服饰、饮食、音乐、舞蹈等，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接下来，中国社科院成立专题组，全面深入地研

究尔苏文化，系列成果正逐步推出；“中国西南濒危文字抢救整理与研究”列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清华大学成立的课题组，去年专程赴堡子实地考察，今年4月又邀请王萨巴去北京，众多教授和助手济济一堂，耗时二十来天，记录和研讨他的尔苏语言；尔苏最具特色的“环山鸡节”，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王萨巴成为传承人，带上徒弟。

“环山鸡节”，蟹螺堡子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祝福期盼，尔苏的歌声天地回旋，咏叹今天好时光，放飞明天的心愿

多次参加“环山鸡节”，亲眼目睹王萨巴大显身手，堡子的人阖家团圆喜气洋洋。

周学琼、王迁洪、王志全……我认识的一个个尔苏朋友，幸福与快意，尽写在他们的脸上，绽放在难以掩饰的笑容里。整座堡子，男人的笑豪放，女人的笑亮丽，老人的笑爽朗，小孩的笑灿烂。总而言之，那笑格外的阳光，格外的动人，给每个客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宁静的堡子人声鼎沸，羊皮鼓敲起来，牛角号吹起来，欢乐歌儿唱起来。

尔苏的歌不简单。从堡子唱到成都，夺得四川省少数民族艺术节金奖。又从成都唱到北京，唱到央视的“民歌·中国”栏目，面向全国观众，唱出尔苏人的风采。

生活的美满，节日的欢愉，亲情的浓郁，族群的温暖，皆在欢歌笑语中。普通的人家，普通人的故事，名不见经传的蟹螺堡子，谱写出尔苏普通百姓时代的心声！

好日子，叫人怎能不歌唱。尤记那首《还山鸡节歌》，尔苏藏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歌，庄重大气，世代传唱。歌曲结尾，欢乐的人群放声高歌：愿尔苏子孙后代和睦相处，兴旺发达，永远幸福安康！

赞颂祖先，祈福未来，歌曲满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千年的祝福，万年的期盼，不知唱了多少年多少代，寻寻觅觅直到今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尔苏藏族，如今，终于知道自己向何处去：建设美好的家园，步入幸福安康的明天！



蟹螺堡子远眺



木雅藏族晒佛节

晒佛节印象

文 / 程霓虹 图 / 蜀山沫水

因为摄影，便知道了晒佛节。

于是，在木雅藏族历法的冬月十五，与文化馆的老师们一道驱车前往晒佛节之地——蟹螺猛种。

那是一个充满寒气的冬的早晨，天空笼罩着厚厚的阴冷的云层，我穿戴臃肿厚实的户外服，犹如迎接晒佛节时也要准备挑战一场寒冷似的。

座驾的车离开县城沿石西公路缓坡上行，绕过一座又一座大山后，拐入另一座大山谷底，穿过清澈浅急的小河，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盘山爬行。

盘山的路是陡峭险峻的，仰头眺望是直插云霄的山峰，低头探看是一望无际的悬崖，你若是第一次行驶这样的山路，一定是不颤而栗了，不过同行的老师们参加过好多次晒佛节，是翻山越岭的熟手，而且行驶在半山腰间，看行云流雾，便知，今天猛种山上天

气很好。

果然，当一片低矮的青石板房隐隐约约由远而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头上已是满天的蓝了，阳光正慷慨地放射出金灿灿的光辉，把温暖沐浴给这寒冬里的每一土寸草，沐浴给那些苍老却依然挺拔的树，当然也沐浴并温暖了我，虽然，每一口呼吸都冒着腾腾热气，可身体却反而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冷了。

青石板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前方一个较

为缓冲的大坝子，向左延伸是赫黄色的山坡，传说这是木雅人的神山，这一带便是木雅藏族民居地——蟹螺猛种堡子。

穿过青石板房的小巷，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念经堂。

念经堂是青石板与土木混合搭建的两层房子，占地有大约不到 20 平米。房外的坝子里三口牛头锅架在熊熊燃烧的柴火炉灶上，沸腾翻滚地炖着羊肉，几个木雅小伙子不慌不忙地做着手头的事情，或给炉灶里添柴，或双手握着大铲翻搅锅里的肉，几个脖颈上挂着相机的外来摄影人，好奇地在哪儿围观，也不失时机地将这一切都扑捉进他们的镜头。

我小心扶梯而上，鞠着腰迈过低矮的门房，进入念佛经的正房。房里灯光灰暗，摆放有些凌乱，两个喇嘛身披袈裟，坐在进门左则正前方的墙落，面前一米远处的两个圆木柱上悬挂着一个白里翻黑的羊皮鼓，和一支杂色泛黄的海螺，他们已念完佛经正在休息，旁边是几个妇女怀抱小孩，用我们听不懂的木雅藏语说着话。

晒佛节最重要也最精彩的仪式是晒唐卡。据说，在猛种木雅人的堡子里，保存着两幅从唐代相传下来的十分珍贵的大唐卡，晒佛节当天会将这两幅唐卡请出来，展佛台就在念经堂楼下后面的神山脚下的一块能容纳得下一百多人的土坝子。

大约十点过的时候，木雅人的晒佛节仪式开始了。信徒们在喇嘛的引领下，从寨子南边保存唐卡的人家，请出唐卡“抬佛”到北边与另一张唐卡汇合一并展示。

一路上，唐卡由三个年龄稍长的木雅男子扛着，在喇嘛手舞足蹈的引领下，步伐很是讲究地前进三步后退两步缓缓前行，随同的信徒们有的吹响长号、海螺，有的敲打起羊皮鼓，有的燃放鞭炮，有的挥洒青稞面，有的怀抱大公鸡，有的牵着羊，他们唱着自己的山歌“喔，嗨嗨…喔，嗨嗨…”响彻山寨，在山野震撼回荡。

晒佛场上，身着节日盛装的木雅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迎接。那些白布头帕，红绿素裹，蓝围系于腰间的木雅妇女服饰，无疑更将这堡子独特的民族风浓墨重彩了一笔。

晒佛仪式上，在请出的唐卡前，数十个香炉一字型地整齐排放，喇嘛们虔诚地念经祈福，人们对着唐卡跪地作揖、祭拜，许下心中的愿望。若是之前对唐卡许愿实现了的，或怀抱大公鸡，或牵着养，排队等

候喇嘛为自己诵经还愿，或再许下另一个心愿，期待来年实现。人们还相互挥洒青稞面，畅饮自己酿的杆杆酒，直到中午 12 点晒佛仪式结束。

晒佛节还有另一个活动“求子舞”将要等到夜晚天色黑尽的时候举行。

中午，我们受到村长全家的热情接待。大家围坐在屋里桌前，伴着杆杆酒和两大盆半过熟的羊肉热腾腾地吃起来。村长是个眉目清秀的帅哥，看起来也就 30 多岁的样子，殊不知闲聊中得知与我同年，便吃惊得求解年轻的秘笈，他乐呵呵地说，我们这里空气好，吃的喝的都是纯天然没有污染，大家都七嘴八舌点头迎合，可我心里对木雅人生命的姿态也许想得更深远了些，比如对佛的虔诚，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灵的洗礼，远离俗世的浸染……

正午太阳当头的时候，在车上小憩一会儿，便顺羊肠小道走上神山，盘腿打坐在草地上，环顾四周，我们已是在高高的山巅上了，那一刻心里还是有些震撼的。

放眼望去，那些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大山巍峨雄壮，有的陡峭笔直得像刀切似的直插谷底，一层薄冰铺至腰间，在阳光下闪耀着剔透的光芒；有的如深褐色的莽莽荒原层层叠叠此起彼伏，消失在遥远的蓝天深处；惟有这猛种山顶是一片宽敞的坝子，恰是大自然天公巧匠给木雅人的一块留白，让他们在这里以自己古老传统的方式，尽享“天上人间”仙境。

我们在神山顶上晒太阳，眺望，拍照，聊天，打盹，发呆。目送一拨又一拨羊群下山，也与牧羊人招呼问候攀谈，直到天空收尽最后一缕斜阳。

离天色黑尽，尚有两个多时辰，我们便迂回在堡子里悠悠闲逛，那些顺地势高低错落相依的青石板房，青石板砌成的坎、路，无不闪耀着木雅人石头文化的智慧与光辉，他们的房子分上下两层，底层是畜圈和库房，上层是食宿起居的正房，房的墙体全部由不规则的石头或青石板混着少量的泥土镶嵌堆砌而成，房顶是青石板的盖瓦，只有上下层的隔离带、楼梯以及栏杆是结实的土木搭成。

堡子里很是安静，人行稀少，每家每户木栏上晾晒的羊皮袄、红衣绿布，倒也给这寂静的堡子平添了些勃勃生机。偶尔遇见几个穿着鲜艳衣衫的木雅人，他们会用有些生硬的汉语打招呼，请你到家里去坐，

摆下龙门阵，喝杯酥油茶，有的双手抱拳于胸前道上一句祝福“你们远道而来祈福，祝你们平平安安”。

在堡子里，随处可见青石板房底层畜圈里，猪、马探出头来四处张望，也可见一些鸡、羊、狗，个个长得清秀灵气，在巷子里自由自在，一点都不惊诧我们的打扰，仿佛这里也是它们的天堂。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万物在这里和谐相处得如此美妙，连牲畜、家禽都可以活得这般逍遥安逸，活得这般姿态。

天色黑尽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求子舞”在堡子里的一个四合院举行。

六七个年轻小伙子男扮女装换上红红绿绿十分耀眼的名族传统古老服饰，另有两人分别披着藏蓝、黄褐色的粗麻布扮成老人样子，他们在铜嚓有节奏的击打声中，包头蒙面地仅露出眼睛和鼻孔，甩起腕上的手帕，跳起时而粗犷时而温柔的舞蹈，表达着木雅人

繁衍生息的历程，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据说，“求子舞”只是木雅人最原始戏剧的一部分，整个戏剧分为几部，每个部分都以不同的服饰、色彩、舞蹈表现播种、收割、推磨、打面等生产生活过程，每一个过程都原始、古老、传统地充满浓郁的神秘色彩。

生长在大山里，却是第一次走进大山深处，在山巅之上蓝天之下，近距离地与山峰对视，切肤地与山巅亲吻，贪婪地与蓝天传情，目睹了传奇的木雅藏族文化，感受到人与自然、与万物和谐的惬意与美妙。我曾飞越千山万水去过很多古镇，欲寻觅旧时光的足迹，瞻仰久远的文明，修养疲惫的身心，可商业化气息的浸染，没有哪一处能真正像这大山深处的猛种堡子，传统与信仰一直恒古不变地维系在祖先遗制中，并与她自然的无限风光，让我们褪去尘俗，洗尽铅华。



祭祀的舞者



请出唐卡



木雅藏族妇女

沫水诗韵

巴旺初秋 (摄影 / 罗亚)

水妖

文 / 赵川荣



是哪世的情缘未了
我们才在高山峡谷之间
枕着大渡河夜宿石棉
见证一次这湍急的河水
我对你生生不息的眷恋

历史的天空，在这里
分割成南北两岸
我指挥着过河的千军万马
能借你的力量吗
水妖，让时间倒流
让河水枯干
让“翼王”的冤魂不再流泪
让河床里的白骨重返人间
波涛汹涌，三只小木船
摆渡着千军万马
红旗漫卷，历史在这里转弯

你是河神的女儿 水中的妖精
依旧任性的引吭高歌，迷惑过往的行人
舒展阡陌细腰
在浪尖上为我跳一曲家乡的舞蹈
你偷来尔苏妈妈的核桃
把山里人的热情送到我面前
用燃烧的玉米酒
颠覆我摇摇晃晃的渡船

我徜徉在你的水袖上
在水一方的伊人
甩出的浪花泪流满面
河水奏响今晚的圆舞曲
我踩着你奔放的旋律跳华尔兹
什么时候做我的娘子
今生，还是来世
我想逃已经没有渡船，载我突破你设下的天险
你这水妖

风吹着夏天（外三首）

文 / 赵敏

风吹过了情话
月季花，发出声音
芬芳，稍微着了火的背影

夏天，黄昏
太阳镜，遮阳帽
一根冰棍，涨了护城河

鲢鱼，躲在水底
给翠鸟写信，第一句就是——
迷上你，纯属意外

●与河相关

往事让表情涨了水
那一次
我呢，就是涛声
用喧哗，努力
掩盖安静

心就渐渐成了卵石
你说——
硬！

乡下哥哥，精选着
这些石头
砌新房

●我是务实的女子

如果，不经意地
提到爱。我会轻声说——
昙花！
迫不及待，把内心的秘密
全部香出来

这些浪漫
我不敢奢望，甚至
包括想你。只是煮了一碗绿豆粥
从蝴蝶的早晨熬到波斯猫的下午

●让忧伤变得美丽一点

我给忧伤
穿上一件旗袍，如果不行
就换超短裙
涂指甲油，画口红
眼影，淡一点
才能清风才能白云

然后，去看你
自信美丽

那时，你薅草你施肥
你忙个不停，我想帮你
又心痛着那精心打扮的媚
瞬间面目全非

谁温暖了我（散文诗·外三章）

文 / 余元英

月色，又清又浅，把万家灯火缩短成一朵远方，
一朵雪花。
风，被夜拉得很长。我行走孤寂里，夜空有点冷。
最亮的那颗星眨着眼睛：哪盏霓虹灯温暖了你？
呵，是家乡，是煤油灯。

●淋了一身桂花雨

夜，一阵秋风，迟桂花就淋了我满身香。
总有一缕爱，会浸入我的身体，帮助心跳，挡住夜，
凉。
花瓣纷飞，色彩纷飞，一些寂寞洒落在地上。如果
雨的声音，是贴心的话，黑暗中，肯定有祝福在闪亮，
在生长……

●在湖边的某个下午

风，从汉源湖上刮过，一层层的涟漪涌来，将我
碾碎，成一粒泥沙，被水灼伤。
铺于你的脚丫下。
隐藏你的足迹，你的路。细细地读你，读一只猫
和一条鱼的故事——
盘中的佳肴，你的惬意！
还读你的唇，像一道城门，不让垂钓的人把我从
你身边钓去。

●一杯酒

说好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一杯酒，一团火，将所有的承诺烧成灰烬。
酒醒后，口干难耐，才发现全身的眼泪、水份以
及血液，全部用来浸泡回忆，还有嘴角的一丝笑意。

秋天，我的那些思考（组诗）

文 / 李易农

●秋天的鸟

风从故乡的河岸上，吹来
它们翻越过群山的逶迤。
目光所及的暮秋
一些鸟，远眺着远方

它们依稀在老屋前的枝丫上
跳跃。
落叶，从它们翅膀上飞过
就像我的泪光，在流浪的日子里
闪烁着胸口的痛伤

鸟儿不知我的痛在哪里
但他们知道，明年的时候

春天，还会回来。
就像我的脚步，不论流浪到何时
终究是要回归故乡

回归故乡，在故乡的杳冥里
站成一株刺槐，或祖宗坟前的一棵草……
或者，一只多情的鸟儿
在刺槐和草丛中，欢快飞翔

●午后，在深秋的河边

眸子远不及这一溪水流温暖
那些水草，微挺着腰
就像一阵风掠过诗集的扉页

在记忆的深处摇摆过市

天空有云。洁白的云
它们最爱在桥头的草地梳妆
那些树影，显得很坚定
没有春日的朦胧

远山为什么离我那么远
我无法将自己置于山顶
或者，像那棵屹立的树
更接近于仰望的角度

不用生动描绘走向你的过程
一株野花融进石砾
平凡生活，无争而执着
就像曾经的蜜蜂和蝴蝶
寻觅你的缕缕芳香

它们飞过泥滩，越过篱笆
它们从桥下俯身
又从叉路口拐过来
今天的我，和它们一样
在午后的这片光线里，搜集温暖

河畔里的秋，一层层深邃
终于，在尽头的苍茫里隐去
我把目光的伞收起

夹在腋里，轻轻上岸
心里的一枚卵石，久久不能放下
《秋雨》
从不愿面对一缕秋雨
不愿解读这雨中的忧郁
我只把自己比作风
轻抚着故乡小河的涟漪
清澈之极
可以素描下每一条游鱼的嬉戏
一两只小虾在沉默
它们不知道，我这里在下雨

秋雨绵绵，从所有的角度袭来
每一棵树木都在雨幕里低沉
就像是离家的梦，我在
故乡的怀抱里，啜泣

我就是故乡那一片雨
只是随着季节漂移
在思念疲倦的时候
我微笑着，铺纸写满诗句

诗句里，也是雨
点点滴滴，倾在故乡的小河里
多少久别的岁月
和着环绕村庄的步履，喃喃而语



插图 / 李万龙

窗外（外一首）

文 / 范宏博

●时间的风

时间的风
不知吹过了多少岁月
在季节里等待成熟
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每个人都不了解别人
甚至不了解自己
仿佛唯有结局
注解着一切的命运

默默的眼睛拍下多少
无知的镜头
思想漂流在
不能靠岸的出口

也许吧，会有一条路专属于自己
但有人把它称作荒诞和孤僻
不如让灵魂去探索这片土地
不论多么遥远，多么孤寂

●野草

野草生长在路边，在洼地
残酷的严冬把它压进土里
它来世上一回，从不后悔
只要春天一到，它就满眼的绿

它不健壮，也不美丽
或许被人们瞧不起
无论风暴、雷雨
它攥紧脚下的那方泥土

有一个愿望它始终谨记
——乘着风
到最艰苦的地方
扎根、生存

它不记得有多少脚板踩过
多少动物贪婪地啃食自己的肉体
它总是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
像我们一样
一样地经历着相似的命运

时光如此（外三首）

文 / 赖杨刚

或多或少，总有一些明亮
被雨意偶然抵达

一只苦瓜
开始生长，在绿藤上
踩着风。想象的甜
一群蜜蜂，修饰某个女人
弯腰、浇水
难以觉察的疲惫

普普通通的光
孩子们，看着看着
就老掉了牙

●冰问候冰

民歌，场景，越来越熟悉
心绪接触月光，呼吸却
远离细雨

阳光连线蝉鸣
随便打个电话给父亲
说山泉
在内心，水质的缘份
蝌蚪，小鱼

冰问候冰
春天的敏感度，由南方的燕子
飞翔确定

●偶尔去了山里

夹带流水
从白云里，跳起

我的头
触及了蓝天，山鸡飞
落下来，我
稳稳着地。你若送我
一场雨，我就还你
一片青杠林

迟早会有一支山歌……
随同猎人
进入我的情绪，偶尔
提及狼外婆的处境

●最后回来了

他在田里干活，一个人的寂寞，让李子树
微微疲倦。太阳饱满，乳房的手感
这样，李子树，开花
淡淡香，是风的小喜欢

三月，午后，多么适合幻想
狗在田埂上打转，有些人已经忘记
村子多年。他们留下的汗味，不能用远来
概括。

他也出走过，最后回来了，他
左手握种子，右手拿肥料
同土地结婚，流汗之后
蔬菜，瓜果，说出隐匿的秘密

棉城景秀

文 / 樾冲奖

月亮湖水
纯洁的晶莹
洗涤灵魂跳动的不安
浅唱
演绎山间灵动的爱情

大渡横波
杳渺的烟雨
湮没历史厚重的轨迹
谛听
巨浪述说英雄的史诗

孟获蓝天
翠翠的草甸
映衬你我微笑的酒窝，
聆听
神明演奏饕餮的交响

深夜灯光
耀眼的璀璨
温暖异乡人的寒怯
烘干
世间冷暖你我的泪眼

棉城之春
灿烂的金果
印证月圆月缺的轻快
枕着橘香沉沉入睡
在
你的 我的 我们的石棉

琥珀祭

文 / 子云

松之序——倔强地举一团绿色的云作答阳光，倔强地佯装坚强，却难抑芳香的忧伤寂寞地流淌……

投入你暖色的诱惑
似飞蛾决然扑向火焰的炽热
选择了爱与泪的胶着
我啜饮于你如水的寂寞
呵，这瞬时的结合
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
但刹那的拥有竟是永诀
枉然一千二百年的不舍
我窒息于你浓稠的爱里永不复活
琥珀，琥珀！
我注定是你美丽的杂质
你独一无二的错
不必铭刻这清晰的记忆
芳香的传说
我的尸体永远不懂得

秋天的童话

文 / 殷志学

大山吝啬地吐出一小段路，让汽车蜗行。过国道一零八线，经老街子，绕堆金堡，穿老鹰岩，来到我的故乡殷佰户。秋阳高坐在西边峻峭的杉木林山尖上，把她的光芒填满了千山万壑。青翠的核桃果子从青翠的硕叶间探出头来，羞涩地打量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看家狗儿上窜下跳，吠叫着将我们送到下一家的领地，戒备而殷勤。——像地方政府迎接检查工作的上级——一直到我家老屋。青瓦依旧，土墙依旧，金竹更茂盛了。只有老核桃树已被新的主人砍伐，更多的新树在蓬勃生长。这里的一物一景，无不刻录着我童年的时光。

“八月八，地瓜耙”。一场秋雨过后，云蒸霞蔚，阳光穿过云雾间隙，洒到一群扒地瓜的儿童屁股上。地瓜根纵横交错，红得透明的地瓜，像睡着的婴儿的脸蛋，藏在密密层层叶子下。这是一片磨子地瓜，旁边坟墓里躺的，听大人说是我从未曾谋面的爷爷。大家跪爬着扒开地瓜叶，摘下熟透的地瓜。数着“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一百二……”老么摘得最多，他有两只狗帮忙。寻着醇香的气味，小狗抖动鼻子，找起地瓜又快又准。浓雾散去，一大片地瓜藤被我们翻了一遍。仔细看看爷爷的坟墓，没有一点通气的小孔。我的爷爷在里面怎么透气呢？快快回到家里，把衣袋里的地瓜倒在盆里。外婆表扬我能干，见我闷闷不乐。我说肚子疼。问了我去过的地方，

外婆熟练找来碗筷，盛了半碗水，将三只筷子插进去，说了几个过世老人的名字，筷子都立不起，直到说出爷爷的名字时时，筷子直立在碗中央。“当真是你爷爷泼烦你了”。外婆抱我在床上，盖了被子。自语道：“这是你乖孙呢，别逗他了，天黑给你烧纸钱”。我还想着那严严实实坟墓里的爷爷，难道以后外婆也会进这样的坟墓吗？心里隐隐作痛。此事让我久久难以释怀。如今，外婆已经长眠在故乡的青松林里，静静俯瞰山下国道一零八线的车来车往。

吃过地瓜不久，天气渐渐转凉。门边老核桃树上的叶子变得干枯，卷缩的身子挣扎着扑向大地，滞留的残叶在秋风中瑟瑟发抖。正是秋收的季节。我们帮大人撕下玉米芯子，将外壳用竹篾捆起，长长的挂在核桃树上。太阳下山，大黑牛迈着稳健的步伐回来。看到白白的玉米壳，瞅瞅旁边没人，突然跳起来，一个“犀牛望月”，扯下一大把美美地吃起来。这情景恰被我看到，说给父亲听。父亲说：“大黑牛快老了，也很辛苦，就让它吃吧”。“可它还没有胡须呢，怎么就老了？”我问，“门口的大核桃树都有胡须了”。父亲笑着说：“大核桃树当年也是小树，红军走过的那年栽的。”啊！原来核桃树在不停地长，于是我又担心了：这树不断膨胀，将来有一天会不会挤跨我家房子土墙呢？这一桩事情，又使我久久难以释怀。担

心的事没有发生，不担心的事却突然降临。连续几天没见大黑牛的影子，剩下的母牛和小牛徘徊在回家的路上，偶尔沙哑地叫唤一两声。从小伙伴口里得知，临村一个彝族阿普去逝，儿孙们想用一条牛办丧事。队长说反正大黑牛老了，就廉价卖给他们。那天我父亲在社员大会上当众哭了。他说大黑牛脾气温顺，干的活比人多，做不动了却不能像人一样善终。此后许多天，我总是想说话。

秋雨绵绵的日子，村西村东两山涧的小溪像两条白练，挂在悬崖上哗哗跌下。我常枕着水声醒来。西山杉木林山尖已是银装素裹，和天边的白云浑然一体。天放晴了，雪山在朝阳的照耀下变得粉红，像羞涩的村姑。有一天，本村一个长辈赶马去大河边驮沙子，去的路上马背是空的，他把我抱在马背上，一直到大

河边。大河叫南桎河，浑浊的波浪吼叫着向前奔去，像发威的大黑牛。我捡起一块石头用力扔向对岸，石子还没有到达河中央。听我已上小学的哥哥说，村边的两条小溪就流到南桎河，南桎河流进大渡河，大渡河最终要流到东洋大海，而东洋大海的水又会流进汪洋大海。望着咆哮的河水，一个疑问涌上心头：这东洋大海和汪洋大海迟早都装满水的，到时候源源不断的水又流到哪里呢？会不会回流，淹没我的家乡呢？这个疙瘩一直伴随我成长，进初中以后才得以解开。

成年以后，每次回想忧郁的童年，就像读一篇童话，地瓜，核桃，小溪，雪山，还有大黑牛……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越发清晰。我且抛弃生活中的烦恼，让疲惫的心灵暂得息栖。童年毕竟是金色的。



插图 / 李万龙

独处也是一种享受

文 / 杨春蛟



插图 / 李万龙

生活在这纷扰喧嚣的世界，有时真的需要有自己独处的空间。可以放飞自己的心灵，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一人独处静美随之而来，清灵随之而来，温馨随之而来：一人独处的时候，贫穷也富有，寂寞也温柔。

可以漫步到水边，伫立在无声的空旷中，感受一份清灵。让心灵远离尘嚣纷乱的世界，默默的体验花香，聆听鸟鸣。欣赏自然带给我的乐趣，静静的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不要谁来作伴，只有自己，而在这时我是最真实的。抬头仰望天边云卷云舒，让心儿随着自己无边的思绪飘飞。此时，这个世界属于我，我也拥有了整个世界。

可以捧一品香茗，在氤氲的缭绕中慵懒的翻阅一本好书。让自己在这份难得的宁静中，去书中解读关于生活，关于情感的文字。此刻，孤独成为一个空灵的竹箫，悄悄的流淌着轻柔的曲调。可以被书中的人物打动，静静的流泪。这时的我卸掉了生活的面具，返璞归真。不带任何伪饰的成份；抑或是微笑，这笑也是甜甜的，是我久蓄于心的一份无法表达的秘密。

可以，播放轻缓的温柔的小夜曲，静静的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只让自己沉浸在难得营造出的氛围里。

让身心此刻回归本真，默默的享受音乐带给我的心灵的栖息。让音乐来诠释我对浪漫的渴求。

可以，背上简单的行囊，到向往已久地方去。不要与谁为伴，就自己一个人的旅程，可以天马行空，自在逍遥。也许我会如孩童般的滚过一片青青的草地，找寻回儿时的天真与顽皮。也许，我会大喊一声，打破这宁静的时刻，让孤独的内心得到释放的快乐。成长本身就是一种疼痛，成为一次自己真不容易。就让这独处的时光做回真正的自己。在陌生的地方，没人认识你。让这阳光完完全全的照亮我那些想喊没有喊出的日子吧！在这里，一人独处的时光，便时绝顶美妙的时刻！

无论生活多么繁重，我们都应在尘世的喧嚣中，找到这份不可多得的静谧，在疲惫中给自己心灵一点小憩，让自己属于自己，让自己解剖自己，让自己鼓励自己，让自己做回自己……

这是我排解压抑，释放身心的方式。这也是我一人独处无与伦比的惬意。

独处是一种美丽的真实！独处是一种真实的美丽。

芳香爱心

文 / 姜驭坤

“予人玫瑰的手上，常有一缕芳香，正如把香水洒在别人身上，自己手上无法不沾上点儿香气。”读了这些句子，我很激动，便理出了久存于脑海深处的一缕芳香记忆。

那个春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陌生人不慎把玉米粒撒了一地，年幼的我和小伙伴们帮他捡起来，装到袋子里。陌生人微笑着对我们说了声谢谢，我们便快乐地跑开了。

这事儿实在太小了，然而对于我们几个小朋友来说，却是莫大的自豪。一个朴实的笑脸，一句感谢的话，好像春花，好像蜜糖，香到心里，甜到梦里。以至多年以后，每当想起这事儿，总觉得被一种记忆的芬芳浸染着。

如今我已告别了童年，个子长高了，也懂事了，可是“做好事”一词却不经意间离我远去。也听到一些说法：当今社会，人人自私，只要不干坏事就是好人，还有谁去做什么好事，做好事的人是傻子。

于是，很多次，我想帮别人做点什么，却因为怕人嘲笑，就打消了念头。

上了高中后的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忽然

我又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笑脸：一位老伯吃力地蹬着一辆满载货物的三轮车，后面一群小朋友，争先恐后地帮他推。一只只小手撑在后箱上，像一朵朵绽开的梅花。老伯便转过头以微笑示谢，小朋友们则更快乐地推起来。

眼前这一幕触动了我的记忆，小时候帮陌生人捡玉米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瞬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加入到小朋友们的行列中。

我忽然对自己这些年的麻木后悔不已。我想：人都是富于爱心的，只是在利来利往的社会中，利欲使它泯灭了。其实，富于爱心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因为他们在给予之中收获了太多的欢乐。

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帮别人做点小事情。朋友们对我说：“你真有爱心。”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每一次帮人做点什么之后，总觉得自己被一种什么样的芳香围绕着，浸泡着，好像整个生活都变得美好了许多。

花的芳香，随花的凋谢而消逝，而爱的芳香，不会因时空改变而消失。爱心时时处处存在，永永远远芬芳！

阳光石棉

文 / 张 华

有这样一个地方，春花秋月，冬雪夏云，阳光穿透四季。

蜀山之王剑指苍穹，一袭华服，轻舞衣袖抖落珠玉遍地，挟贡嘎雪峰之灵气，裹康巴高原之雄浑，大渡河、田湾河、松林河、楠桠河贯穿全境，成就这一方土地的绚丽与神奇。

安顺场一如闪耀的明珠镶嵌其中，太平天国一代名将石达开曾在这里千古遗恨，八十多年后，同样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探寻着一个民族的前世和今生。在纵横四海之后，踏上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然而斗转星移，历史轮回，十七勇士拍浪击水的英姿定格了一段壮丽的诗篇。

错落有致的新居代替了泥墙灰瓦，果林深处小路延伸，密如蛛网的电力高速路连接着这里的山山水水。大渡河宁静而安详，一座座大坝筑成一湾湾湖水，仿佛在诉说着沧桑巨变。石棉，这座因矿而生的小城，与水结缘，与电联姻，与阳光同行。

曾记得，有一群优秀的儿女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怀揣梦想，如蒲公英般扎下根来，在这片不毛之地上披荆斩棘，战胜了荒凉，沸腾了大山，挥洒了青春，演绎了传奇。

昔日的贫瘠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浴火重生的崭新石棉却在不经意间展现于世，无论你来自哪里，扑面而来都是她的整洁和亮丽，耳濡目染是她的卓尔不群。虽地处偏远，却阳光独步，并不缺少都市的喧嚣和浪漫的气息，清新脱俗，温婉恣意，吸纳山水之灵气，秉承着坚定和锐意，流淌着感恩与包容，



插图 / 李万龙

追赶着时尚与潮流，激荡着危机与奋进，充满着朝气与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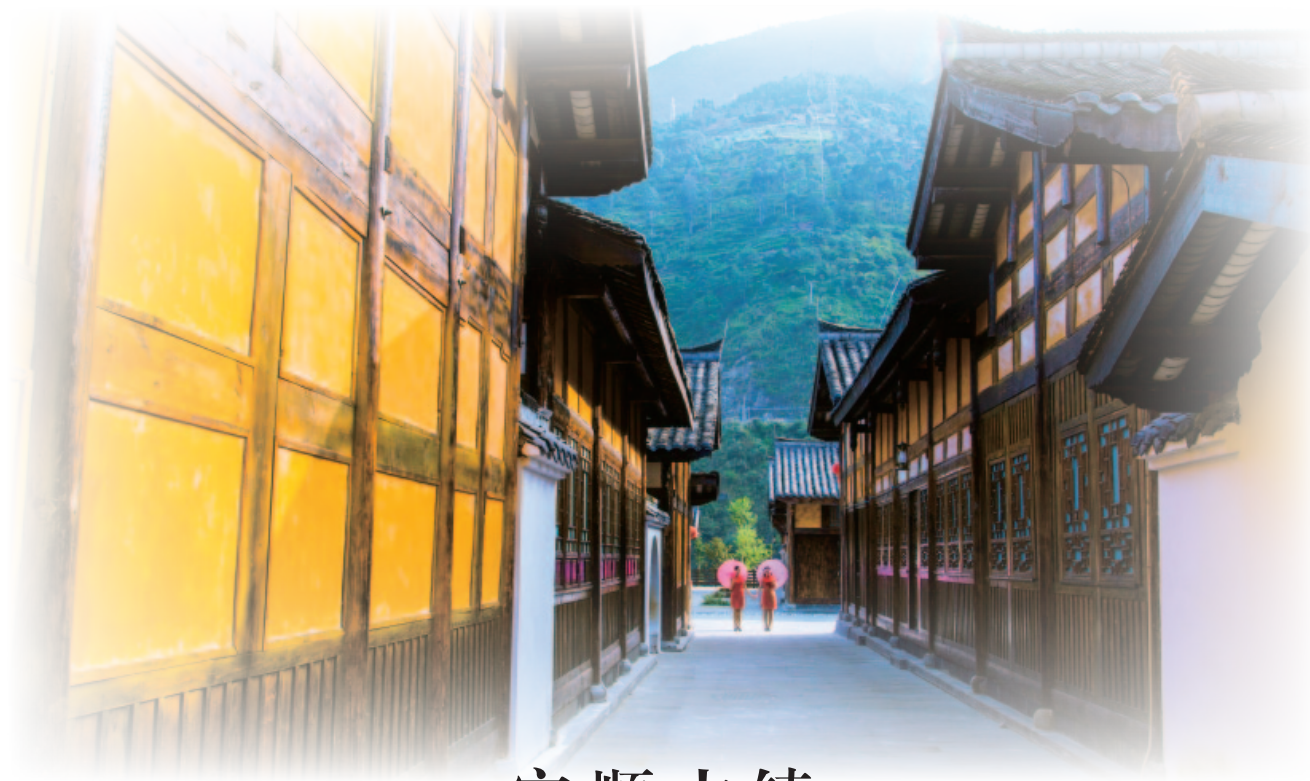
也曾沿着楠桠河的岸边信步游走，洁净的汉白玉栏杆笔直地伸向远处，河道上卵石满布，小城闲适的时光恰如这数不清的石子，被岁月打磨得精致圆润，稍作停留又逐水而去。

还记得当年意气风发，和农民工诗友在石儿山老桥上击水而歌，左手酒瓶右手笔，为赋新词强说愁。没有纸张就写划在臂膀上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年少时的阳光漫无边际，大渡河上漂木滚滚而下，波涛汹涌的河水快要漫过脚尖，伴着我们年轻的梦想一泻千里。

最是早春三月，水渐涨，山渐青，大渡河河谷两岸苗木葱翠，花果同树、如同繁星的奇观如期上演，一片片一丛丛点缀着如画的山野，更有踏着碎步的黄果柑小妹穿梭其中，熟透的果实从纤细的指尖滑落，轻轻地剥开后一瓣瓣送入嘴里，温润舒爽，沁人肺腑，仿佛渗透着贡嘎雪水的清冽，散发出草甸阳光的气息。

而每每夜幕降临，月上梢头，在人流攒动的步行街尽头，“三部曲”的最后一步次第登场，意犹未尽的人们呼朋唤友围坐在炭火正旺的烧烤摊上，推杯换盏之间，优美动听的祝酒歌声响起，飘过不夜的棉城夜空，饮醉了漂泊的游子，浸润了四海的宾朋。

绵绵的山峦，道不尽敢立潮头的风骨；悠悠的河水，洗不尽血脉中的故乡情；纯净的阳光，照耀着石棉，也时常直抵我们的内心。



安顺古镇

文图 / 周万龙

巍巍横断山连绵千里，滔滔大渡河从青藏高原奔腾向南，劈开横断山转头向东而去。就在这横断山中、大渡河畔深藏着一个百年古镇，那就是近代史上因“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而闻名遐迩的安顺场。

随着岁月的变迁，安顺场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其实，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古镇，在川西地区，对于这种小的集镇一般都叫场，一般隔几天就会有一次赶集活动，周边居住的民众会聚集在这里举行贸易活动，赶集的日子都是约定俗成的，据说安顺场赶集是逢农历每月三六九的日子。

有文字记载的安顺古镇是从清朝开始的，原来也不叫安顺场。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是当地尔苏藏族语言，意思是“盛产蔬菜的地方”。据史料记载，紫打地原为清代松林地番族土司所辖河道七场四十八堡的首场，土司的驻地，当时的番族就是今天的尔苏藏族。公元1902年8月5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八年七

月初二，古镇后松林河北岸老鸱山山体大面积滑坡，堵塞了松林河，三天三夜之后，决堤的河水倾泻而下，淹没了紫打地，全镇所有房屋被毁，死伤千余人。事后，清廷拨库银2000两在紫打地以东约二公里处重新建场，把新建的小镇主街道修成了一条船的形状，希望小镇再不会被水淹没，并取“山镇久安，河流顺轨”之意，更名安顺场。

安顺场既是一个古镇，也是一个渡口。大渡河水流湍急，上至泸定县，下至汉源县的大树，在一百多公里的大渡河上，只有这里一个渡口，这里便成了北上渡河的唯一通道，这就决定了这里注定要经历一些历史事件，或悲怆，或雄壮……

据史料记载，1863年5月，石达开部主力渡过金沙江，成功突破了清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直插大渡河。当他们到达大渡河南岸时，对岸还没有清军，直到三天以后清军才赶到对岸布防，而且大部队迟迟

不能赶到。石达开当即下令，全军砍伐树木，准备船筏，第二天大举渡河。可惜的是，当夜降雨，河水暴涨，而大渡河在涨水期间是不可能成功渡河。三天后，清军唐友耕部赶到大渡河对岸布防，使太平军失去了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轻松渡河的大好机会。此后，太平军发动了正面的强渡作战，但在战役进行到一半时，大渡河又再次突然涨水，破坏了太平军的行动，此后，大渡河进入汛期，水位持续不退，最终使太平军陷入绝境，全军覆没，最后兵败大渡河，将士血染古镇，留下了千古遗恨。

时隔72年后的1935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巧渡金沙江后，红军先遣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得大渡河边仅有的一只小木船。5月25日，由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一营营长孙继光指挥，在南岸红军强大的枪炮火力的掩护下，以17勇士为先导，打响了红军长征途中举世闻名的强渡大渡河战役。以红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为首的红军17勇士，在当地老百姓和船工的协助下，不顾大渡河的惊涛骇浪，冒着枪林弹雨，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北渡强渡成功，歼灭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守敌，占领了北岸桃子坪敌军阵地。成功实现了渡河北上的计划，粉碎了蒋介石“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痴梦。

相同季节，相同渡口，翼王悲歌与红军胜利，在这里形成了强烈的历史对比和反差，留给了专家们太多的研究课题，也留给了后人太多的思考……

在古镇西面的大渡河边，就是安顺渡口，目前当地人都习惯叫做“红军渡”。为了纪念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红军胜利强渡大渡河这一光照千秋的不朽历史篇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这里建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碑高6.26m，采用灰色花岗岩雕刻而成。碑体正面为半圆雕红军战士头像，下方为十七勇士架着当地特有的翘首木船劈波斩浪强渡天险的浮雕，右侧为巨手执大刀浮雕。

后来，在纪念碑后面建起了纪念馆，由江泽民题写馆名，馆内陈列着100多件红军当年战斗时用过的枪炮、大刀、旗帜等各种实物。室内还珍藏着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杨成武、陆定一、李一氓、黄镇等一大批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笔题词和信函原件，以及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

站在渡口，清风拂面，涛声阵阵，仿佛在给你讲

述那一段英雄的壮举，那些感人的故事伴着大渡河的涛声代代流传。

经历了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安顺古镇的房屋严重受损。如今，一个全新的古镇重新在马鞍山下大渡河畔生机勃勃。

朴素淡雅的民居，宽阔的石板路面，流水潺潺，绿树成荫，邻里之间和谐共处，田园诗般的意境，传达出优雅而舒适的感受……

错落有致、民俗韵味浓郁的一栋栋民居吸引着我们的眼球，绿意盎然的山岭、湛蓝色的天空，加上石墙、棕色木墙混合搭配，配合青瓦，木质门窗、栏杆，使建筑显得古朴而素雅。这里已经成为功能完善、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的旅游集镇。安顺场是四川西部旅游环线的一部分，政府在开发旅游的同时鼓励村民兴办旅游相关产业。这里已经是安顺河畔的一个4A级景区了。

古镇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如今风采依然。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总是喜欢漫步在青石板的街道上，静静地听我们自己的脚步声。慢慢地，这脚步声仿佛就是古镇的脚步声从远古传来，依然那么清晰。也许所有的历史都是伴随着脚步声代代相传的吧！古镇人继承着古镇的文化，行走在青石板街道上，直到永远。

古镇外面是数百亩的黄果柑农业观光园区。阳春三月，金灿灿的果实挂满枝头，伴随着白色的小花竞相开放，一阵微风吹过，果香和花香混合在一起，沁人心脾，让你的神智也格外的清醒，人也觉得精神百倍。偶尔三五个孩子来到果园，放起各种颜色的风筝，那风筝带着孩子们的欢笑声在空中飞舞，古镇人的希望也随着这些风筝飞起来，飞得很高很高，飞过了高山，飘到了外面的世界。





今日安顺场 (摄影 / 蜀山沫水)

小镇往事

文 / 刘学森

我们刘镇的亿万富翁王小二最近突发奇想，他决定花五千万美金到南太平洋上的弹丸小国斐济去买一座无人小岛，在风光旖旎的南太平洋上度过自己的余生。现在王小二坐在他那金碧辉煌的别墅里，开始想象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远处是一望无垠的碧海蓝天，脚下的海浪拍打着细细的沙滩，惊起几只海鸥轻盈的从头顶滑过……突然一阵痛彻心扉的情绪打碎了他心中的美丽风景，四周是深不可测的悲伤空气，使他痛楚的泪水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原来他最亲近的人林晓芳几天前刚刚去世，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王小二已经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

王小二对林晓芳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感情，他总觉得对不起她。就连在他的工厂守大门的张老头在送走林晓芳那天也不禁发出感慨：

“活着的时候守着金山银山，烧成灰连他妈的巴掌大个盒子都不够装！”

王小二此时坐在他那镶满黄金钻石的大摇椅上，开始盘算去斐济的路线。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意交给了养子林强，这样他就可以一身轻松的带着林晓芳的骨灰去斐济过天堂般的生活。因为在刘镇这个地方，王

小二除了他那几辈子也花不完的钱，已经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了。就要离开刘镇了，王小二决定把在这里的生活轨迹重新整理一遍。现在躺在大摇椅上的他，迷迷糊糊的陷入了回忆中。

要是二十年前说王小二会腰缠万贯，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当时的王小二每天的最大愿望只是能吃上一碗三两的牛肉面，但当时的他却十天半月才能享受一碗二两的杂酱面。二十年后，当王小二把世界上所有的山珍海味都吃遍、吃腻了，还是经常回忆起当年牛肉面的味道而直吞口水。同样，自从二十年前被林晓芳的父亲赶出家门，王小二做梦都没想到她后来会成为自己的妻子。当时的他最大的愿望也只是在林晓芳家外面远远的看她几眼就知足了。

但没过多久，林晓芳却跟一个跟她父亲一样当医生的高大男人何勇结婚了。我们刘镇第一大美人的婚礼轰动了方圆几十里，喝喜酒的桌子摆满了刘镇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喜酒从中午喝到下午，又从下午喝到了晚上。那天来看林晓芳出嫁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有五十个小孩因为手中的喜糖被挤掉而哇哇大哭，有一百个男人因为自己的喜烟被偷走而满腔怒火，有

一百五十个女人因为拥挤被人摸了乳房而破口大骂。

可是这一切的喧嚣和喜庆唯独把王小二排除在外了。他远远的看着这场热闹的婚礼，既不想靠近又不忍离去。最后只能拣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在地上，以排解心中的愤懑。

林晓芳的婚礼让向来沉寂的刘镇狠狠的热闹了一回，可没过多久发生的变化却让刘镇的热闹程度不知道是那场婚礼的多少倍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刘镇的街道上整天都是人山人海，一队一队游行的人群来来去去，把本来就不宽敞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不同队伍的人都带着红袖章，胸前用小别针挂着毛主席的像章。挤得前胸贴后背的人群一边喊口号，一边高唱革命歌曲，声嘶力竭得几里外都能听见。还有些人被五花大绑，头上带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纸牌。他们低着头，不时有革命群众冲上来踢几脚、扇两耳光，这些被绑的人不但不发怒，反而还要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王小二经历了他一生中难忘的一个春天，他不知道世道变了，文化大革命来到了我们刘镇，他只知道这街上咋每天都跟过年一样的热闹。

开始的时候，王小二看到这热火朝天的场面兴奋得像只野兔子一样上蹦下跳。他煤也不拉了，整天跟着游行的队伍跑来跑去。开始的时候，他还只能喊喊口号，摇摇红旗，但在镇中学操场那次批斗大会上，王小二当了回主角，风光了一把。那天批斗的是刘镇最大的饭店——利民饭店的胖师傅钱厨师。一个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对着操场上黑压压的人群，慷慨激昂地列举钱厨师的罪行，他说：

“看看我们刘镇的人，都吃野菜了。你们瞧瞧他，肥头大耳的，说，你偷吃了我们刘镇多少的油水！”

下面的人群情激愤，他们握紧了拳头，高喊打到这个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资产阶级。而王小二作为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代表，被请上台控诉钱厨师的罪行。王小二此时情绪亢奋，他激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大家说：

“这姓钱的坏啊！我王小二要拉多少煤才能吃上一碗牛肉面啊，可每次这姓钱的都只在面里给我浇四块牛肉，那其他师傅做的牛肉面可都是五块牛肉啊！这一块牛肉是我王小二多少的血汗啊，这姓钱的不是人！”

台下的群众也跟着声讨起钱厨师来，打倒声此起

彼伏。那天的批斗大会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王小二高兴坏了。从此以后，王小二作为苦难群众的典型，开始了一段短暂的春风得意的日子。他不再给别人跑龙套，而是成了十几个革命群众的头头。而最大的收获还是作为补偿，王小二被特许每天在利民饭店免费吃一碗牛肉面。这可把王小二乐上了天，那段日子里，王小二吃的牛肉面比他以吃的总和还多。靠着这每天一碗的牛肉面，把本来面黄肌瘦的王小二养得白白胖胖、红光满面。

可好日子很快过去，不久后刘镇越来越乱。开始人们还只是把拳头对准地主、恶霸、资产阶级，但后来自己人也开始动起手来。不同队伍的人开始讲道理，讲着讲着就开始吵，吵着吵着就开始拳脚相加了。刘镇本来就不宽敞的街道每天都有人头破血流。王小二这帮人讲道理讲不过人家，动起手来更讨不到便宜，况且早就有人嫉妒他那每天一碗的免费牛肉面，所以对他动起手来特别狠，王小二经常被揍得鼻青脸肿的。他开始有点后悔了，心想虽然每天能吃牛肉面，可挨揍的滋味也不好受。他决定去找当时还在守仓库的张老头，让他给自己想想办法。张老头结合自己的斗争经验，简明扼要的给王小二总结了八个字：

“一个就打，两个快跑！”

王小二是个聪明的人，他天生具有非凡领悟能力，自己把这八字纲领升华为自己的理论：自己人多就动手不动口，对方人多就动口不动手。张老头的活果然有效，以后每次打架王小二都能占上风了。可是他占了上风，就总有人处下风了，他讨了便宜，总有人要吃亏，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何三分是个四十出头的人，虽然老实巴交，在刘镇却很出名。原因就在于他有一手好手艺：补鞋。无论是我们刘镇男人的胶鞋、女人的凉鞋、当官的皮鞋、穷人的草鞋，不管是破了个洞还是裂了个口，老何都能三缝两补给鼓弄得像新的一样。而且价格还公道，童叟无欺，统一都是人民币三分钱。久而久之，刘镇的人都忘了他的真名，给取了个相当当的外号——何三分。

何三分一生有两大引以为傲的事，这个外号是其中之一。

没有生意的时候，他就把鞋摊摆在街角，自己斜靠在墙上晒太阳养神。一旦有人提着破鞋过来，叫一

声“何三分，修鞋！”，他就马上来了精神，笑呵呵的接过来缝缝补补。等到鞋一修好，客人总会夸赞几句，随手递过来三个一分钱的硬币。何三分接过硬币，也不数数，随手扔进了旁边一个陶罐子里面，发出几声脆响。

给客人补鞋的时候，何三分手上忙个不停，嘴上也不闲着，天南地北的跟客人聊起来。通常聊着聊着，就会说到他的第二个骄傲：他的兄弟何勇。

何勇比何三分小了接近十五、六岁，由于父母都走得早，长兄为父，老何自然也就承担起了拉扯何勇的任务。还好他有一手补鞋的好手艺，挣钱让何勇读上了书，还当上我们刘镇卫生所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算是鲤鱼跳上了龙门，给何家祖宗添了光彩。

而更让何三分脸上添彩的是何勇取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我们刘镇出了名的大美人林晓芳。虽然自己四十出头了还是光棍一个，但兄弟讨了媳妇，自己也跟着乐得像取了仙女一样高兴。

但是近来的一段时间，何三分却不怎么高兴得起来。现在街上天天打打杀杀，把鞋弄坏的倒不少。有些是踢人的时候不小心踢在了树上，把鞋踢烂的，有逃命的时候慌不择路把鞋跑烂的，有把鞋当作武器攻击其他人的时候打烂的。按理说生意应该很好，但人们不是忙著踢人就是忙着逃命，谁还顾得了谁穿的是只破鞋呢？

何三分的生意惨淡，但还是每天坚持把补鞋摊摆在老位置上。于是他每天都能看街上像粥一样乱成一片。每天都有无数的唾沫在布满灰尘的空气中乱飞，无数赤手的拳头与穿着破鞋的脚在来回攻击，无数滴鲜红的血液在四处飞溅。最让他害怕的是曾经亲眼看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被另外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活活打死。他本来是不想看到的，只是那个被围攻的年轻人无路可逃，在气绝之前一头栽在了他鞋摊前，满口吐血。这个恐怖的情景从此多次在何三分的恶梦中出现，他每次都被大汗淋漓的惊醒过来，嘴里不停的念叨“真惨、真惨！”

何三分从此不敢再看别人打架了，再遇到这种事，他就把头低下，装着什么也没发生，顶多也是在别人一瘸一拐收拾残局的时候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这些人的年纪与他的弟弟何勇差不多的年轻人都血气方刚，谁也不服气谁，拳头成了解决分歧的唯一方式。让何

三分暗自庆幸的是自己的弟弟何勇没有跟着瞎胡闹，毕竟是读过几年书的人。何三分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倒也不是胆小怕事，只是在这个乱成一锅粥的世道，只要自己的家人平安无事，其他的事也顾不上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刘镇的街道和往常一样喧闹得像个猪圈。一个女人被绑了起来，游街示众。在这个女人身后是几个带着红袖章的人，他们整个下午都在义正言辞的审判面前这个女人，红袖章们给她定的罪名是——通奸！并且当场展示了这个女人犯罪的铁证：一封十年前某位男生写给她的情书。红袖章们拿着这如山的铁证，个个都像泼了鸡血，他们扯破嗓子的吼道：“看看，看看，——亲爱的，真不要脸！”

何三分远远的呆在他的补鞋摊前，也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时一个老太婆蹒跚的走过他的面前，何三分向她问道：“他们在干什么？”

老太婆摇着头回答他：“他们在批斗一个女人，可怜、可怜！”

何三分继续问她，道“她犯了什么罪？”

老太婆好像没有听见，她没有回答，只是自言自语的说道：“造孽！”

何三分没有再问，此刻他的心里被同情和担心两种情绪充满了。他同情的是远处那个女人的遭遇，担心的是这么一闹腾，今天的生意又泡汤了。本来想收拾行头走人，但审判那个女人的地方正好堵住了他回家的路，于是他想干脆睡一觉，等睡醒了他们也该折腾完了。

何三分就这样迷迷糊糊靠在墙角睡着了，等他睁开眼时候，太阳已经挂在了西山头，夕阳的云彩把满天的白云烧得跟火一样红。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准备回家。

这时街还是站住一群一群的人，但明显没有刚才热闹了，几个红袖章也没再进行他们慷慨的审判了，有几个还抱着头蹲在地上，好像受了伤。

何三分走了过去想看个究竟，可怎么也挤不到街中间去。他问旁边一个中年男人，道：“出了什么事？”中年男人满脸惊恐，用颤抖的语调回答道：“打死了一个人！”，顿了顿接着说：“那个人真厉害，以一敌十！”

何三分心头一颤，他不想让自己恶魔重演，于是掉头离开。但路过人群最多的地方，他又忍不住回头

看一看，透过人缝，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跟自己的弟弟何勇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何三分叹了口气，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好像还穿着何勇一样的背心。

于是他决定靠近再看清楚点，可是由于人太多，挤也挤不进去。于是他弯下腰，从人腿缝中看过去，那个人好像还穿着跟何勇一样款式的胶靴。何三分问旁边的人，道：“你们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人”，旁边一个瘦高男人摇了摇头，何三分继续问道“哪他大概有多高？”，瘦高男人垫起脚，伸长了脖子瞅了几下，回答道：“大概一米六左右”。

何三分心头一惊，这躺着的人怎么跟他弟弟的身高差不多。于是他拼命往前面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挤到了前面，面前躺着的这个血肉模糊的人使他犹豫起来。他在次焦急的问起身边人“你们有没有人认识他？”，有个人带着不该确认的语气说到“好像是卫生所的医生吧！”

何三分全身一软，他顾不上地上那个人身上的血污会弄脏自己的衣服，一头冲了过去。由于太过慌张，第一眼竟没有认出来，当他定了定神，并最终确认地上躺着的人就是他的弟弟何勇的时候，何三分只感到天旋地转、双眼发黑，一下失去了知觉。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我们刘镇的医院也没能幸免。医生们也不看病了，整天到街上去游行，偌大的医院冷冷清清的，只有个守门的老头整天坐在门口哈欠连天。而何勇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既不出去游行喊口号，又迟迟不表明自己的革命态度，这让其他人十分不满。

救死扶伤本来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但是何勇正是因为尽了自己的职责才丢掉生命的。

何勇的性命断送在一个彩霞满天的傍晚。那天我们刘镇的晚霞特别绚烂，照得人们的脸红彤彤的，映得刘镇外的那条大江像火烧起来似的。正好下班回家的何勇却看到了一个女人连头发都是红的，起初他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但走近了才发现的确是个红头发女人，正跪在地上，胸前挂的大牌子上赫然写着“通奸”两个鲜红大字。几个带红袖章的人正恶狠狠地对她大声吼道：

“还他妈嘴硬，快把奸夫的交代出来！”

说完，一脚把本来就虚弱不堪的红头发女人踢翻在地。见此情形的何勇只感觉一股热血直冲头顶，他

大喊一声：“住手！”就冲到了红头发女人身边。这时何勇才发现，那个女人的头发不是晚霞的映衬，而是她额头的血染红的。何勇怒不可遏的对那几个“红袖章”吼道：“她流了那么多血，快送医院！”

其中一个“红袖章”指着地上的女人对何勇说：“她背地偷人，你想替罪犯说话？”

何勇强压住自己的怒火，道：“她现在说不出话，你们现在问也问不出来，我知道那个写信的人是谁，我带你们去抓他吧。”

那几个“红袖章”看地上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也问不出个名堂来，于是信了何勇的话。何勇带着他们在刘镇的小巷里穿了半天，走得几个“红袖章”有点不耐烦了。他们问奸夫到底是谁？何勇叫上来一个带头的，像亲兄弟一样搂住他，然后小声地说：“就是……！”话没说完，就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拳打歪了那个“红袖章”的鼻子，然后转身就跑。

后面那几个“红袖章”被这突然的一幕怔了一下，等他们反应过来，也不顾地上哇哇大叫的同伙，向何勇追了上去。他们一边追一边大喊：“抓住他，那小子敢劫法场！”

已经跑到大街上的何勇眼见逃不掉了，干脆停下来。他脱掉外套，露出了手臂和胸前结实的肌肉。他一脚踢倒一个扑上来的“红袖章”，又顺手死死夹住另一个的脖子，把他狠狠地摔翻在地。

那天刘镇的很多人见证了何勇的勇猛，他们看见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王八蛋一个一个被何勇打翻在地，心里无不暗叫痛快。可是渐渐地，加入战斗的“红袖章”越来越多，何勇也渐渐处于了下风。体力透支的他踉踉跄跄地躲闪着，出拳也有点苍白无力。这时，他背后的一个敌人拿着木棍狠狠地击中了他的大腿，何勇不得不跪下来捂住剧痛的大腿，其他人一拥而上，开始了对何勇的围攻。

任何一个稍有同情心的人都不忍心再去描述那场几十个对一个的令人发指的围攻。当时看见这一幕的刘镇的人们，即使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禁不住全身瑟瑟发抖，甚至那些刚才还躺在母亲怀里哭闹不停的婴儿也被吓得不敢啼哭，睁大了一双惊恐的小眼睛看着眼前可怕的一幕。那真是一场让人惨不忍睹的殴打。何勇被打倒在地上，他蜷缩着身体，用双手捂住头，试图用身体的翻滚来躲避攻击，可是那群“红袖章”

也顺着他翻滚的方向移动，他们的拳脚像雨点般落在何勇的身上。他们没有丝毫残害自己同类的羞耻与恐惧，而是好像在屠杀一头牲口一样心安理得。当时那几十个人一直打到自己手臂发酸，一直踢到腿脚发麻才停下来。最后这群人全部是大汗淋漓，一瘸一拐地离开的。

何勇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晚霞照在他的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辉。在那个对精神偏执狂热的崇拜，对本性歇斯底里的压抑的年代，何勇用他高大结实的身躯，以他极大的温情和全部的热血，试图拯救另一个深陷灾难的人，不想自己却被无情的灾难吞噬得体无完肤、粉身碎骨。

已经身怀六甲，大腹便便的林晓芳看见她的丈夫时，何勇的身体已经让好心人遮盖起来。这个漂亮的女人一直没有哭，她狠狠地咬住嘴唇，任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当她走近何勇时，所有坚强的意志突然崩溃。她跌跌撞撞的后退了几步，然后泣不成声地对周围的人说：

“看看，你们看看，他们把我的丈夫打成什么样子了！”

逝者已去，生者犹在，何勇撇下他新婚的妻子和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撒手人寰，转眼又过去了三年。三年里，我们刘镇的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全部充了公，说是要炼出好钢来，（此处我觉得不需要改了，小说不能过分拘泥时代背景，这里只是举例表达那个年代的荒唐，金庸的小说也在正史里加入了很多虚构的人物及事件，若过分考究，就失去了小说的韵味了）造出炮弹打到蒋介石的台湾老巢去。可折腾了半天，炮弹没造出来，却烧出了几大锅发红的臭水。开始是时时候还有粗面馒头勉强充饥，后来就只剩下野菜、树皮，最后树根都被扒光了，只剩下白色的观音土救命了。

就在所有人还在昏昏沉沉地过日子的時候，王小二却成了刘镇脑子最清醒的人。他没读过一天书，也不懂谁是谁非，但他知道不能再跟着瞎搅和了。其他人还在整天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王小二满脑子想的却是怎么能挣到更多的钱。他给一帮人做了一面半米的旗子收了五块钱，转身他就找到另一帮人的头，告诉他人家举着半米的旗帜是如何的威风。那个头头一听，大叫一声：“那还得了！给我们弄面一米的！”

于是王小二又挣了十块钱。他马上又找到第二帮人的对头，痛心疾首地告诉他们：“人家摇着一米的红旗，可把你们的气势完全压下去了，哪能咽下这口恶气啊？”别人一听，马上花二十块钱订做了一面两米的大红旗。王小二从一开始就懂得了利用人的虚荣、攀比的弱点来挣钱，这一招在他以后的生意道路上用得得心应手、屡试不爽。

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刘镇开始分土地了，王小二放着好田地不要，自己找了一片用我们刘镇的人话说是“鬼都不下蛋”的荒山。人人都怀疑这王小二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怎么的？可王小二却一个人笑得合不拢嘴。他们哪里知道，王小二早就凭着自己的经验判断出这荒山下就是黑乎乎的煤炭。他知道总有一天，这下面的煤会源源不断的挖出来，到时候，这哪还是光秃秃的荒山，那简直就是黄灿灿的金山啊！

王小二的生意蒸蒸日上，可林晓芳的生活却每况愈下。自从何勇走了以后，她就患上了严重的胸痛。不久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因为冤死的何勇被扣上的劫法场的帽子还没摘掉，她们母子二人只能靠一份口粮艰难度日。可是林晓芳没有屈服这苦难的生活，她让儿子跟着她姓林，给他取了个名字林强，她希望自己和儿子都能坚强。

林晓芳不能去思念何勇，因为一想起他胸口就会剧痛难忍。尽管她每天想尽办法，可是林强还是经常饿得嗷嗷直叫。林晓芳觉得不能让林强的童年记忆只有饥饿的感受，于是她每天傍晚都会带着儿子来到长江边，她指着江上来来往往的渔船、江边游来游去的小虾、河滩上千奇百怪的鹅卵石……然后告诉她的儿子：

“这是长江，这是小船，这是小鱼儿……。”

这时尚在襁褓的林强仿佛已经感受到了这如诗如画的渔江晚景，他会短暂忘掉饥饿，双手兴奋地挥舞着想抓住林晓晓的衣角。这样的情景给还没出生就失去父亲的林强留下了太多美好的童年记忆。

这个时候，王小二出现在了林晓芳母子旁边。他的出现让本来陶醉在美景中的林晓晓回过神来，她有些慌张地想离开，可是被王小二拦了下来。他塞给林晓晓一叠钞票，望了一眼怀中的林强，说：

“这孩子脸色太难看，得让他多喝点豆浆，豆浆里有营养！”

林晓芳低着头，紧紧地抱着林强，手里拽着那叠钱不知如何是好。王小二转身离开，可没走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对林晓晓说：

“等孩子长大了，应该姓何，得让他知道他爹是个男子汉！”

后来王小二就和林晓芳结婚了。林晓芳的第二次婚礼比第一次还要热闹，当时的王小二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富翁了，他把自己的婚礼轰轰烈烈的大办了三天三夜。……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刘镇变得越来越兴旺了，王小二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他的钱也越来越多。农行搁了搁工行，工行搁不下了又搁建行，甚至连瑞士银行也有他好几个户头。只有张老头的运气不好，镇东头的仓库倒闭后，他就丢了铁饭碗。没有了退休工资的张老头整天哭哭啼啼，王小二听说后，把他招到自己的公司看大门，张老头又马上破涕为笑。他把那件棉大衣换成了大皮袄，逢人就笑嘻嘻地炫耀道：

“我现在每月能拿一千五了！”

只有林晓芳胸口痛的毛病越来越厉害，时常折磨得她连觉都睡不好。她时常还会想起何勇，想起她前夫的冤屈还没有洗雪。可当打死何勇的凶手被绳之以法的消息传来后，林晓晓却突然胸痛难忍，一病不起了。

王小二在医院对医生说：“我王小二的女人怎么可能治不好呢？要多少钱你们尽管开口！”可医生们都默不作声。

王小二又说：“你们是不是不要钱？那黄金呢？钻石呢？珍珠玛瑙我也多的是。你们治好了我老婆，你们要多少我给多少。”医生们还是不说话。

王小二有点火了，他大声地对医生们吼道：“你们是不是没本事？不行就给我请北京的、上海的，再不行就找美国的……”

这时一个年轻医生忍不住

了，他告诉王小二：“钱买不到命！”

王小二的万贯家财并没有挽回林晓芳的生命。在短暂的挣扎后，林晓晓离开了一生中最爱她的男人，在漫漫西天路上去寻觅她的前夫何勇的气息。林晓晓的离去让王小二心灰意冷，他决定把手中的生意交给养子林强打理，自己带着林晓晓的骨灰去斐济过世外桃源的生活。

现在躺在大摇椅上的王小二正在盘算着去斐济的路线。他决定先坐小木船到长江码头，换小轮船顺江而下到上海出海，再换大轮船横渡到日本的神戸，登陆后再辗转北上，途经横滨、东京，最后在北海道换乘豪华大游轮，一路穿越赤道，再绕过好望角，进入太平洋后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直奔他的目的地斐济了。

“到时候，我和媳妇就过上神仙般的日子！”躺在大摇椅上的王小二突然两眼放出兴奋的光彩，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插图 / 李万龙

报 名

文 / 相岭传说



插图 / 李万龙

云溪河是两县的界河，冬春季节水量不大，但是清澈透明，一个浅滩下面就是一段急流，然后又是一个浅滩，浅滩下面又是一段急流，周而复始。这两个季节里大部分河床裸露着，偶尔有几个小孩在碎石滩上追逐嬉戏，给寂寞的小河平添了几分生气。小河在夏秋时节就换了一副模样，发大水的时候浊流滚滚，一路向东，势不可挡，阵阵泥腥味扑面而来，两岸河堤上垂下的树枝、藤蔓都被冲成了一条直线，靠近河岸地方地皮都在震颤，看热闹看水势的人们呆不了几分钟便会黯然离开。

河上一座灰色的水泥桥把两县连在一起，桥西是一片巍峨的大山，山下稀稀落落的散落着几十户人家，人家后面有两座相距不远，形状如瓶的高峰，当地人把右边山峰叫着金瓶山，左边那座叫着银瓶山。每当云雾缭绕金瓶峰时，第二天一定是阴天；傍晚时分银瓶峰被云罩着时，预示着雨天最近会来到；如果金银双峰同时露出葱绿的峰顶，那将会有连续的几天晴好日子。

那里的人都不用看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傍晚时候抬头看看那两座神奇的山峰就可以放心安排第二天的日程。桥东则是一片开阔的微微倾斜的扇形冲积平地，肥沃的土地上居住一千多户人家，一个万把来人的小镇滨河而建，镇中心小学校就位于北面的一片树荫里。

这天上午，天上阴云密布，镇中心校小会议室正在召开报名预备会议，覃校长又开始他惯常的一言堂：“老师们，今天请各位来开报名预备会，我们班子是通过反复考虑，精挑细选的。之所以把在座的业务过硬、原则性强的老师们请来，那是因为报名是学校一期工作的头等大事，我们学校又是闻名远近的重点实验学

校，镇主管领导非常重视这次报名工作，对我们提出了四个要求，三点建议……”

坐在角落里的上官柳莺心里一阵冷笑，又是那反复考虑精挑细选的老调，要使唤人都这样假眉三道的，为什么不把你的亲信和相好们精挑细选出来？哪次报名还不你说报谁才算数，我们普通教师要额外报个人都要求你几次，还要领你的天大人情。

覃校长可不屑老师们怎么想，他习惯性的摸了一下出奇大的酒糟鼻，慢悠悠的品了一口茶，等发出长长的“吱”的一声响后，才自顾自的往下说：“这学期一年级招生范围适龄人数多于往年，虽然有空教室，但是由于换下来的旧桌凳都送给下面的村小去了，不能再增加班级，所以我们要严格按照规定办事，不在我们招收范围内的一律不得报名。当然，特殊情况除外嘛，学校要生存要发展还得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所以嘛，额外报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得经过校领导批准，希望负责报一年级的上官老师理解配合，对每个报名的都要严格审查户口，严格把关，不辜负学校、社会的信任和重托。”

坐在上官柳莺旁边的万老师在笔记本上飞快的画了幅漫画，悄悄展开，画上人物那张嘴占了整页纸的四分之三，上官看见，长长的睫毛飞快的闪了几下，抿嘴一笑，白皙的脸上酒窝一下明显许多，她把那漫画拿过来，在上面快速写了一句“三斤鸭子两斤嘴”。

外面已经下起了大雨，玻璃窗被打得啪啪直响，覃校长的讲话还没有结束的意思，他的话题已经跑到了当年南非种族主义时代，并且在声情并茂的控诉着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滔天罪行。与会的老师们纷纷扭头看窗外下雨，并且有人在低声交谈说笑。校长脸上挂

不住了,用茶杯盖子敲了几下桌子,会议室才安静下来。

老师们婉转的抗议使会议提前结束了,大家像熬过漫长冬眠期的动物,个个陡然间恢复了元气,生机盎然的走出会议室。

上官柳莺去自己的办公室清理了一会,为明天的报名作作前期准备。刚走出来就看见一个被大雨浇得透湿的青年男子在走廊上张望,她不由得打量一下,这人中等个子,瘦削的身材,长发被雨水淋得紧贴头皮,像戴了顶黑色游泳帽一样,灰色短袖衬衫上汗渍斑斑,上面还沾了些锯木渣子,领口、袖口都破了边,解放胶鞋帮子上附着些稀泥。手指关节如同竹节一般,手掌手指上黑色的条条裂口清晰可见。看见有老师,他忧郁的眼神突然有了光芒,语气急迫地问道:“老师,你们哪天报名?是不是要足满七岁才能报名?”

“明天开始,只报一天,年龄要够才行,具体要求你去看看我们学校张贴的招生通知。”上官柳莺看他淋成这样,恻隐之心顿起,接着又补充一句:“你早点来排队吧,人多呢,昨天没看金银峰吗?”

见有人这样和蔼的和自己说话,他感激异常,一连声的说谢谢,粗糙的手不停的搓来搓去,眼里感激的神情仿佛要流出来一般,低头看了一眼鞋帮和掉在地上的稀泥快,显得很不好意思,微微红了脸,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急着给娃娃报名,没有注意到。”说完便把鞋脱下提在左手上,弯下腰,用右手认真的检抖落在地上的泥屑。

上官柳莺看不过去,对他说:“别捡了,明天干了一扫就没得,再说明天来报名的人很多,地上不晓得要掉多少,你回去吧,不,你等等。”她几步回去拿了把很久没有用过的备用旧雨伞出来,递给他,“别再淋雨了,年轻也要爱惜身体。”青年男子嘴唇抖了几下,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低头接过伞,快速消失在雨雾中。

上官老师回到家里,还没有做好午饭,在镇医院当大夫的老公下班回来了。一进门就问:“明天是你在报一年级的名吗?你们学校给我们医院三个一年级的编外名额,我向院长要了一个,大哥的孙子可以来这里读书了。我听说每个单位都有名额,多少不一样,属于我们镇但是不在你们招收范围的各个村都给了两个额外名额,当然是镇政府名额最多喽。我听来看病的人说,那些有娃娃要读书的来这里做生意的外地人

这几天忙得不得了,镇上好点的饭店都让他们包满了。你们的覃校长还真是个人才,长袖善舞,把权力发挥到了极致,各单位都在说他好呢。”

“快来帮我把桌子打整干净吧,明天你拿着盖有我们学校印章的牌子去找覃校长报名就是,我那里是按户口本报名的。”

“不是大人们拼命要把娃娃弄到你们那里,镇小学和村小的确在各方面相比差距很大。”

“快去擦饭桌啊,进门就嘴不停。”上官柳莺不想听和报名相关的事。

第二天一大早上官柳莺老师就准备去学校,她知道,反正要报那么多人,早点去时间宽裕些,没有那么累。外面小雨依然淅淅沥沥的下着,一点停歇的迹象都没有,她关好门走出来,习惯地抬头望了望金瓶银瓶峰,只见浓浓的灰雾把银瓶峰罩得只剩下山脚。

还没有走到学校门口,上官老师就听见那里人声鼎沸,进去一看,一年级报名处外面已经排了长长一列队形,为了避雨,人们在走廊上把队排成“Z”字形。

一位年纪六十开外的老大爷在和旁边人夸耀:“我天不亮就来了,还以为是第一个呢,原来还有比我还早得多的人,没有开大门,我们就先在校门口排队,我叫大家还是按年级排,各人记好各人的位置,等大门开了我们就进来,一点都没有乱,更没得扯皮的。”

上官柳莺拨开拥挤的人群,打开门,做好准备后,推开玻璃窗,看见昨天那个青年排在第一,他先不说报名的事,把里里外外洗得干干净净的雨伞双手递过来。

“把你的户口本给我。”上官老师知道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不敢有半点失误,授人以柄。他一听,微微怔了一下,说:“对不起,我家户口本找不到,您先帮我报起,我回家去找到,下午拿来你看。”

排在他后面的人不干了:“不行啊,老师,那大家都说忘了带来,你都报吗?”

“你回去好好找来,不要急,只要有户口本,是我们的招收范围,早迟都会报得起的。”上官柳莺看他一脸的尴尬和无助,温和地宽慰他。

上午一直就这样忙碌着,上官老师眼睛都看花了,手也累得抬不起来,排队的人才稀疏下来,又忙了一会,终于告一段落,学校给报名的老师们买来盒饭。她正吃着,那青年牵着他的女儿来了,小姑娘怯怯地靠在

父亲身边,头上的羊角辫扎得一边高一边低,穿一条洗黄了的白裙子,凉鞋底边上的黄泥有明显刮过的痕迹,最让人忘不了的就是她那苍白脸上的那双大眼睛,悄悄的抬起来看一眼又赶快低垂下去,让人禁不住心生爱怜,想起当年“希望工程”捐资宣传画上的那双大眼睛。

上官老师放下饭盒,上去把小姑娘的羊角辫重新扎来一般高,对她父亲说:“户口带来了吗?”

“老师,我家不在你们的招收范围,拿来没有用,现在没有别的人,您能不能帮忙报一个?我们已经在旁边等好久了,看见没有人才来的。”

“不是我不想帮你,学校有规定,不在招收范围的不报名,我报的人他们要核实的,报起也不算数。”

上官柳莺看见父女脸上深深的失望,心里一阵难受,赶紧说:“你把电话和地址留一个给我,能报上我打电话给你。其实,在哪里读书都差不多,用心去读就会有好成绩的。”

目送父女两失望的背影远去,上官柳莺的眼里心里全是那双无助的大眼睛,食欲一下没有了。望着窗外的细雨发了一阵呆,她把交来的校服费、保险费数了三遍,每次数额都不一样,深深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双大眼睛。

下午来报名的人很少了,上官柳莺把东西装好,准备去校长那里求个情,给她一个额外的名额,还没有走进,就听见覃校长在大发雷霆:“乱弹琴!还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人人都想报谁就报谁,学校是为你家开的?有本事你自己办个学校,想收哪个就收哪个。眼里还有没有学校?有没有我这个校长?要不要我把一间教室隔成两层,让学生们上上下下的坐起读书?我在报名预备会上已经反复强调过的,一定要按镇政府和学校的规定办,开会时你又不是不在,这下好了,你不按规定报的你去解释去退费,我们不管……”

上官柳莺知道进去求情等于自讨没趣,默默的退了回去,找到刚才登记的电话,想告诉那对父女,趁还有时间,去看看其它地方能不能报上名,别耽误孩子读书。打通了没人接听,隔了一阵又拨,还是没有人接。她实在不放心,先去把钱交到财务室,等报名时间一结束马上骑车去找。

在木器厂的板房里,一盏昏暗的灯光下,她见到

了正在收拾行李的父女俩。看见她来,孩子眼里一亮,搬出一根用三个木板钉成的凳子,用小手在上面擦了又擦,轻轻说:“阿姨,您坐。”

女孩子的父亲倒了一杯水双手递给上官柳莺,蹲在地上,像是自言自语一般的说:“老师,给您添大麻烦,谢谢您了。我们是桥那边的,和你们不在一个县,雁子她妈前年得病去世了,临走时紧紧抓着我的手,要我把雁子带好,读好点的学校。我就把她带到你们这里读幼儿园,边挣钱还债边照顾她读书,现在报不起名,我把工辞了,带她回老家去读书,只是学校离家有些远,各方面的条件和你们学校相比要差很多,我真没用,对不起娃儿,对不起死去的人。”说到子这里,他把头埋得更低,深深的自责让那双插在乱发里的手在不停的颤抖着,沾在发间的锯木末纷纷下落,突然,他抬起头,像是在安慰谁一样:“不过我们那里也好挣钱的,金银山上有一种剧毒的蛇,是一门好药,收购价格高,那蛇晚上才出来活动,正好,我白天好照顾雁子读书,侍弄地里的庄稼。”

上官柳莺一听是去捕毒蛇,急切地说:“要不得啊,再挣钱多也不能去,太危险了,你有点闪失,孩子咋办?千万去不得。”

“在我们那里只有做这个有经济收入,您放心吧,我一定格外小心,谢谢您,老师。人是命,癞脑壳是病,由命吧。”

上官柳莺不知道怎么劝慰这对父女,她蹲下身子把在低声抽泣的小女孩抱在怀里,拿出纸巾轻轻为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又理了理发黄的羊角辫,在她冰凉的额头上亲了一下,默默地退了出来,站在屋檐下,仰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心里酸酸涩涩的。屋里传来雁子父亲幽幽的山歌:

大河长来嘛滩滩多

山路长来嘛弯弯多哟

人生苦长坎坎多

就好比焦茅草

长在那沙窝窝

……

后面的歌声渐渐嘶哑模糊。禁不住的泪水从上官柳莺脸上滑落下来,她向前紧走几步,回头一看,小女孩靠在木门边,泪汪汪的大眼睛正无助地望着她。



插图 / 李万龙

带露生长

文 / 何文

“0” 年级的学生

这是记录我女儿生活的文字。写在前面的这一段，算是引子。

女儿今年六岁，属狗，学前班在读生。

“0 年级学生”是她自己给自己的定义。那天，几个爱文字的朋友聚会，我带着她。有朋友问她，读几年了。她顿了一下，拿眼睛看我，意思是让我回答。我鼓励她，你给伯伯说，读几年级了。她仍是沉默着，身子往我后边躲。见我们大家都盯着她，隔了一会儿，举起右手，拇指与食指捏在一起，那手势像“OK”。朋友便问，你这么小，就读三年级了？她又再将手扬起，原先分散开的三个手指也并在一起，像未握紧的拳头。说，“0 年级。”这话一下就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悄悄问她，为啥不说学前班，而说“0” 年级。她贴着我的耳朵，小声地告诉我，伯伯问的是读几年级，她不知道学前班算几年级。她想了一下，学前班读完就读一年级，学前班比一年级少一级，比 1 少 1 的就是“0”，但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就用手比。

经她这么一解释，还真是她自己的道理。那以后，我们提到她，便说，“0” 年级的学生。

这个年龄的她，还未经受太多社会与教育的浸染，像一棵小禾苗，带着露水自然生长。但毕竟已是“0” 年级的学生了，0 之后是 1，幸福的童年将逐渐离她而

去，那带着露珠儿生长的时光也将一去不返。我无能也无力改变这现状，能做的，就是用文字帮助她记录下这一段带露珠儿的时光。

第一妈妈是猴子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小孩一提问，大人就发怵。这是我近段时间切身感受。

前几天，一家人坐在客厅里闲看电视。在一旁独立玩耍的女儿突然跑来爬到妻子身上，脸凑得几乎挨在一起，问：“妈妈，你的妈妈是外婆喔？”“是啊。”“外婆的妈妈是哪个啊？”妻子顺口答应：“外婆的妈妈是她妈妈。”“外婆的妈妈的妈妈是哪个呢？”妻子开始发愣了，不知女儿到底要问什么。但还是继续回答：“外婆的妈妈的妈妈是她妈妈。”“外婆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是哪个呢？”绕口令一般，女儿继续追问。妻子彻底愣住了。想了一下，试着问：“你是不是想问妈妈的妈妈的第一个妈妈是谁？”女儿很郑重地点了几下头。

这思考深啊，小小年纪，居然已经思考到了人类的起源。抱着看笑话的心态，看妻子如何回答。妻子想了一下，将难题给我，说：“去问爸爸。”在家里，这样的情况是经常的，有难题，最终都会推给我。女儿扭过头，看着我，妻子也一脸坏笑看着我。

我必须维护一家之长在女儿心目中“博学”的权威与地位。不然家里这个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崇拜者都不再尊敬我，这日子就没法体面地生活了。

搜索平生所学，便恨自己脑袋的内存太小，处理能力太差。血缘关系，神话传说，进化论，权衡之后，选择达尔文的观念，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即使将来错了，也是达尔文错，不是女儿的父亲何文错。于是说，第一个妈妈是猴子。女儿一愣。转过去问她妈：“第一个妈妈是猴子啊，妈妈？”妻子是学过进化论的，她只能说是。女儿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高兴得一跳一跳地向客厅跑，边跑边向喊：“奶奶，爸爸说妈妈是猴子，妈妈是猴子。”

这个从我这儿得到的答案，听起来，自己都觉得别扭。

培训女孔融

谦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除了基因的遗传，还需要后天的教育。孔融让梨，讲了一千多年，还得讲。我们知道让梨的故事，女儿不知道。她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还没讲。她当时还只有三岁。于是从三岁开始给她讲孔融让梨。

先买梨，削了皮，切成小块小块的给她吃。问，好吃不。答，好吃。喜欢吃不？喜欢。请妈妈吃不？要。请奶奶吃不？要。小女可教。于是，边吃梨，边讲故事。讲完了，再启发她。现在该怎么做啊。于是，从果篮里，拿起梨，一人一个地发。好啊，教育成功，又一个小小女孔融即将诞生。就等着到四岁时见成效吧。

不只让梨了，其他的東西也教导她让。有客人来，有小朋友来，我们便得意地展示教育成果。让她请客人吃东西，将玩具给小朋友玩。偶尔有不从，便及时教育启发，她也能迅速改正，回复到我们所期望的效果。在客人的赞美中，我们嘴上谦虚，心里美得流蜜。

四岁，出成果的时候，发现不对了。让梨可以，让她不喜欢的东西可以。让她喜欢，但这东西很多，让出来之后还剩很多的东西也可以。其余的一律不行了。提示，启发，骂，后来，打，也不行。不让就是不让。到后来，更恶劣，有自己喜欢的，先选来霸占着，不许别人动。不然，又哭又闹打滚耍赖。再后来，看到别人的东西，喜欢了，就去要，去抢。

绝望啊。心里拔凉拔凉的。

培养不成孔融了，退而求其次，别太霸道总行吧。修改培养计划，不讲孔融让梨，讲孔融不独食梨，讲孔融不抢梨。

听着，红灯停，绿灯行！

去年，我们这座小县城在车流与行人较多的十字路口装上了红绿灯。但人们及行车却还不适应它的指示。习惯性地左右一看，车还远，大踏步向前。车辆也是或是摁着喇叭，一路向前。不时也会出现人车争道出现刺耳的轮胎磨着地面的尖利的声音，如果在尖利的声音停止了，而中途又没出现“呼”的声音，表明只是一场虚惊。不然，在街口就会迅速地围拢一堆人看热闹的人。让本来就有些拥挤的交通更加拥堵。

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对红绿灯适应快。

我是看到红灯的。刚从绿变红，跳动的数字显示我得等上五十秒。松了油门，脚轻点刹车，车速减下来，没有停。向左右看，骑车或步行过街的人少。再看，也没有交警。这里还没安装监控。我准备将右脚从刹车踏板移到油门踏板上，准备一脚油门踩下去，加速过街。只需要三四秒，就可以通过这个四十米的街道到达对面。

女儿大声叫起来：停！停！红灯！

听从女儿的指挥，将车停住。后面有跟着的车也停下来，还很不乐意地按了一下喇叭。

爸爸，你没看到红灯？

我扭过头，对她说，爸爸开车没注意到。

那你以后开车要注意，今天我帮你看。小大人一般。将身子向前探着，一路帮我看红绿灯。一路上指挥我：红灯停，绿灯行！

不开车，上街玩耍。要过街了。牵着我的手。大声喊：红灯停，绿灯行！

有次，刚走到路中间，红灯亮了。她一下停住脚步，大声喊：爸爸，红灯！停！我拉住她，说，走，快走。她极不情愿地被我拽着走到街对面。我俯下身子对她说，红灯停是指你还没过街，如果走到中间，你就要快些走过去。不能停在中间，你看，那么多车，停在中间好危险。女儿点头。但看得出，她内心还不能够完全理解。

女儿，以后你会明白我的话的。

但从现在，无论开车与否，有没有你替我看着红绿灯，我都记着你的话：红灯停，绿灯行！

生气，是要别人知道自己在生气

女儿生气了，好像还很生气。

一个人跑到一边。没哭。闷着。狠狠地低着头。

我们都没注意到她生气。看电视的依然看电视，读书的继续读书。没人理会她。

不一会儿。她走过来，往妈妈身上一撞。一句不说，又退到一边。埋着头。继续生气。

这下，大家都注意到了。交换一下眼神，装着不知道。该怎么的仍然怎么。用余光关注着她，看到到底要做啥子。

又过了一会儿，她过来，往她妈身上狠狠地撞了几撞，还是一句话不说，仍是退回去。作生气状。悄悄地看我们的反应。

她妈故作惊讶，你撞我咋子？

她不应声。眼泪却开始往下掉。开始是无声的，后来，身子都一耸一耸地抽动着。

再问一句，你咋个了？

一下就哭出声。跑过来，边往她妈怀里钻，用手扯她限妈的衣服。发泄我们忽略她生气的不满。

等她哭累了。这气也就生过了。

用一种错误制止另一种错误也是一种错误

这话说得像绕口令一般。但很多家长都犯过这样的错。

这件事发生在女儿与她母亲之间。事件之后我才知道。

周末，妻子去加班，女儿陪着去。为了让女儿不影响她工作，许诺中午请她吃炸洋芋片。加完班，妻子因另外有事，没兑现诺言，将她直接带回家。一路上女儿就很不高兴，磨磨蹭蹭的，无论怎么催，脚就是迈不开，而且越是催得凶，就越是走得慢。不得不走几步又停下等一下。过街，牵她的手，也不让牵，使劲地挣脱。就这样，两母子一前一后，走走停停地向家的方向慢慢挪动。怨气在两人的心里各自积攒着。

进入小区，妻子不担心车辆的安全了，吼了女儿两声，见她还是慢腾腾的，也不等她，大步向单元门口走去。还没走几步，就听见后面一句低低的恶狠狠的骂声传来。怒火一下被点燃。扭转身，疾步向女儿走去，边走边吼：你骂哪个！你有本事再骂一句！女儿站住，恨恨地瞪着她，也不说话。这态度彻底惹怒妻子，扬手就给女儿一个。小家伙也不示弱，边哭着边用两只小手与之抓扯。一大一小两个女人就在小区里打架。当然，场面出现一边倒的情形，但是弱者一方展现出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最后，大的手都打软了，小的嘴就是不软。

我晚上回家时，已经十点过钟。开门，见女儿与奶奶还是客厅里坐着。平时，这个时候小家伙早已上床睡觉了。女儿见我回来，怯怯地叫了一声爸爸，使用身子去挤奶奶。我知道她有事要让奶奶说。听奶奶说了事情的原委，才知道女儿一直不睡觉，是在等我回来给她评理。她说，妈妈说话不算话，还打她，是妈妈的错。

那你骂妈妈对不对呢？

骂人还有打人凶啊？女儿不但不认错，而且反问我？我被问住了。因为平日里我们就是这样教育她的，想来，还真是有她的道理。言而无信本已失理，又恃强凌弱以大欺小更是错误，那怕是用此来制止原来的错误，但这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我评理，是的，是妈妈错了。但你骂人也不对，要给妈妈道歉。她一下高兴起来，马上跑去拿起座机电话给妈妈打电话。电话一通，她对着话筒就说，我给爸爸告了你，爸爸说是你的错。称呼也没有，说完，啪的一下将电话挂了。对奶奶说，奶奶，我要睡觉了。穿着拖鞋一路小跑进卧室里。

而此刻，接完电话的妻子肯定还在生气。

要简单，就自己给自己出题

学前班，不再像幼儿园只有玩的任务，开始布置作业了。那怕就是练练握笔，做一些简单的加减法，但毕竟有学习任务了。

一个周末，女儿想出去玩，但作业没完。于是加紧做，我们看电视等她。数学，她是需要扳着指头算。再后，不见她扳手指头了。而是低着头写。不时用橡

皮擦作业本上的字。不一会儿，说，做完了，把作业本递给妈妈检查。妻子拿起本子，眼睛快速地扫了一遍，现阶段女儿作业的难度她还用不着扳着指头进行验算，只须拿眼睛瞟一下就能得出答案。全部正确。表扬女儿，变得更仔细更聪明了，时间比以前少用一半以上。细看，发现问题了，题目好像是改过的，后面的全变成了5以内的加减法，比前面的难度至少降低了一半。

问女儿，是不是自己把题目改了？女儿低着头，不开腔。再问，眼泪水大颗大颗地掉下来。妻子要发作，我连忙制止。搂过女儿，轻言细语的再问，是不是妹妹想早点出去耍，把题目改了？女儿点头。我说，你觉得这样对不对？摇头。以后还这样做不？摇头。好，今天我们就先出去玩，以后不许再自己改题了，听见没有？点头。

女儿找到了一条人生的捷径，只是没被我们认同。一家人，牵着手上街。女儿转街是不会厌烦的，特别是有零食的地方。

有些痛，是只有自己痛了才能记得住

一岁多，开始迈步，就耽心起女儿的安全。水果刀藏起来，带尖的东西要收起来，放到她拿不到的地方。但总还有收不起来藏不起的东西，比如电源插座。

墙上她能伸手摸到的地方的电源全部用胶带封起来，但还是有疏漏的。而且越担心越是要出事。我就不止一次看到她拿东西去戳电源插孔。让大人吓得要死。

两岁多的冬天，我在家管她，开着电取暖器。我看书，她就在屋里玩她玩具。突然，她“哇”的一声撕心裂肺的大哭起来，举着手指。可能觉得好奇，便伸手去摸取暖器的发热管，被烫着了。我察看了一下，幸好伤得还不算重。用冷水敷了一会，没起水泡。于是，便教育她电是咬手手的，不能摸。故意拉她的手指去摸插座，她用力地往回收。再拉，再挣扎着往回躲。看来，她是真怕了。

四岁时，她对我刮胡子感兴趣了。我刮胡子，她就站在我身边看。甚至学着我将脸上的肌肉扭来扭去的做怪相。我也没太在意，刮完胡子就将剃须刀架放在洗漱台上。一天，我刮完胡子不久，就听到女儿的哭声从洗漱间传出来。跑过去，见女儿用手捂着下巴，

有血流出来。原来，她拿起剃须刀学我刮胡子，锋利的刀片在她下巴上划了一条小口子。但这之后，她再没动过我的剃须刀，甚至是带刃的菜刀、水果刀也是敬而远之。

有些痛，是只有自己痛了才能记得住。这种人生的经验对小孩子特别适用。

不节制，有些甜会慢慢变成痛苦

我曾一度怀疑女儿前世是一只蜂蜜，因为她特别喜欢甜食。

小孩子，谁不爱糖果呢？何况现在物质条件允许，多吃点，也没啥子。上街，想吃了，就买。亲友来，也少不了要给小孩子带些来。到别人家里作客，主家也会摆出糖果，走时，还要特别给装一些让小孩子拿着。

女儿也就糖不断口。

我们慢慢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得控制她吃糖了。

先是清空家里的存糖。至少是藏起来，让她找不到。上街也不买或是少买。但还是有控制不了的，比如亲友，你总不能让人家不许买吧。女儿也开始反控制，哭，闹，不见成效，便广开来路，多作存储。在我们还没把糖果收走之前，先自己藏起来，玩具盒，床头柜，床单下，鞋柜，沙发下。我的书柜，她妈的梳妆台，床头柜，家里凡是有可能藏东西的地方，都可能成为她糖的存储点。无论我们如何清理，总有清理不到的。由于地点过于分散，女儿也不记得到底哪里是她的糖库了。于是，便有夏天藏的糖化在她妈的冬天的衣服口袋里的事发生。这些被她藏起来的糖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她的过量摄取的需求。

甜蜜的感觉在五岁时变得淡了，牙痛。不是一颗，是几颗。而且，开始出现坏牙，掉。痛起来，连饭也不能吃。捂着腮帮子，满脸痛苦。

痛过几次后。再有糖，无论多么精美诱人。她都只选几颗，而且不再一口气吃完，是一颗一颗分开来吃。

我们庆幸，现在坏了的还只是乳牙。我们都在祈祷，换牙后她原来那贝壳一样美丽的牙齿又能重新回到她的嘴里。

老师是神圣的，但必须得以完全的正确来维护

上幼儿园，女儿突然就对老师无限崇拜起来。任何一件事，只要是老师说的，即使有些值得商讨，女儿也是坚决认同。老师说的，成为她最常用的口头禅。比如，普通话的读音，英语单词的读音，明显是老师教的是错误的，但女儿一口认定，我们的是错误的，老师的正确。

甚至以此来认定，父母的水平差。小嘴一扁，我心里看低了我们。

上学前班了。一次，老师布置了数学作业，有一道题目：2+3=？。她的答案是：5。老师改题时，不小心改错了，打了一个“×”。她扳着手指头算了，正确，与同学对了，也是正确，心里便有了怀疑。中午回来，我刚进门，她便急不可待地跑过来，问，爸爸，2+3=？我一愣。回答，5。她“喔”了一声，便不再回答。妻子回来，她又问同样的问题。妻子答，5。后来才知道，奶奶接她时，她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并得到同样的答案。

下午下班，我们才从奶奶的嘴里知道，下午上学时，女儿已做过一件大事。约起同桌的同学一起去找过校长，要求换老师。因为，老师水平差，连正确的题都改错了，要求换一个老师。

幸好她去的时候，校长没在办公室。不然还真不晓得这戏如何收场。

之后，她不再那么迷信老师了，不再把老师的话当作圣旨。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当然，这也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兴趣与专长的培养

我不敢奢望女儿是天才，但希望她有过人的长处。比如，看到电视里有歌舞比赛，就期望她长大了也有一副好歌喉，那怕我与她母亲这方面的天赋加起来也只能算是张嘴能发声的程度。但心里还是希望在她身才发生奇迹。

幼儿园大班，老师要求报兴趣班。开设了唱歌、舞蹈、剪纸手工、英语、绘画等。我们征求女儿的意见。她没意见！这让我们为难了。妻子想让她全部都学，试下看那方面的潜质更出众。而我的建议是孩子小，正是贪耍的时候，选些好玩的就行。何况，幼儿园也

未必就教得了啥子，无非是变着法子从家长兜里多掏些钱。最后确定就选剪纸手工与绘画，反正是玩的。

报了名，女儿积极性还真是高，我们按老师的要求买了水彩笔，纸，剪刀等。就期待着女儿给我们惊喜。

第一个“惊喜”，是妻子发现的，我家客厅雪白的墙面，成了女儿试笔的画布。那完全是一个五岁孩子的即兴之作。我相信，除了有毕加索那种天才的眼光能发现女儿的线条与色彩美之外，我与妻子凡俗的眼睛是不懂得欣赏这样的美的。所以，妻子表现出的惊讶不是出于对女儿绘画天赋的认同，而是因为这绘画对雪白墙体的污染而愤怒。

必须要为天才的成长创造条件，于是，就选择了忍。甚至贡献出我们所有洁白的墙体供女儿来展现她的绘画才能。我也不知道墙上那些让我看上去极不顺眼的线条与色彩有没有收藏价值，所以不敢擦去。至今，每一位到我家的客人，还能欣赏到我女儿五岁的杰作。

只是，我女儿如今已重新调整了人生理想，兴趣转到了舞蹈上。我们就梦想着她能成为杨丽萍第二。听说，她在参加培训后抱怨，压腿太痛。

那一刻，幸福像花儿开满了山坡

她四岁，在上幼儿园大班。正当春艳，一家人去爬山。一路上野花纷繁。

平日里难得有这样一家出去玩的机会，女儿很兴奋。在我们的鼓励下，将所学的儿歌一首接一首地唱。

“手牵手，爬山坡。山上的野花有几朵？一千朵，一万朵，我爱妈妈也有这么多。”

稚嫩的童音与春天柔软的气息应和着，我的心猛地一震。这歌唱不正是我们吗？

女儿唱完，我让她再唱一遍。一家人的注意力也全都集中在这首歌上来。

女儿喝完水后，我便逗她：“只爱妈妈呀？奶奶天天送你上学喔。”

女儿便又唱起来：“手牵手，爬山坡。山上的野花有几朵？一千朵，一万朵，我爱奶奶也有这么多。”

还有呢？

女儿便又唱起来：“手牵手，爬山坡。山上的野花有几朵？一千朵，一万朵，我爱爸爸也有这么多。”

“手牵手，爬山坡。山上的野花有几朵？一千朵，

一万朵，我爱哥哥也有这么多。”……

那一天，女儿的反复地唱着，用她的童音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一千朵一万朵的野花爱了个遍。

那一刻，再看沿途的野花，全是女儿唱给我们的爱。每一朵花，好像都是我女儿那稚气的童音洒落在大地上的印迹。

那天，我的心软得像刚过去冬天太阳下的雪，像脚下这春天柔软的土地。

不是胡须，是时间将女儿与我隔得越来越开

在女儿只有一两岁的时候，我感觉，女儿亲我，甚至超过她母亲。

自小，她就沾我。上班，要追到门口，要抱一抱，再亲几下，还得把她说高兴了，才放行。不然，就挡在门口，叉开双脚，张开双手，呈大字形挡着，不许出门。有时，说不通，强行出门，她就死死地扯着衣角，而且大声哭闹，从六楼下到底楼了，还听到她的哭声在楼梯间回荡。让人心痛，真想返回去，将她揽在怀里。有时，与她道别了，在院子里，回头，见她让奶奶抱着站在窗前，眼巴巴地望着我。见我回头，便奶声奶气地叫爸爸，兴奋地扬起手，做拜拜。直到我走出宿舍院子，走到大街上，转过街角，看不到了，她才肯离开窗口。为了看我，有一天，还差点出了一件大事，她拖来凳子，垫在窗旁，站在上面，将头探出来望。奶奶发现后，吓得腿都软了。听奶奶说后，我的心也差点跳了出来。

每到下班时间，她早早就等在门口。拉开门，张开双手，就要抱。抱起来，她双手搂着头，就亲。左脸，右脸，左眼，右眼，鼻子，额头，嘴巴，下巴，耳朵，全部亲个遍。然后让我再按这样的程序，亲她一遍，才松手。

有时，嘴里还含着糖，或是正吃着东西，或是还流着口水，小嘴巴脏得很，接着就要亲，弄得我也满脸的口水，或是零食的残渣。烦也不是，喜也不是。

这样的感觉，现是想来是越来越少了，甚至需要靠回忆才能找到了。起初，女儿好像是因为胡须与我产生的隔阂。那时，她已不主动亲我了，要求她，她就是找借口，说得最多的是胡须，说扎得痛。即使亲，

也是敷衍，别说质量，就是数量上也少得多了。有时，叫她，乖乖，来给爸爸亲一个。她假装没听到，再喊，见躲不过，她会讲条件，只亲一下。站住，等点头应允了，她才过来，小嘴巴嘟起，还没挨到，嘴里发出“啵”的一响，就要转身跑。说，还没亲到，又才极不情愿地将嘴伸过来，在脸上轻轻地一触，算是完成任务。

现在，只有许以物质条件时，女儿才会亲我。而且，亲一下的物质交换要求越来越高了。我已感觉到，女儿正被时间从我的怀里拉远，而且越拉越远，现在六岁，明年七岁，再十六岁，二十六，三十六，六十。我渐渐看不到女儿的身影。

有奶的便是娘

相对于现在的婴儿来说，女儿是幸运的，有母亲的奶吃，而且吃到了一岁又三月。不像其他小孩生下来就靠奶粉或是牛奶喂养，如果将这些孩子带到奶牛场，甚至怀疑他们会将奶牛叫作母亲。我个人的偏见，那怕是最好的进口奶粉也比不过母亲的乳汁。

这样，在婴儿期女儿的眼里，母亲就是奶，乳房就是妈妈。

这不，电视里，有着泳装年轻女性的镜头出现时，她会惊喜地叫，妈妈，妈妈。

我带她上街，夏天，街上的时尚女郎的着装，便让女儿分辨不清了。忽然，就指着一个迎面而来的女士叫妈妈妈妈。我顺着她的小手看过去，是汹涌而博大的胸怀，难怪女儿要出现认识上的错误。我怕那胸大的“妈妈”听到女儿的叫声，发生误会，我赶紧腾出一只手来捂住女儿的嘴。说，别叫别叫，人家要骂你的。女儿惊疑地看着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让爸爸这么紧张。

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有奶便是娘，这是不正确的，这话她听得懂吗？

能为别人的痛苦流泪，心就还是肉长的

女儿的心软。

下乡，一个亲戚捕了一只鸟，送给她，她喜欢得不得了，但鸟儿为自由而以死抗争，无论喂什么都不吃不喝，我们让她把鸟儿放了，女儿又舍不得。女儿

就这样守着鸟儿，直到用爱将鸟儿守死。然后，伤伤心心地痛哭一场。

一家人守着看电视。播出的是悲剧，父母失散的两个小弟弟跟随母亲生活，母亲受尽人世的磨难而死，留下幼小的两此后孩，按母亲的遗言去寻找父亲。故事曲折悲惨。看得我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随着那对苦命的姐弟一起难过。

不知何时，原先在一旁玩玩具弄得噼里啪啦影响我们看电视还被制止过几次的女儿坐了过来，安安静静的，专注地看着电视。一个因姐弟受到欺负后相拥面泣的场面，引得我们心酸不已，忽然听到有抽泣声，不像是电视里传来的的，就响在身边。循声看过去，女儿正陪着电视里的小弟弟伤心，小肩膀一耸一耸地抽动着。眼睛盯着电视，不时，抬手，狠狠地用衣袖擦一下眼眼。妻子问她，你咋个了。女儿哇一下哭出声，扑到她的怀里，伤心地哭。哭一阵，腾地从妻子怀里起来，冲到电视机旁，啪一声，将电视关了。说，不许看了。我们便诓她，不看了，你别哭了，我们睡觉。抽泣好一阵，她才止住。临睡前，她问，他们找得到爸爸吗？我们回答，肯定找得到。你们说的是真的？真的。于是，才睡下。睡下，紧紧搂着她的妈妈。

劳动的价值与报酬

我们给女儿定下的规矩：要零花钱，得自己挣。而且是明码标价：擦鞋，一元一双，擦地，一次三元，洗碗，一次一元。学习得了表扬，成绩优异，另行奖励。现场奖励，立即兑现。绝不出现拖欠童工工资的现象发生。

经过一番抗议，并列举了院子里另外几个小朋友的优越待遇与我们谈判，最终还是只有屈服。

靠自己稚嫩的双手养自己的小馋嘴。

自己挣钱，真的辛苦。零食吃得少了。出门上学，不再像以前刚出宿舍大院就高喊三轮，知道走路节约钱了。一系列变化，令我们内心暗暗欢喜。

参加舞蹈班培训，要求她也出钱：50元。她想去，不愿出钱。不出钱就不报名。拿出存钱的皮夹，把一张一张的钱看，拿起一张，捏在手里，捏一阵又放下，又拿起另一张。最后选了几张特别旧的，很不情愿地递过来。那情形看着都让我们觉得不忍。我们是想改

变之前逃课的习惯。之后，也还真达到目的，再没逃过课，早早就自己备好舞鞋与练功服。有时，有事不能送她，让她放弃，也不肯。上课也认真得多。

每出一次门，回家，女儿立即就说，爸爸，把皮鞋脱下来，我给你擦。刚才出门你不是才擦过了吗？你看，都脏了。有时，同一双鞋，她会擦四次。这还嫌不够，给我商量，爸爸，你多买几双皮鞋嘛，我给你擦。

一次，带着她在外面喝茶。有擦鞋的人过来，问擦不擦鞋，一起的朋友说，要。于是，大家就一起擦。结帐，二元一双，三个人，六元。女儿看着我掏钱，付钱。默不作声。回去，路上就给我闹别扭了，不理我。

慢慢诓，才知道原委，女儿觉得我不公平。同样擦一双鞋，给别人二元，她只有一元。我解释，人家是用自己的鞋油与鞋刷，你用的是家里的。她说，不管，我再也不给你擦鞋了。说到做到，好长一段时间，要想保持鞋的干净只有自己动手。有时，她就坐在一边玩，我故意说，我自己擦鞋给自己节约喽。她装着没听见，无动于衷。我只有叹气。

我说，我涨价，行不？你也二元一双。她懒懒地答应，好嘛，我给你擦。

书包，或者童年的结束

要开学了，女儿已经去了好几次文具店。书包，文具盒，铅笔。在反复的比较后做出了选择。

女儿从文具店出来，执意要求自己背书。背上书包的她，显得异常的兴奋与快乐。

现在，她还无法体会到书包的沉重，也不会知道学习的艰辛。但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身边那一个个高中生，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被各种考试与作业压得喘不气的现实例子，知道她即将开始的生活将是什么样。所以，我的心里有隐隐的担忧。

面对女儿背着新书包的兴奋与对上学的期待，我们作父母的只能在内心里祝愿。愿她快乐脚步能更多地留在幼小的心灵上。

但愿，用来装书本的书包，不会将她童年的快乐也装走。

作为父亲，这样的祝愿又是显得多么的无奈。

昙花初恋

文 / 张莉华

所谓初恋，仅仅是特定时间、特定环境和特定地点的产物；她只能是昙花，那么美丽地开放一次醇香一回，就迅速地凋谢了。我们所能记忆的，是她散发的浓香异芬！

二

实习生董娟第一次到报社，让男编辑男记者们眼睛顿时一亮。这些识美女阅佳人无数的男人看见董娟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词：清纯！

如今漂亮的女人容易遇见，要相逢一位清纯的女性就只能在梦中了。当然，还有可能在校园中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董娟浅浅笑着给每一位编辑记者鞠躬：老师，请多关照！

当然刘流也享受到董娟的鞠躬。刘流学着董娟的样子，也鞠躬道：彼此学习！

所有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除了刘流，除了董娟。

刘流一本正经，董娟仍是满脸的浅笑。

三

实习生董娟分配给刘流辅导。

刘流说：小董，我们得正式举行一次拜师仪式，你是我收的第一个徒弟！

董娟傻头傻脑地问：刘老师，仪式如何举行？在哪里举行？

刘流老谋深算地一笑：晚上再说！

晚上，刘流把董娟带到一家大众舞厅。

进舞厅前，刘流告诉董娟：进去后，我们互不认识，我找人跳舞，你也去跟人跳舞。

于是董娟就第一次踏入了极其低档的舞厅。

舞厅居然人爆满。刘流很快钻入人群不见，董娟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心里纳闷：这是什么拜师仪式？

很快有人请董娟跳舞，董娟一一拒绝。

半个小时后，又一个男人颇绅士地邀请董娟，董

娟抬头一看，是刘流。

滑入舞池，刘流告诉董娟：我们今晚有任务。这是一个色情舞厅，你与人跳舞时，注意搜集第一手资料。

董娟认真地点头，再点头。

随后，董娟一共与八位男人跳舞。八个男人都紧贴董娟恨不得与其合二为一，八个男人都赤裸裸露骨地问：小姐，一起出去玩玩？价钱包你满意！

董娟恶心地要死，也只有虚与委蛇应付。毕竟实习生更需要工作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呀。

两个小时，刘流再次出现，招呼董娟离开舞厅。

他们立即回到报社。根据俩人现场收集的材料，刘流、董娟第一次共同撰写了题为《舞厅，居然沦为色情交易场所》的新闻调查报道。

第三天，报道刊出。实习生董娟的署名排在刘流前面。

四

对刘流的好感，其实第一次合作时就已产生。男人打动女性的，往往是一些细节。董娟认定刘流是一位绅士，仅仅因为他把她列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作者。

当然刘流是名符其实的优秀男士。

优秀男士名记者刘流负责采写社会调查报道，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切割剖析社会毒瘤。

经常扮演孤胆英雄的刘流在采访中时不时会遇到危险时刻，他总能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化险为夷。

如今带着董娟，刘流觉出肩上担子的重大。

刘流很懂得怜香惜玉，何况是董娟这样无比清纯的香玉哩！

采访时，刘流总是自己做最苦最累的活。有危险时，刘流总是冲在最前面，用男人的勇气和责任保护董娟。

二十一岁的董娟一直是个乖女孩，乖女孩董娟听从父母和学校的教导，一直没有谈恋爱，也从未想过谈恋爱。

但所有的女性，都无法躲避男人的温柔攻势，都将成为男人温柔的俘虏。

董娟不能确定刘流有没有向她发起温柔攻势，她自己心里确实装下了刘流的影子。

她的梦里也有了刘流的影子。

五

董娟很快知道刘流有女朋友，她在美国留学。

董娟没有深想这些。她认为自己是默默喜欢一个人的。

譬如，每天给刘流带一份可口的早点，守着亲眼让他吃完。譬如，一起采访时抢着做更多的事，让他不那么累；譬如，抽时间帮他收拾单身男人的无比凌乱的住所……

六

沉默的感情总有爆发的一天。

那天刘流和董娟化妆采访一个小城的色情录像厅。

刘流先去录像厅看录像，半个小时后浓妆艳抹的董娟也进了录像厅。

立即有猎艳的男人跟来坐在董娟身边，试探着问东部西。董娟颇老练地扮演从事性服务的女人应付。

猎艳男人大胆起来，开始极为放肆地对董娟动手动脚。

董娟没法不躲避，而且立即尖叫起来。

刘流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董娟面前，义正严辞地说：请你尊重人，她是我妹妹！

录像厅顿时一片狂笑：妹妹来卖X，哥哥来买X！

刘流气得脸红脖子粗：你们这些畜生！无耻至极！

话落，刘流立即遭到录像厅老板和男性猎艳者的暴打。

董娟冲到刘流身边，哭喊着说：不要打我哥，不要打我哥！她的哭喊随即被拳打脚踢声淹没。

董娟见哭喊不起作用，疯狂地撕抓咬扯十八般武艺通通施展起来。

董娟不要命的疯劲吓住了施暴者救了刘流，让他免受更多的暴打。

离开录像厅回宾馆，董娟边流泪边给刘流的伤口抹药水。刘流痛得直打颤，董娟抽泣着说：痛就哭出来，你别憋呀。

终于擦抹完伤口，董娟已是一位梨花一枝春带雨

的泪美人。

刘流自然而然地搂抱了她。

那晚，原本住两间单人房的刘流和董娟住在了一起。

七

也食人间烟火也是凡夫俗女的刘流董娟情不自禁演示了男女间的激情戏。

刘流在洁白的床单上看见了一片盛开的血色的花，那么艳丽，那么刺目。

刘流紧紧搂着董娟说：娟，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董娟微笑着幸福摇头：你没有对不起我，我愿意，我真的很愿意！

八

事件的结尾不可避免地落入俗套。这有什么办法呢？生活本来就如此俗套呀。

四个月实习期满，董娟必须回学校。如果能顺利分到报社，也得好几个月后。

回到学校的董娟天天和刘流煲电话粥。

中国的通讯产业没有恋人们的大力支持，绝对不可能发展如此迅捷呀。

董娟心甘情愿地支持通讯产业。刘流也心甘情愿地支持通讯产业。

后来有一天，刘流在手机中说：娟，对不起，我马上去美国了。报社有一个公派深造的名额。我女朋友毕业工作了，她也要求我去美国读博……

其实董娟只听见了第一句话，刘流之后的涛涛不绝根本没进入她的耳她的心。

等刘流终于说完，董娟轻轻说：好的，我先祝你一路顺风，你走的那天我就不送了。

九

董娟最终分到了从前刘流所在的报社。

正式成为新闻部一名记者的董娟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只为了尽快忘记刘流。

可是，又怎么忘记得掉！

昙花初恋的男主角，已在女主角的心上刻了深深的字，已把他的影子印在了女主角的心湖。

虽然初恋总如昙花迅速凋谢，但初恋的男主角女主角又怎能忘记她开放的美丽和散发的幽香！

永恒的记忆中，有昙花初恋真实的黑白相片。

迅速成熟起来的女记者董娟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关于她的昙花初恋——因为易碎，所以珍贵；因为美丽，所以虚幻；因为青春，所以芬芳！



插图 / 李万龙

第十一个失踪者

文 / 闻 桑

凤凰岛新落成的茶吧很别致，时尚中透着古色古香。奇怪！紧靠南窗那个最佳座位却空着，桌上的其他茶客不时望望通向大门的那条路。

等谁？

三个月前，四位茶客同船过渡，五百年修地修到了一张桌子的四把春秋椅上。干瘪老门卫的门房奇闻，胖罗汉的餐厅风波，虾子驼背老裁缝的异服趣史，一概被今天无故缺席的老市长和他那一套又一套的故事弄得黯然失色。讲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的传奇，讲十年内乱不正之风害人的轶闻，讲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信用社率先实行议价利率的曲折，凡凡小事，一经他口讲出来，便绘声绘色，让人听得情曲意叠，只恨相见太晚。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他今天怎么没来？闲谈中心便转移了，邻桌正聊得热火朝天。

“鞋业大王跑路了，据说丢下了八个亿的债务。”

“你的消息都已经过时了，他是第十个失踪者。”

“近十家银行和数十家担保公司以及众多居民受到牵连，涉及金额超过百亿，你们猜猜第十一个失踪的是谁？”

“该不是今天失约的这个茶客吧？”

“也有可能。你们知道他是谁呀？当年中国民营经济奇迹之地的探路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就是他当工商局局长的时候诞生的。”

“你们说的是他呀，我想起来了，新世纪开天，国家刚出台《担保法》，他当市长就主张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担保公司。”

“这么说，民间金融制度创新的非他不可。”

“大凡改革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从变法的商鞅到立宪的康有为。他能全身而退已经不错了，六十多岁的人不在家颐养天年，何苦去趟这道深水哟？”

金融业几近崩盘，超出了政府的救援能力。那个

回到岗位上的老市长却大刀阔斧试水金融综合改革，首先以市政府名义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为期一年的六百亿元再贷款，在稳住阵脚的同时锐意探索，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风生水起，这座秋尽江南草未凋的城市再次敢为人先，富庶甲天下又名至实归。可就在这时，一个掌握雄厚资源的大企业家跑了，市井人说他是迫不得已才做了第十一个失踪者，因为即使把交出去的贿赂款追回来也无法填补巨大的资金窟窿，连老市长也犯了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被下了大狱。

这个结局还真让乌鸦嘴给说着了。凛冽的寒风吹得人心头发紧，茶吧紧靠南窗那个最佳座位依然空着，桌上的其他茶客在听着邻桌发布最新消息：

“果然不出所料，这是个疯狂追逐财富的时代，一生清廉的老市长也经不住诱惑，退休十多年了也舍不得那几个臭钱。”

“你知道个屁！听说他养了好几个二奶，赋闲在家要像在位那样挥金如土就不可能了，借金融改革的风想再捞一把，结果分赃不均，被只有二十郎当的那个红颜知己给举报了。”

“上面起初还不肯相信，还是那个大企业家出逃美国，这事才彻底败露了。”

“唉，这还是什么和谐社会哟，改来革去弄得一团糟。”

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搅得天地间扑朔迷离，一个又一个坏消息听得人唉声叹气，直叫没有意思。

又过了几个月，春天和煦的风吹了过来，琼花盛开，大如玉盘。邻桌的人在说那个亡美的大企业家又回来了。他不是因为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或卷款潜逃，而是去太平洋彼岸取经，顺便也为自己的企业融资。这次低调出行得到了高奏凯歌，中央于是请老市长进了中南海，据说搞顶层

设计的人都要听取他的意见。

“我是说吧，是金子总会闪光的，老市长那么清正廉洁怎么会爱上那些蝇头小利？”

“我当时就不相信，你们还给老市长身上泼脏水，说别人养了好多好多小三，没影的事儿居然被说得有鼻子有眼。”

“人家这次也没到北京，只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就没有再露面了！”

“我听人说，老市长不愿为官，只想捞钱，跟那个企业家做了独立董事，月薪百万。”

“后来纪委查证，这个消息子虚乌有。”

“这么说，他倒真成了第十一个失踪者。”

桌上的西湖龙井香气幽雅，在唇齿间有滋有味地浸润，紧靠南窗那个最佳座位的春秋椅一直空着。



插图 / 李万龙

阳台上的琴声断了

文 / 刘泉深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父亲的国营煤矿考上了一个充电工的工作，工作很简单，每天为下井矿工用过的矿灯充电。我干了三年觉得这工作太枯燥，太单调，每天就是看矿灯的电充足没有。想调到矿部机关去工作，求父亲去找领导照顾一下，领导说可以照顾，但要大学文凭，成人大学也可以。为了拿到大学文凭逃离这枯燥的岗位，同时圆我学生时代那个没圆的大学梦。我边工作边学习，准备来年考上成人大学。那时我已满 22 岁，在父母的眼里我已是一个该找婆家的大姑娘了。可我不想这么早就让男人拴住我的心。

我家住在六层楼房的顶楼，家里没有空调，每到夏天屋里热的像个蒸笼，没办法我只好把“书房”搬到阳台上去。一天晚上月亮刚爬上东山，闷热的空气中没有一丝凉风，我一边摇着纸扇，一边在演算数学题，忽然一首优美动听的《梁祝》小提琴曲划破沉闷的夜空，似一股清爽的凉风飘进了我的书房，飘进了我郁闷的心。我的心被这优美的琴声紧紧地抓住了，我身不由己地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朝对面那幢楼房望去。也是六层楼的顶楼，在如银的月光下，一个伟岸的帅哥正站在对面的阳台上，忘我地挥动着手中的小提琴弓，一个个饱含感情的音符从他的指尖飞了出来，每一个音符都震撼着我的神经。我正沉浸在美妙的乐曲声中，他眼睛的余光忽然看见我正痴痴地看着他拉琴，琴声嘎然而止。两幢楼房相距只有十来米远，他抬头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四目相对足有十秒钟。此刻我听到了自己心脏从没有过的那种激跃的跳动，并伴有心律不齐，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脸上还火辣辣的发烫，

我不敢再看他，赶紧退回里屋坐下，灯也不敢开，让黑暗掩饰我的羞涩。等心情平静后我又回到了“书房”。他那悠扬婉转，时而奔放激烈，时而如泣如诉的琴声已经搅乱我的心，手中捧着的书已成了遮羞的装饰品。我不时用书遮着半边脸朝对面偷看，他虽然仍在拉琴，但他指尖上的音符已开始乱蹦乱跳，眼神不时朝我的“书房”偷窥……

这一夜我失眠了。第二天我问老爸对面那个拉小提琴的是什么人？我老爸是矿上的安全科长，不管新来的工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都要经过他的安全培训，拿到安全培训合格证才能下井作业。老爸告诉我是一位新来的大学生，是学煤炭开采专业的。

自从对面阳台上响起了小提琴声，我的心在也无法平静下来，读大学的梦被另一个甜蜜的梦彻底冲散了。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早早地在阳台上候望他的身影早点出现，琴声早点响起。终于有一天他伟岸的身躯在我工作的 1 号矿井出现了，一出现他就掉进了我的情网。每天下井的时候我都提前为他准备好矿灯和一壶热茶，他每次接过矿灯和茶壶都要朝我抿嘴一笑，然后小声说一声谢谢。他下班出井的时候总是走在最后一个，目的就是等我收完最后一盏矿灯与我同行回家。我们携手走过春雨润滑的矿山小道，我们肩并肩走过阳光灿烂的春日，经过 365 天的牵手，我们的爱情终于瓜熟蒂落，我俩决定“五·一”节走进婚姻殿堂。

“五·一”前夕的一个周末，我吃罢晚饭端了一杯香茶早早走进了我的“书房”，准备一边看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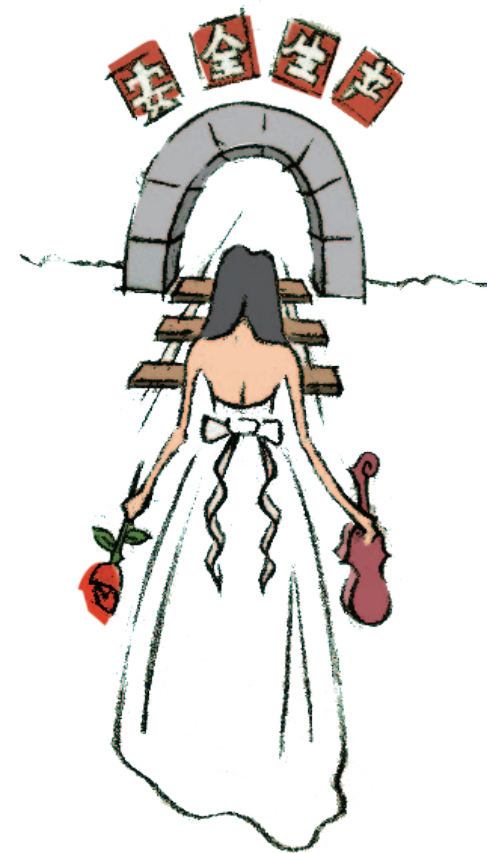


插图 / 李万龙

边品茶，一边听他拉琴，一边欣赏他那挥舞琴弓的潇洒英姿。夕阳落下，月亮升起，对面的阳台上还没有出现他的身影。他今天中午打电话说，下午要到 1 号矿井 9 号掌子面（井下工作面）加半天班，最迟下午 6 点回来。可 8 点都过了，还不见他的身影，莫非他与别的女孩约会去了？一股醋意涌进了我的心头。桌上闹钟的指针已指到了 12 点，阳台上仍然没有他的身影。奇怪，今天这么晚了爸爸怎么也没回来？难道矿井出事了？！我正欲起身进屋问妈妈，爸爸来过电话没有？不想妈妈就站在我的身后。妈妈眼角挂着泪花，望着对面的阳台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燕子，我的好女儿，别等了，他的身影不会再出现了，他的琴声不会再响起了。你爸爸来电话说，一个体老板的小煤窑越界违规挖煤放炮，把 1 号矿井 9 号采煤巷道炸塌了，候技术员和十名矿工全部被深埋在天国里了。你爸爸和抢险队……”

没等妈妈说完，我瘫软在椅子上，两眼望着对面的阳台任凭泪水滚滚流出……

三年了，我每天傍晚依然痴情地守望着对面的阳台，期待着那消失的身影回归，期待着那断了琴声响起……

百花 竞艳

波光艳影 (摄影 / 张敏)



插图 / 马欣

人生好短

文 / 刘坤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才知道，一切最美的事都已发生在最好的时刻。回望曾经，有痛彻心扉，有辛酸流泪，有艰辛坎坷，但更多的却是幸福快乐，因为回忆总是美好的！

可惜的是往事已有了成为往事的理由，再多的美好和不舍均被埋葬在了“过去”的土壤。不经意的回首才发现，原来人生的脚步并没有因为你的快乐和忧伤而停留，若然惆怅依偎着你——静静的，挥之不去。别找太多的理由，也别说无所谓。我们在冷漠的对待过去的同时何曾在意过默默流逝的现在，何曾想到过匆匆到来明天。

人生好短，当你痛彻心扉的时刻你可曾想过珍惜现在的美好；人生好短，当你辛酸流泪的时候你可曾想过要更好的珍惜明天；人生好短，当你历尽艰辛的时候你可曾想过往日的失去也是一种得到；人生好短，当你幸福快乐的时候你可曾想过珍惜那难能可贵的幸

福瞬间。你，不曾！

人生不断的在上演得到和失去，但总有些人要等到失去才知道该珍惜，可惜的是那值得珍惜的过往是那漫山遍野的鲜花，凋谢的速度比你想象的更快。

有些人不懂得珍惜，是因为他没理会失去；有些人不懂得珍惜，是因为他失去的太少；有些人不懂得珍惜，是因为失去的痛楚没有触及他那脆弱的灵魂；有些人不懂得珍惜，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懂得珍惜。感受过失去爱人亲人朋友痛楚的人，才会知道人生真的好短，才会知道珍惜是那么的重要，才会知道在失去面前是那么的软弱无力甚至渺小可悲。

用辉煌、轰轰烈烈等词语来形容人生并不比短暂来得更深刻，反而更能体现它的短暂，即使它再多么的绚丽多彩。珍惜那已经失去的、现在拥有的和即将拥有的吧。它真的没你想象的那么长久，真的好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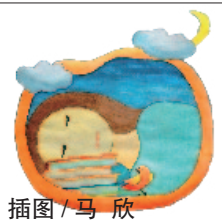


插图 / 马欣

有梦想就会有追求 ——我的“中国梦·教育梦·教师梦”

文 / 胡芳彬

儿时的我常常做梦，梦中所见的情形：不是村子里的铁索桥断了，就是我家河对门又添了一条公路，或者到一个天井连着天井的地方玩耍……居然，若干年后，这些梦中情形都变成了现实：村子里的铁索桥断了后修起了能过汽车的石拱桥，我家河对门真的又修了一条公路，天井连着天井的地方原来它是我的岳母家。至今，我也无法认识我经历的这种现象的科学道理。那时，我也想不出我们的村子四周的山外面是什么样子。这都是在我还没有上学前的经历。

后来，“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水手》这首歌里这么唱。是啊，在那些痛苦的岁月里，我没有倒下，是因为我还怀有梦想。

回想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多少人为寻找救国真理，都怀有不灭的梦想，因此也造就了那么多有丰功伟绩的伟人。特别是我国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成立以来，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划分成各不相同的类别：五十年代人说自己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只要祖国需要，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安家，一切为的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六十年代人说他们千万不会忘记阶级斗争，谁敢乱说乱动，他们就去批斗他；七十年代人说他们一定会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崇文尚武，搞科技，搞教育；八十年代人说他们想勤劳致富，解放思想求发展，百业兴旺富国家……

每一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特征，每一代领袖都有一座政治丰碑：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三讲，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从九十年代参加教育教学工作时起，我学习、工作、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与业务能力，也怀有自己的梦想，

所以就写了几篇文章：

水调歌头·中国梦

伟功何处有？渴望在乡间。神州天地，趋向庄梦实惊叹！本欲思如青鸟，又恐葬身难显，借问以何冠？居云雾山涧，丽景胜从前。纯思想，宏操守，破空言。衷心不变，随处观念很新鲜！人想聪明巧干，因缘当归近远，详解定周全。实现平凡梦，道路自然宽。

水调歌头·教育梦

九攻修旺德，八变铸心殊。身端熏染，荡涤尘滓意通途。一世平常生活，傅友互通新悟，众集妙连珠。公心向贤圣，学子用工夫。高修去，康庄路，展宏图。私庠课韵，孺子悟透有深书。时至昏深拂晓，秋比图开露面，他日住金庐。自古文章事，赤挚对丘儒。

七律二首·教师梦

人至朋稀年岁逃，老师没到话先唠。
今逢教者欢欣巧，时当门徒兴至豪。
尽汝此身才趣智，全吾一世贵清高。
家虽贫苦徒书壁，我自清闲虚慕陶。

秋月春花风自巢，修身养性未能抛。
年年岁岁书轻似，岁岁年年生野郊。
授业安贫蒙启迪，道明惑解贵知庖。
今生常效吾师德，终坐灯前悟善交。

我也有一个梦想：如果有那么一天，学生家长、孩子的奶妈、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及我们的学生和社会各界友好人士都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有的事情就都好办了！那时，老师，你真的就能教育和影响学生及学生家长了！你的梦想与我的梦想都能实现！

前途一片光明，道路有点曲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安顺儿女

文 / 陈万孝



插图 / 阎显灼

一九七九年，云南边境的争端继续升级。

又是一天激烈的战斗。七连现在行进在高山小路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中等个子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军人，他身材魁梧，浓黑眉毛，身背“五六式”冲锋枪，右手提着一支“六六式”手枪，一双炯炯有

神的眼睛敏捷地注视着前方，他就是七连连长李浩明。

担任七连救护任务的是方南清和三个女卫生员，她们走在七连的中间，和着男性战士的步伐行进。汗水很快湿透了她们的内衣，湿透了军装，湿透了水壶上的帆布带。汗水仍一个劲地往外冒——流淌的过程

像无数条小虫子在爬，爬进嘴角，咸涩涩的；爬进眼角，刺辣辣的。

七连的目标是“八〇八”高地。

“八〇八”高地正前方一千米处是原越军的一个师部，现是逃亡越军的整体地；再向前一千多米，东西两山之间是一片缓坡的开阔地；东边山脚有四个地下工事，原是越军“王牌师”的特种兵训练基地，它的左侧有一个地下弹药库；西边山脚则是一幢钢架木面桥，可直通凉山的高速公路。

七连终于赶到了“八〇八”高地主峰。李浩明站在部队的前面下达命令：“一排去西边山脚钢桥，总攻开始必须以最快速度炸掉钢桥，阻击消灭过河的敌人；二排由副指导员带队，封锁东边山脚的四个地下工事的出口，炸掉弹药库；三排由我带队，阻击从正面退向主峰的坦克、装甲车辆！再三十多分钟后部队开始发起总攻！”

轰隆隆！轰隆隆！我军向越军发起了总攻，暴雨般的炮弹直飞越军阵地。炮弹暴雨中，越军自嘲“坚不可摧”的工事上了天，坦克、装甲车辆仓惶逃窜。

炮声中，越军狼狈不堪地向“八〇八”主峰逃去。

李浩明向战士传递命令：“镇静点，将敌人放近点打！”

一千米！五百米！三百米！一百米！五十米！李浩明立即大喊一声：“打！”整个战线同时向越军猛烈开火！炮声、枪声连天，弹片横飞，闪光万道，七连正以最大的火力打击敌人，切断后撤的路线。

垂死挣扎的敌人，像受伤了的恶狼，时几分兵多路，时几集中兵力，张牙舞爪地向“八〇八”主峰猛扑。李浩明接过通讯员小杨手中的喊话器向指挥所呼叫：“表尺加一，向我开炮，快！”话落，他回头对小杨喊：“跟我走！”刚跃出三步，一排子弹打在他俩的脚尖前。“轰”的一声，一发炮弹在他俩的身边爆炸。

李浩明带着小杨在枪林弹雨中穿越，碰上了方南清。李浩明问方南清问：“伤亡情况如何？”“九个伤亡”方南清话刚落音，我军炮兵按李浩明“表尺加一”向敌群齐射发来了多枚炮弹。“炮兵老大哥打得好！”方南清高兴地说。

战场一片狼籍，战斗仍在继续。

李浩明和战友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但他们的精神仍高昂挺立。李浩明想 等完成战斗任务回国后，

我将提起笔把战士心中的对祖国的爱与对敌人的恨写出，一并奉献给祖国人民，让祖国人民也分享这感情。

李浩明正打算看望伤员，越军的弹雨又向“八〇八”扫来。敌人新一轮反扑开始。

面对敌人猖狂的反扑，李浩明沉着判断：主峰是敌人唯一突破口，三排兵力损失过重，要是就这样死守，情况十分危险。于是他命令：方南清去通知副指导员，务必尽快炸垮四个出口，带一部分兵力拦腰狠揍越军；小杨去通知一排长，向主峰增援一个班兵力！

话刚落音，一颗手榴弹掉在方南清小杨身边。李浩明飞扑过去，双手将她俩推开。“轰”的一声，手榴弹爆炸。

方南清小杨从地上爬起来，看见的是血泊中的李浩明。方南清掏出李浩明衣袋里的急救包，对小杨说：“你给连长包扎一下，任务我去完成……”话没完全说出来，受伤的李浩明怒道：“这是战场，两个都去！”。方南清看着李浩明流血的大腿，没有动步。李浩明咬牙切道：“执行命令！”。说完，撑起身子，操起机枪向越军猛烈扫射。

不知扫射了多久，李浩明猛地倒下，睡在自己的血泊中。敌人一步一步向主峰逼来。李浩明努力挣扎，想再次起身战斗，都未能成功。

“连长！”李浩明抬眼看，是小杨。刚跑拢，小杨却砰地倒在地上。越军的一颗子弹射中他的头部。李浩明双手硬撑，一连试了三次，都没能撑起。最后他爬到小杨的身边，双手抚摸着小杨流着鲜血的头部轻声喊：“小杨，小杨……”小杨慢慢睁开眼睛，颤抖着嘴唇说：“一排长……牺……”参军才两个多月的十六岁的小杨，留下自己背上背着的报话机，在李浩明的眼前牺牲了。

战友的牺牲让李浩明生出力量，他终于从地下挺了起来。子弹不断从李浩明的头上飞过，炮弹不时在血边爆炸。透过闪光，李浩明看见自己前方不远的敌人，他立即向敌人投去三颗手榴弹。

如果透视黑夜，能看见李浩明那张铁青的脸上，浓黑的眉毛如离弓射箭，眼睛喷出一股股仇恨火焰。

突然，“嗖！”一颗子弹穿过了李浩明上次在边境巡逻被打伤的还未完全愈合的左手。“轰！”一枚手榴弹在李浩明侧面爆炸。李浩明只觉头一热，左耳消失一切声响，连枪带人跌倒在掩体里。

主峰火力完全被敌人压制，李浩明心如火焚，在地上拼命挣扎，都无法翻动他那沉重的肢体，最后昏迷了过去。

这时从右侧跑来了一个黑影，边跑边向敌人投手榴弹。拢李浩明跟前，她操起机枪向敌群猛烈扫射，并连声喊“浩明，浩明，浩明……”

掩体地上的李浩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睁开眼睛，认出是方南清。李浩明向她点头，努力张开嘴说“坚持！”

多处受伤和重度失血加上连日来的极度疲劳，李浩明的体力基本消耗尽，只想长久睡下。但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李浩明，战斗在继续！你是连长！”这个声音让李浩明生出神奇的力量，他双手往地上一撑，又重新站了起来，操起冲锋枪向敌人进行猛烈的扫射。

这时，一班长带领一排的十五个战士，冲到主峰阵地来。“快，给连长包扎！”方南清对卫生员小王说。一班长接过方南清手中的机枪，嘴里边“啊啊啊”地叫着，边向越军疯狂扫射。

主峰阵地的火力又恢复了，敌人的狼嚎声连连传来。

李浩明想从单架上撑起，卫生员小王制止：“连长，你的伤势很重，不能再动！”李浩明说：“阻击敌人第一！”

稍后，副指导员带领一部分兵力来到主峰阵地。“同志们，绝不对放走一个敌人，给我狠狠地打！”副指导员下命令道。方南清满布硝烟战火脸上，露出了笑意。

在浓烟滚滚，弹痕遍地，敌人狼狈不堪的嚎叫声中，我军的大部队冲上来了。残余越军在七连和大部队的围困之中，乖乖地放下了武器，举手投降。

一场激烈的战争暂时结束。

三月的河口，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人山人海，载歌载舞锣鼓宣天，红旗飘扬……

方南清右肩挎着医药箱，左肩挎着冲锋枪，腰上扎着子弹带，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队伍中间，受到祖国人民的夹道欢迎。

此时躺在医院外科“21”号房间病床的李浩明，正读《医院战报》上的一篇文章：《英勇的救护军医——方南清》

看着看着，李浩明情不自禁地连声赞扬。“咔嚓”，门开了，护士长端着药盘进来了。李浩明以微笑招呼。“笑什么？”护士长故意问他。“团长回来了，你不一样高兴。”李浩明反打趣道。

“南清立了一等功，你高兴么？”护士长边发药边说。“南清是谁？”李浩明仍装糊涂。“就是昨晚我查铺你在梦中呼喊的南清！”护士长端着药盘笑着走了。

李浩明望着窗外黄昏的大地，脑海一阵潮水翻腾。他不管医生的嘱咐打开窗子，让春天的凉风梳理自己没有痊愈一头乱麻的头脑：“我在梦里喊过她？我居然在梦里喊过她？…”

在漫无头绪梳理中，李浩明的浮现了童年往事——

一九六二年冬天，李浩明和南清一起上学。放学回家李浩明伤心问母亲：“别同学有父亲陪着到学校，我为什没有？父亲为什么不回家？难道他不想我们？”

母亲抚摸儿子的头，喃喃细语道：“他想，他想，他永远想我们！”

夏天来了，母亲终于告诉李浩明：“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西藏个别农奴主叛乱。为参加平乱，你父亲把我们送回安顺老家，和部队一起进入西藏。在一次剿匪战斗中，你父亲为了救出方南清的父亲方理军，光荣牺牲。那时你才三岁多。”

后来“先革命、后生产”的运动搞得家家户户揭不开锅，很多人逃荒要饭求生。李浩明也退学半月，赤脚跟人上山采野菜。一天凌晨，方南清在村外的路口拦住李浩明，反复劝说他上学。那时，方南清的父亲已经打成了“走资派”，停发了工资，每月只发给生活费三十元。方南清的父亲决定为每月抽出八元钱来资助李浩明读书。

上高中了。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回家的路上，李浩明突然全身冷颤起来，脸色苍白……这时，方南清忍着寒冷，脱下自己的棉衣，裹在李浩明颤抖的身体上。渐渐地，李浩明停止了颤抖。

回忆到这些，李浩明心中燃烧起对方南清的熊熊火焰。他从自己的上衣包里掏出了方南清的照片，痴痴地看着。照片上的方南清头发乌黑发亮，略带卷曲，红润的脸上带着微笑，自然生出一对小酒窝；那双浓眉中的大眼睛，像秋天的水波一样，晶莹明澈……现

在她成熟多了，是一种更可爱的成熟。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了……李浩明长叹一口气，把相片装进上衣包，紧紧闭上了双眼。

夜间一点多了，方南清和她的战友们回到医院，各自休息。方南清悄悄走出，三步并成两步向外科值班室奔去。

医院一片沉寂，浓浓花香夹杂着药味向人扑面而来。

护士长的声音打破了宁静的夜晚，她郑重其事对方南清讲：“是的，他的伤情很重，太阳穴里还有一个弹片未取，膝骨是用钢丝结起来的，胫骨和腓骨骨水发炎，切除的可能极大。即使不切肢，伤好以后，行走也不可能正常，会是一个跛子。但他现在最需要精神上的安慰……”

“他住在几病房？”方南清不住打断护士长的话。“单间 21 号”护士长的话刚完，方南清已转身向外科 21 号跑去。

方南清轻轻推开门进去，看见李浩明头上缠着绷带躺在床上，正安静地熟睡。

方南清轻轻地走到了李浩明的床边：“呵，今天我终于到底见到你了。”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砰”地掉落。在炮火激烈的战斗中，任何一个战友的倒下，都让她心上的肉被割去了一大块，无比疼痛……万幸的是李浩明只是受伤，是神仙保佑了这位青梅竹马的战友吧。

看着李浩明，方南清不由自主地伸出右手，想去抚摸一下他那受伤的头。但又怕惊醒李浩明，影响他养伤，便把手慢慢缩回来。

方南清看到李浩明的枕头下露出一本笔记本的一角，她心里一动，踌躇一下，便伸手轻轻地把笔记本拖出来。

一页翻过去了，两页翻过去了……熟悉的笔迹，亲切的语言，坚定的信念，一篇篇肺腑之言，在她的眼前不断闪过，翻到了最后一页，上面写道——

《离去吧，南清！

离去吧，南清！

你的青春无限美好！

祖国的繁荣富强，

正等着如你健康的青年们创造！

如今我已残废，

无法给祖国奉献丝毫。

我给不了你幸福

也不能帮助你实现理想

请离去，南清

离开一无是处的我

寻找新的同行者

那才是你新生活的目标

离开吧，南清！

我将默默为你祝福

祝你一生幸福美好！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这一字一句，让方南清思绪万千：他的心灵多么美好，他的人格多么崇高！他愿意一人独自承受痛苦，只为别人的幸福！是的，我现在可以不告而别，可以不再理他抛弃他。这也符合世间情理。毕竟他因战伤致残，与我个人并没有多少关系。可是，又怎么没有关系？他的父亲因我的父亲牺牲，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战友，他是我心中的爱人！如果换作我，身处此境，若也让人甚至是爱人遗弃，那将怎样绝望？

“离去吧”，写得多么轻巧，但不可能做到！爱人能抛弃？爱情能抛弃？

想到这些，方南清恨不得自己化成血液，输进李浩明身内，融进他那美好可爱的心灵。

方南清再次放飞自己的思绪：当年他父亲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我父亲的生命，这样的生死情谊比泰山还重，当然应该将永存于我和他共同的生命史册；我们同桌六年，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小学时代感。初中三年，我们早起晚归，那条十五里长的山路，留下我们并肩行走的足印，也流下我们的汗水。高中三年，我们学习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我们还经常促膝畅谈理想，幸福，未来。最难忘的是，一九七二年父亲被一些人打成“走资派”，我保护父亲，当场骂那些人是“土匪！法西斯！”那些人把我抓到“民兵指挥部”，打得我吐血五次；母亲请人帮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我需要尽快输血，但医院没有现成的血；在这危机时刻，赶来看望的他主动为我献出六百毫升的血液；没有他宝贵的六百毫升的血液，我早已不在人世。五年前，我们一起报名参军，我俩同一天入伍，一起走向保护祖国的战斗沙场。

正沉浸于无边思绪中，李浩明突然发出的“吭吭”

声让方南清急切地呼喊：“浩明，浩明！”

声音清脆亲切且熟悉，一下把李浩明叫醒。他睁开眼睛，看到方南清。他立即动了动，想坐起来。方南清赶紧帮忙，扶着他的两肩，慢慢让他从病床坐起来。

李浩明消瘦了很多，尽管他的面孔被绷带遮住一部分，仍能看到两道浓黑的眉毛像清晨的小松柏容光焕发，两只黑而亮的大眼睛，不断向方南清闪出丝丝光芒。

俩人挨得很近，近得彼此可以听见对方的心跳。方南清的脸不禁火烧火辣起来，自然而然地埋下头。

一阵沉默后，下了决心的方南清抬起头，微笑着轻声问：“浩明，伤好些了吗？”

这一声问候，使李浩明如梦方醒：我是伤员，我是残废人！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好一会，才若无其事地说：“好些了”。

方南清装作没看出什么，自顾自说：“那晚的阻击战中，七连歼敌四百八十九名，坦克装甲车共十二辆，上级军委决定授予你连集体二等功，你这位连长，荣立一等功！”看到李浩明的双眼亮起来，方南清大胆地说：“人民功臣人民爱，我更爱！”

这话让李浩明的心一阵狂跳，随即骤停。平稳了一下情绪，他开口道：“正常的人民功臣值得爱。我这样的残废人，虽然是人民功臣，也不值得人爱了。爱不是怜悯和同情！”方南清马上接过头：“在我眼里，你一点都不残废，你是正常的人民功臣，你是最可爱的人！”

“爱我这样的人，真的不值得。南清，把你的爱献给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吧！”

方南清再也听不下去了，眼里噙着泪花，伸手李浩明捂的嘴说：“浩明，别再说残废这个词。拿出生活的勇气，我们共同面对！即使身残，志不可残！我不允许你志残！”

李浩明摇头道：“一辈子太漫长了！”

这时护士长走进来说：“浩明，你母亲来了。”方南清连忙起身问护士长：“在哪儿？”护士长说：“马上就到，石棉县委书记方理军也陪同来了。”

李浩明的母亲先推门进来。“妈妈”，李浩明忘记了自己的伤情，紧紧捧着老人家温暖的手，好一阵后，才开口喊：“妈妈！”“儿子，我的好儿子！”老人家嘴唇颤抖，再说不出一句话。

方理军书记也走进来，轻轻拍着李浩明肩膀：“浩明，你是人民功臣，不愧是英雄的后代！我代表石棉全县人民感谢你，你为石棉人民挣得了荣誉！”

李浩明一边听方书记讲话，一边用眼睛余光看旁边流泪的母亲。等方书记讲完，他安慰母亲说：“妈妈你不要难过，我的伤很快就会好的。”老人家克制不住，哭出声来“儿子，我的儿好，妈妈担心你今后怎么过呐！李家就你一个儿子呀！”

“大娘！”站在一旁的方南清迎上前去，拉着老人家的手说：“大娘，你放心，有我方南清，我会一辈子照顾好浩明的，你就放心吧！”

老人家睁大自己的眼睛，仔细地端详着面前的姑娘：她戴着军帽，浓黑眉毛下一双清亮的眼睛，脸颊虽然不红润，却透出一种特别的精神。方南清也凝视眼前未来的婆婆：她老人家满脸皱纹，白发苍苍……方南清抱着老人家喊出声来“妈妈，我的妈妈！”

默立周边的方书记、护士长情不自禁为三人异地相聚流泪。

天亮了，春天的窗外，朵朵鲜花，鲜艳美丽，让人心醉。

就在这时，从那间洁白的屋子里，传来了男女声抒情的歌调：

《安顺——我的家乡》

我的家

在大渡河畔安顺场，

清清河水绕过山岗。

那里是，

红军战斗过的地方，

血溅硝烟怎能遗忘……

谈无为

文 / 孙延浩

孔、孟、老、庄等经典，我更喜欢《老子》。其中《老子》“大道·为无”思想给我的启发和教益尤为深刻。

“无为”是老子思想的精髓。老子讲“无为”，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所作为，而是含有不妥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达到天地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和谐。顺应自然的作为，因而也是积极的作为。老子说的“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即合乎自然法则、社会法则和人生法则，则“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把“无为”也称作“为无为”（第六十三章），“为无为”是讲以“无为”的态度去“为”。即以自然而然的方方式达到有为的目的。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是真无为。老子又说：“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就是鼓励人们去为、去做、去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按现在通常的说法，“无为”就是科学的作为。现代科技发展迅速，登上月球，遨游太空，探索火星，移植心脏、克隆牛羊……这好像是“无为而无不为”。从理论讲，甚至于克隆人类也不成问题，这是“有为”？还是“无为而无不为”？我还弄不太清楚。但是，我就不相信为所欲为，可以给人换脑袋。假如真的给你换了一个脑袋，是你非你，是他非他，到底是谁？《聊斋志异·陆判》我觉得很有意思，值得玩味。

“无为”引导一个人向善。“有为”（妄为）引导一个人向善。因“无为”与“有为”其结果两样：我们每一个人体内的亿万万个众生（细胞）的生长、发育、衰老、死亡不仅与人的营养有关，而且与人的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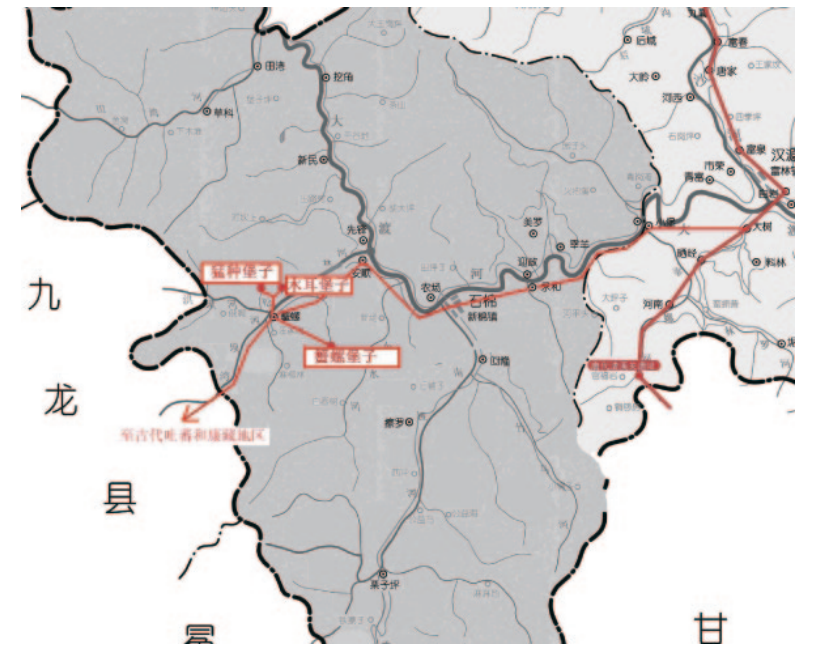
神状态有关。一个人以自然的心态为人处世，以淡泊宁静的心态去面对世间一切，不贪不占，无非份之想，多为社会做好事善事，时时处处利益他人，厚道宽容，再加上能克制欲望，遵守国家法令，社会伦理道德，那么，你就无挂碍、无烦恼、无恐怖，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一个人如果去除了私心杂念和贪欲，他的情绪和身心处于平和的状态，他的大脑能够充分休息、五脏六腑，血气充足、新陈代谢旺盛自然身体健康，延年益寿。这是因“无为”结“善果”：反之，如果一个人贪欲心太重，整天谋算损人利己，或者利欲熏心，违法乱纪，或者利用职权知法犯法，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做一些形形色色的伤天害理的勾当，他们整日心神不定，烦恼、恐惧，精神随时处于极度紧张不安的状态，这类人满身是一股浊气、邪气。浊气在身，气血自然不和，体内众生得不到营养，新陈代谢紊乱，各种疾病就容易发生，细胞死亡就快，生命相应就缩短。这是因“有为”结“恶果”。我认为“老子”的“无为”思想，是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无为”是修身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为”要求人们树立一种超脱的忘掉自我的思想境界。怎样才能“无为”呢？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无私心、无贪欲、像水那样：“水利万物而不争”。《老子》“大道·无为”思想，这种大智慧，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伟大思想的精华，这种东西正是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继承和发扬的，这些都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宝贵经验和财富。老子的“无为”思想还需要发扬光大。

茶马古道川滇线石棉段上的文化遗产概况

文图 / 周万任

茶马古道川滇线起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在秦汉时期被称为旄牛古道，是国家治理边疆的重要交通要道，一直以来古道上政治、经济交流非常频繁。到唐宋时期已成为古代四川西南联系西南诸民族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也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亚、南亚、中亚，以及到西亚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石棉县正好处在此干道的旁边，长期以来受到此古道的影响，茶马古道川滇线石棉段虽为分支，但其一样发挥出了茶马古道的作用，对于这一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石棉县是新中国建立后，于1952年将原西康省越西县第五区与汉源县第四区划设。建县虽晚，但在历史上石棉县境内的大渡河南岸地处“民族文化走廊”东端，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自古便是西南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之一，许多古代先民在县域内活动，诸如古代笮人、党项羌，以及保留至今的木雅、尔苏、里汝藏族。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元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各民族的频繁交流，在县域内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诸如：大渡河南岸永和墓地（战国）、大堡遗址（战国）、两河口遗址（新时期时代——战国），大渡河北岸的三星村遗址（商周一宋），以及县域内现存大量保存完好的碉楼建筑和古村落。以上文化遗产大多保存在



茶马古道川滇线石棉段示意图茶马古道川滇线石棉段示意图

茶马古道川滇线石棉段上的重要节点上，说明茶马古道川滇线石棉段一直以来商贸、社会活动较为频繁，古道的形成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使茶马古道川滇线的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从图例可以看出茶马古道川滇线石棉段从主干道汉源县境内的大树出发，逆大渡河而上，经汉源县小堡乡后进入石棉县境内。县域内从永和乡出发，经新棉镇、安顺乡，然后逆松林河而上，经蟹螺乡，最后进入甘孜州九龙县湾坝乡。石棉境内的路线为永和乡（腊尔坝）——新棉镇（老鸦漩）——安顺乡（紫打

地)——蟹螺乡。在石棉县重要的节点上都保存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下面就各节点上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作简要介绍。

永和乡(腊尔坝)。腊尔坝为旧称,清代时为松林地土司千户所辖河道七场之一。通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在此区域发现战国至清代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

(一)古墓葬。最具代表性的是1993年在永和乡裕隆村发现战国墓地,通过两次发掘,发掘墓葬十余座,出土随葬品百余件,主要包括铜、铁、玉、陶器、玛瑙等,经考证为战国时代遗物。墓地对于研究大渡河、安宁河及金沙江流域与古代巴蜀文化和滇文化、夜郎文化之间的交流有重要作用,为探讨这一区域的民族构成以及民族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

(二)古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是2008年7月发掘的大堡遗址,该遗址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陶器、陶片,以及人类活动后留下的灰坑等遗物、遗迹。该遗址为进一步探讨西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及各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研究大渡河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及建立该地区的考古学体系有重要价值。

(三)古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属于清代的碉楼建筑,该区域现存多座保存完好的土碉,经历多次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依然屹立不倒。

新棉镇(老鸦漩)。新棉镇原为老鸦漩,自古以来为藏族堡子,清代时为松林地土司千户所辖土百户之一。此地留下了清代时期藏彝走廊较为典型的民居建筑一碉楼。此区域碉楼为木石结构建筑,穿斗式梁架,每层有瞭望孔。

安顺乡(紫打地)。安顺原名紫打地,为藏名。清代时为松林地土司千户所辖河道七场之一。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河水暴涨冲毁集镇后,更名为安顺场。此地后因石达开兵败和红军胜利场而享誉国内外,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以古建筑和古遗址最具有代表性。

(一)古建筑。安顺场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为红军指挥楼,该建筑为清代建筑,穿斗式梁架,墙体为石结构,每层设置有瞭望孔。1935年5月,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元帅曾经在这栋楼中指挥红军胜利强渡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要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

(二)古遗址。古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为营盘山遗址,清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抵达紫打地后在此扎营,强渡大渡河和松林河未成后,被清军在此剿灭,此地便留下“翼王悲剧地”之名。

蟹螺乡。蟹螺乡为石棉县尔苏、木雅藏族聚集地,蟹螺为藏名,名字的由来源于当地蟹螺堡子的一个传说:相传很早以前,堡子所在的地方有一个海子,盛产螃蟹和海螺,后来海水漏干,海子不复存在,只留得蟹螺之名。根据史料记载,此地的尔苏藏族在唐代时期便已在此区域开垦土地。清代时期乡内的木耳、猛种、蟹螺堡子为松林地土司千户所辖四十八堡之一。此区域最具有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为古建筑,区域内保存完好的清代的古村落有6处,其中有3处最具有特色,为蟹螺堡子、木耳堡子、猛种堡子,全为藏族村落,分布在松林河峡谷两旁的大山山腰上,堡子内的建筑大多为清代石结构的碉楼建筑,该建筑集生活、防御于一体,是川西南藏彝走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村落之一,极具代表性。同时这些堡子又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环山鸡节”的物质载体之一。这3处堡子内不仅有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蕴含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社会、科学、艺术价值。

结论。从以上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可以看出,千百年来,西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

茶马古道川滇线石棉段上的文化遗产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与恶劣的大自然相抗争的伟大民族精神,同时也记这一区域少数民族的开放意识,记录着各民族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



墓地出土物——巴蜀剑



墓地出土物——陶釜



大堡遗址出土物——陶碗



大堡碉楼



大林碉楼



川心店碉楼



蟹螺堡子内的碉楼建筑



猛种堡子



猛种堡子内的清代建筑



木耳堡子



木耳堡子内的清代民居建筑



蟹螺堡子内举行的“环山鸡节”祭祀仪式



四大妈夸儿媳 (音乐快板表演唱)

文 / 韩兆云

(内白:老姐妹们,今天天气好安逸哦,我们外面去乘凉好不好?)

齐:好呀,来嘞,

媳妇场外音:妈。外面有点凉风,把衣服披起哦。不要凉到了,

齐:晓得嘞。好媳妇)

齐:月儿弯弯挂树梢,凉风送爽万物笑,

(白)张大妈、王大妈、

李大妈、赵大妈——

四个大妈寻个乐,麻将不打牌不摸,
不说长来不说短,不比发财数钞票,
今天专把儿媳夸,比比那家儿媳好。

张:(白)哎哟喂——得罪你们三位,让我先说吧——

众:(白)不要客气嘛!不过,你刚从北京回来,就让你先说吧——

张:我家儿媳刮刮叫,高高个儿真苗条,
说话像个播音员,穿着打扮也时髦。

众:(白)哎哟喂——是个模特儿做广告的吗——
(诙谐广告语气)“要得皮肤好,天天用大宝!”

张:你们错了——

她不涂口红不抹粉,不烫头发不卖俏,
是清华毕业的研究生,在联想集团造电脑。

众:(白)乖乖,不简单!拿多少钱一个月呐?

张:月薪一万两千多,跟我儿子一样高。

众:(白)哟哟哟——拿这么多钞票!

张:(白)不多不多,消费高哩——

出门自家有轿车,小孙儿还得请家教,

学钢琴,学体操,自动玩具满屋跑!

我从北京刚到家,网上购物就寄到:

跑步机、按摩器,脑白金、蜂露宝,

还有深海鲑鱼油,乐得我老两口儿哈哈笑!

齐:哈哈笑,哈哈笑,都是改革开放好!

王:(白)张大妈儿媳本事是不小,可张大妈没得我有福呢——

众:(白)你倒说给我听听塞——

王:我家儿媳妇品德高,对待她公公比我好。

众:(白)哎哟哟,王大妈,你不是说你儿媳妇的坏话吧!

王:哪里哪里——

老头子中风二年多,我儿当兵在海岛,

我实在无力拖不动,都是我儿媳把公公抱。

早按摩,晚喂药,勤换勤洗倒屎尿。

众:噢——真孝顺!

王:家里家外她操劳,儿子安心把国保。

又带孩子又种地,人人夸她好军嫂。

众:值得夸,值得表,的的确确好军嫂。

李:两家儿媳都值得夸,我家的儿媳也不差——

众:(白)嗨,来了个不谦虚的——

李:我家儿媳叫春花,省里评她是“十佳”,
孝敬二老不必说,克勤克俭能持家,

算来也是大学生,学的农业种庄稼,

回到农村当村官,全村致富全靠她,

搞科研,办企业,实现农村集镇化,

一人光荣算个啥,人人都戴光荣花!

众:光荣花,光荣花,改革开放大步跨!

张:(白)赵大妈,现在该你夸儿媳了——

赵:(白)你们三家的儿媳都是顶呱呱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王:(白)难道你家儿媳妇不好吗?

赵:(白)你瞎说啥子哦——

李:(白)那你为啥子不夸她那?

赵:(白)那就听我说吧——

我家儿媳不在家,专门有人服侍她。

众:(白)乖乖,派头不小啊!

赵:我儿媳妇是警花,居民称她是女侠,
一天夜里去巡更,遇两歹徒欺女娃。

(白)我儿媳大喊一声——住手——

众:(白)住手——

赵:我儿媳,胆气大,面对歹徒不惧怕,
一个箭步冲向前,拳来脚去动手打——

一个家伙抽出刀,一个家伙把棍拿,

我儿媳——

来了一个扫荡腿,拿棍的被撂到墙根下;

哪知道——

拿刀的背后刺过来,戳伤我儿媳大腿膀。

两个歹徒抽身逃,我儿媳立即掏枪打——

啪啪——

众:(白)把两个歹徒打死啦?

赵:(白)没有没有,都打中了小腿,一个也站不起来——

众:(白)好枪法,神呢——

赵:(白)其他巡警闻声赶到,抓住了歹徒,解救了小女娃,把我儿媳送到了医院……

众:(白)伤势如何?

赵:(白)那歹徒的刀上有毒,我儿媳的那条腿没保住……

众:(白)哎哟哟——你儿媳是见义勇为的大英雄——

你儿媳,了不得,我们大家敬佩她,
她舍身忘死为人民,人生价值真伟大!

张:(白)老姐妹们,我们乘着月色,到医院去看看赵奶奶家儿媳好吗?

王:(白)好好,还要带几束鲜花去哩——

李:(白)哎,老姐妹们,那边来了一辆“的士”,我们打的去吧——

齐:(白)好——

满天星星月牙挂,四个大妈把的打,

带上几束英雄花,齐上医院看警花。

个个媳妇有才干,千人歌颂万人夸,

心里乐得喜洋洋,四个大妈笑哈哈,

今日放歌唱盛世,处处绽开文明花。

文明花。

文化动态



公益行动 (摄影 / 王泽清)

上海传媒心系我县文化建设

由县文体广局牵线搭桥，6月26日，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公司外语频道、上海石麦基金会一行数人前往我县蟹螺藏族乡，实地考察我县尔苏、木雅藏族传统村落现状，详细了解我县尔苏、木雅藏族文化传承体系建设和“非遗”进课堂项目实施方案的情况，并将继续密切关注、关心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项目建设。随后在蟹螺藏族乡新乐小学举行了助学捐赠仪式，向我县城乡各中小学的14名家境贫困、品学兼优的中小學生发放了第一批助学金。

去年8月，上海外语频道曾来我县拍摄制作了反映尔苏、木雅藏族传统文化的专题片。节目播出后，

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天，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健强，县委副书记唐柯，县政协副主席、县文体广局局长及康生陪同前往蟹螺乡。



美罗乡建成省级示范乡镇综合文化站

7月3日，美罗乡综合文化站新活动用房正式启用。按照省级示范乡镇综合文化站标准，对站内外进行了各功能区的设置和划分，设计制作了统一的标识标牌，制定完善了各种规章制度。省级示范乡镇文化站内数字电影厅、电子阅览室、图书室、棋牌室、排练厅等设施设备已经县文体广局配置到位。

为了庆祝该乡文化站的启用，进一步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展示我县文化免费开放走基层的成果，县委宣传部、县文体广局、美罗乡还于当天共同举办了“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好新石棉”的主题活动。活动中，县关工委文艺队、

县音乐舞蹈协会、县业余合唱团为美罗乡的父老乡亲们表演了《俏兰花》、《渔家姑娘》、《茉莉花》、《最美的歌儿献给妈妈》等节目。



我县举行少儿钢琴比赛

8月28日上午，文化馆7楼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我的音乐梦——2013年少儿钢琴比赛”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县20名小选手参加了此次比赛。他们用小手在琴键上奏出了自己的大梦想。

本次比赛是为了给学习钢琴的同学提供一个展示自我和相互交流切磋的平台。让笑声、掌声和关爱在这一刻汇聚，憧憬、希望和梦想在这一刻放飞。



我县蟹螺藏族乡猛种堡子、木耳堡子 入选全国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国家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将915个村落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雅安市5个村落成功入选，其中包括我县蟹螺藏族乡猛种堡子、蟹螺藏族乡木耳堡子两个村落。

据了解，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价值的村落。今后，这些村落的文化遗产传承、生产生活条件将得到进一步保护和改善。



石棉县举行摄影知识讲座

9月7日上午9点半，石棉县文化馆邀请四川女性摄影家协会主席何军老师到我县举行摄影讲座，吸引了30多名摄影爱好者到场聆听。

何军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女性摄影家，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摄影展上获奖。讲座现场学习气氛浓重，她以自己丰富的摄影经历，为在场的摄影爱好者们如何拍摄优秀作品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何军老师看到讲座现场有很多女性摄影爱好者，鼓励大家在石棉成立四川女性摄影家协会石棉分会，希望大家能增进交流拍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我县扫黄打非之“秋风”行动取得战果

11月13日，我县“扫黄打非”办开展专项整治非法出版物的“秋风”行动。此次行动，如秋风扫落叶般突击性检查了我县无证经营出版物的夜市、地摊等市场。执法人员现场收缴盗版书、报刊100余册，盗版、淫秽光盘300余张。有效打击了非法出版物在我县的生存土壤，进一步巩固了我县扫黄打非工作成果。



奥运健儿公益服务大行动进校园活动在安顺八一希望小学顺利开展

由中国奥委会、足协和安踏集团联合举办的奥运健儿公益服务大行动进校园（石棉站）活动于10月24日上午9:00在安顺八一希望小学顺利开展。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部长李桦、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魏吉祥、四川省体育局副局长刘践、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丁世忠及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杨扬、1996亚特兰大、2000悉尼奥运会乒乓球冠军孔令辉等奥运冠军、教练及相关人员2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现场向安顺八一希望小学捐赠了价值30万元的体育用品。

活动由央视节目主持人刘星宇主持，分为领导致辞、捐赠和互动三个环节。石棉县委副书记、县长曾令举致欢迎词，捐赠活动结束后，安顺八一希望小学学生与到场领导和奥运明星一起进行篮球、排球、垒球、乒乓球、足球、彝族达体舞等互动活动，通过

运动员与孩子们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增强了孩子们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激发他们的体育梦想。最后到场领导和奥运明星在石棉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安顺场及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通过此次活动，促进了爱心公益的传承和接力，推动了石棉县体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石棉的对外知名度。



2013年雅安市省级示范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推进会在安顺场召开

12月23日，雅安市省级示范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推进会在安顺场召开，全市各县区文化局相关领导一行30余人参加了此次推进会，参会领导听取了安顺场党委书记宋洪虎对安顺场文化站的建设和开放情况，对安顺场文化站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随后到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参观。

石棉县政协副主席，县文体广局局长及康生陪同参加。



“清风廉韵 阳光石棉”书法美术摄影展正式展出

翰墨书清韵，廉风传正气。11月22日，由中共石棉县纪委、监察局、文体广局共同举办的“清风廉韵，阳光石棉”书法美术摄影展在赖宁广场正式展出，此次展览将连续10日。

展览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全县廉政文化建设，不断增强廉政文化教育、示范和导向又一表现形式，并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美术、摄影等艺术作品60余件，均由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和艺术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从不同侧面，以艺术形式展现了我县广大干部群众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干事创业、积极进取

的工作状态和“开放包容、自强奋进”的石棉精神。

希望人们在观赏中启迪心灵、在品味中领悟真谛，进一步提高廉洁从政和遵纪守法意识。



文化惠民暖冬行 春晚海选百姓乐

为深入宣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广大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文化惠民成果。12月4日，由文体广局主办的“文化惠民暖冬行”暨“春晚节目海选”活动在先锋乡小河坝中学拉开序幕。此次活动本着“三贴近”原则，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形式，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调动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人人参与文化活动、享受文化的良好氛围。

活动共由15个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组成，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追捧，一支《民族大团结》串烧舞蹈将活动推向高潮，吸引了近500名学生和当地群众驻足观赏，还有部分文艺爱好者按耐不住内心

的激动，快乐登台，一展歌喉，赢得观众阵阵热烈掌声。除此之外，活动也是为了选拔文艺精品，为雅安市2014春晚的精彩纷呈添砖加瓦。



2014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 暨石棉第四届黄果柑生态旅游节



SHIMIAN. CHINA
中国·石棉

主办：四川省生态旅游协会
雅安市林业局 雅安市旅游局

承办：中共石棉县委
石棉县人民政府

相约在春天
石棉黄果柑



石棉县第四届黄果柑生态旅游节开幕式群众文艺汇演 (摄影 / 王泽清)

大渡河畔展宏图

——石棉县灾后恢复重建掠影



安顺乡新场村四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效果图



田弯乡什月平新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效果图



宰羊乡坪阳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效果图



石棉迎宾大道规划效果图

科学规划促发展 自强不息建家园

“5.12”汶川地震以来，我们亲历诸多的灾难，也产生了巨大的发展与变化，留下无数的奋斗与记忆。灾后，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起点。我们在收获昨天的果实，也在播撒明天的希望。过去的探索与得失，必将照亮我们前行的脚步。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曾经创造无数辉煌的石棉再次扬鞭奋蹄，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未来。

在遭受“4.20”芦山强烈地震后，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等不靠、奋起自救，全力以赴抢险救灾、科学编制重建规划、全力保障重点民生、加快实施重建项目、全力实施暖冬行动、着力突出产业重建，确保了灾后恢复重建的有序推进。

按照省委“三大发展战略”和市委的决策部署，石棉县始终保持追赶跨越的发展态势，按照“融入成都、依托攀西、链接康藏、辐射周边”的发展定位，加快推进“一极三中心”建设，努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探索创新四川山区县科学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伟大“中国梦”的石棉篇章。

今后，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脚踏实地，追赶跨越，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实现“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的目标，奋力建设四川省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山区经济强县。



市委书记叶壮在挖角村(七里坝)红十字博爱家园入住仪式上讲话



七里坝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授牌



建设中的挖角新村步游道



建设中的宰羊乡坪阳新村